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

學生文藝叢刊

第七集 第三卷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金君崑

咸君叢

麟甲君張



石君峻

裴君錫頤

張君師曾

郭君尙平

明愚君張

夏茂君陳

才君盛

本社啓事一 茲因上海郵局·劃分區域·以後諸君來信或投稿·請在信面所書北西藏路字樣上·加註一中二郵區一四字·俾揀信人便於分揀·則投遞自當較速也·

本社啓事二 社員投稿·於稿末仍請書明通信處爲要·若但填社證號碼·則社證底簿·存在總務處·編輯所欲與諸君通信時·須向總務處調查底簿·殊感不便也·

人物（着色）

温肇桐

南極星輝

丙寅之夏温肇桐寫



模型寫生（鉛筆）

張梅哥

山水（水墨）



鮑清

風雨歸舟
鮑清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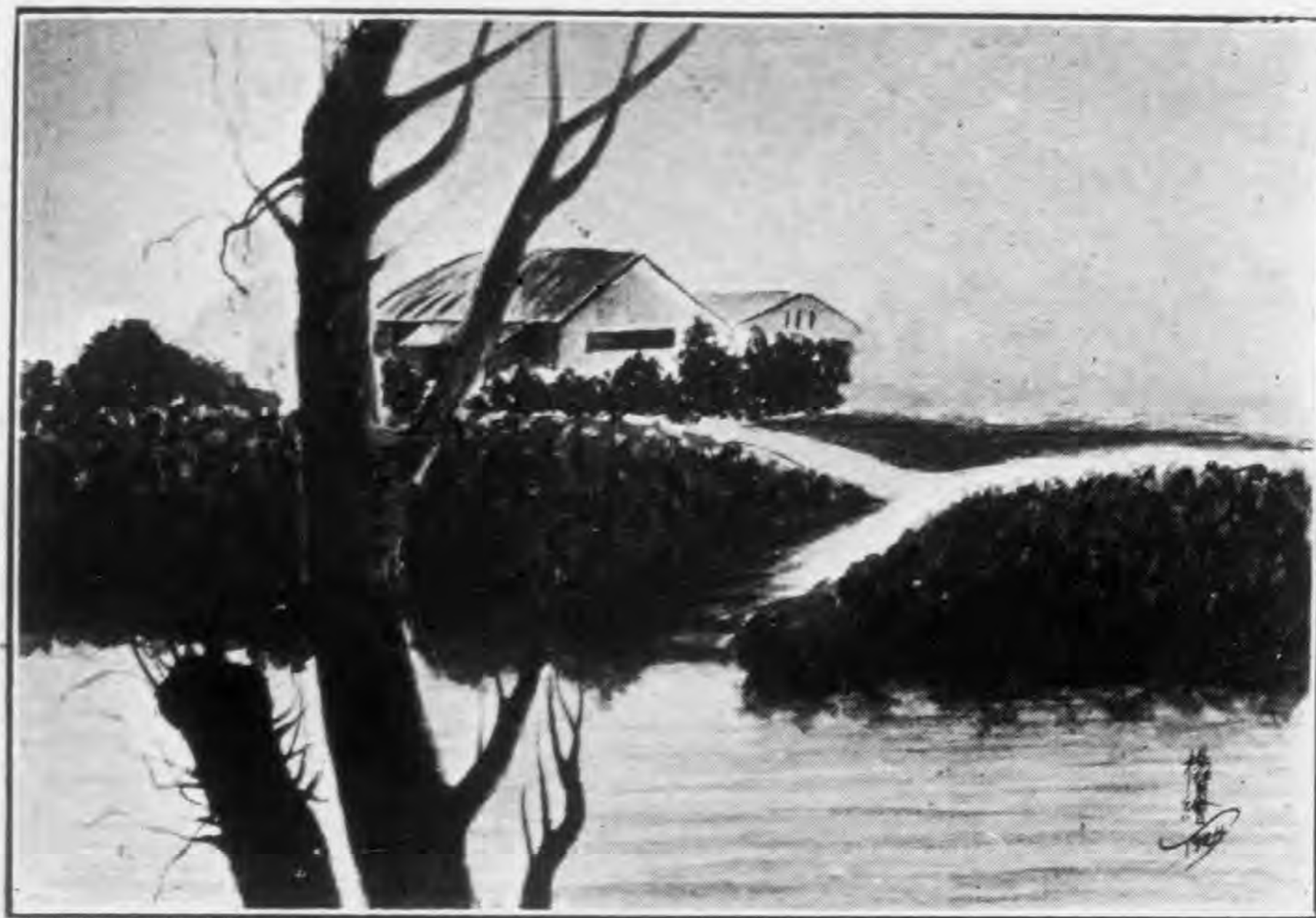
竹石（水墨）



清升祝壽
各子極愛之
根生竹有七
鮑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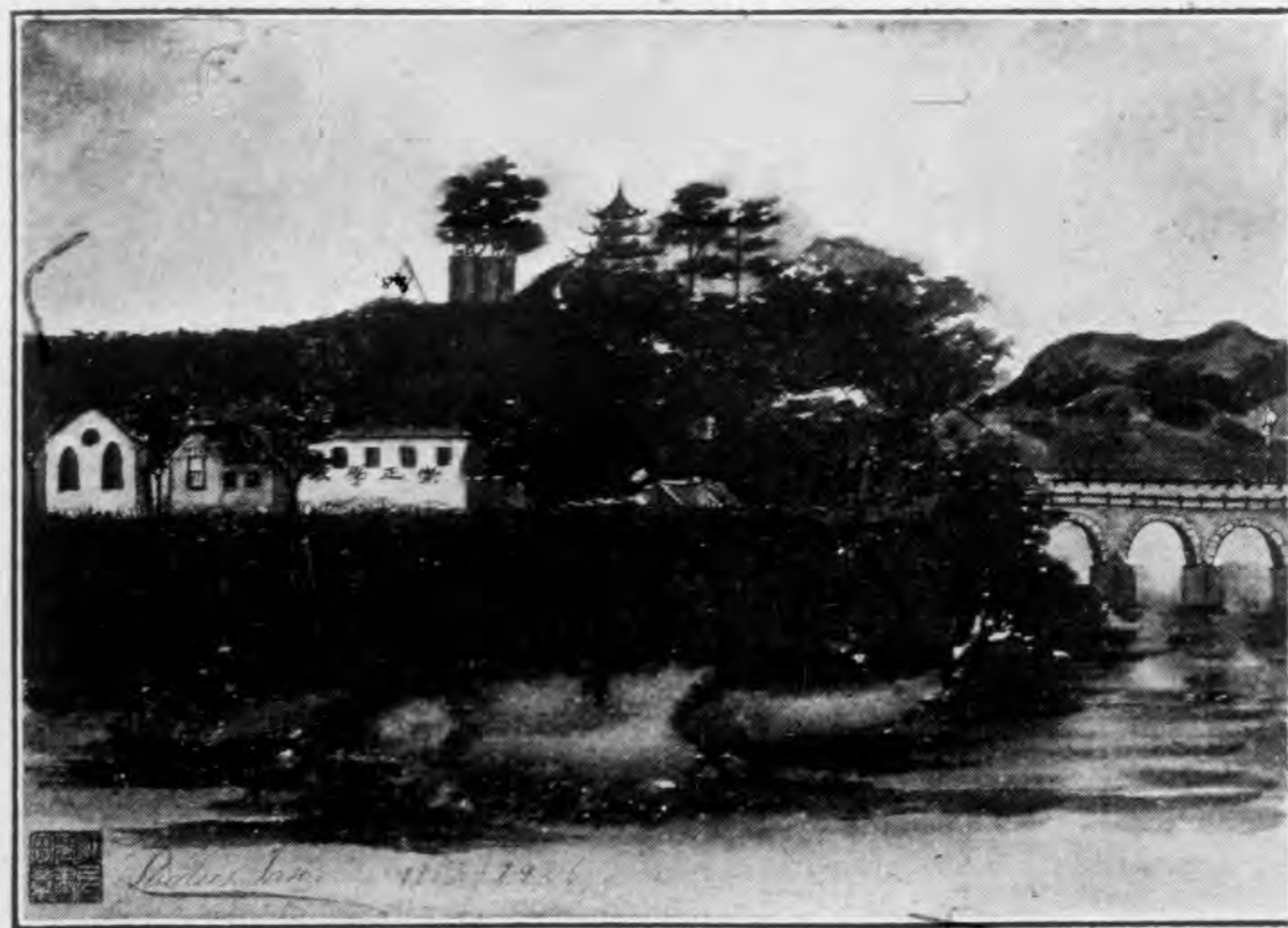
鮑清

風景（水彩）



楊贊

德化縣城寫真（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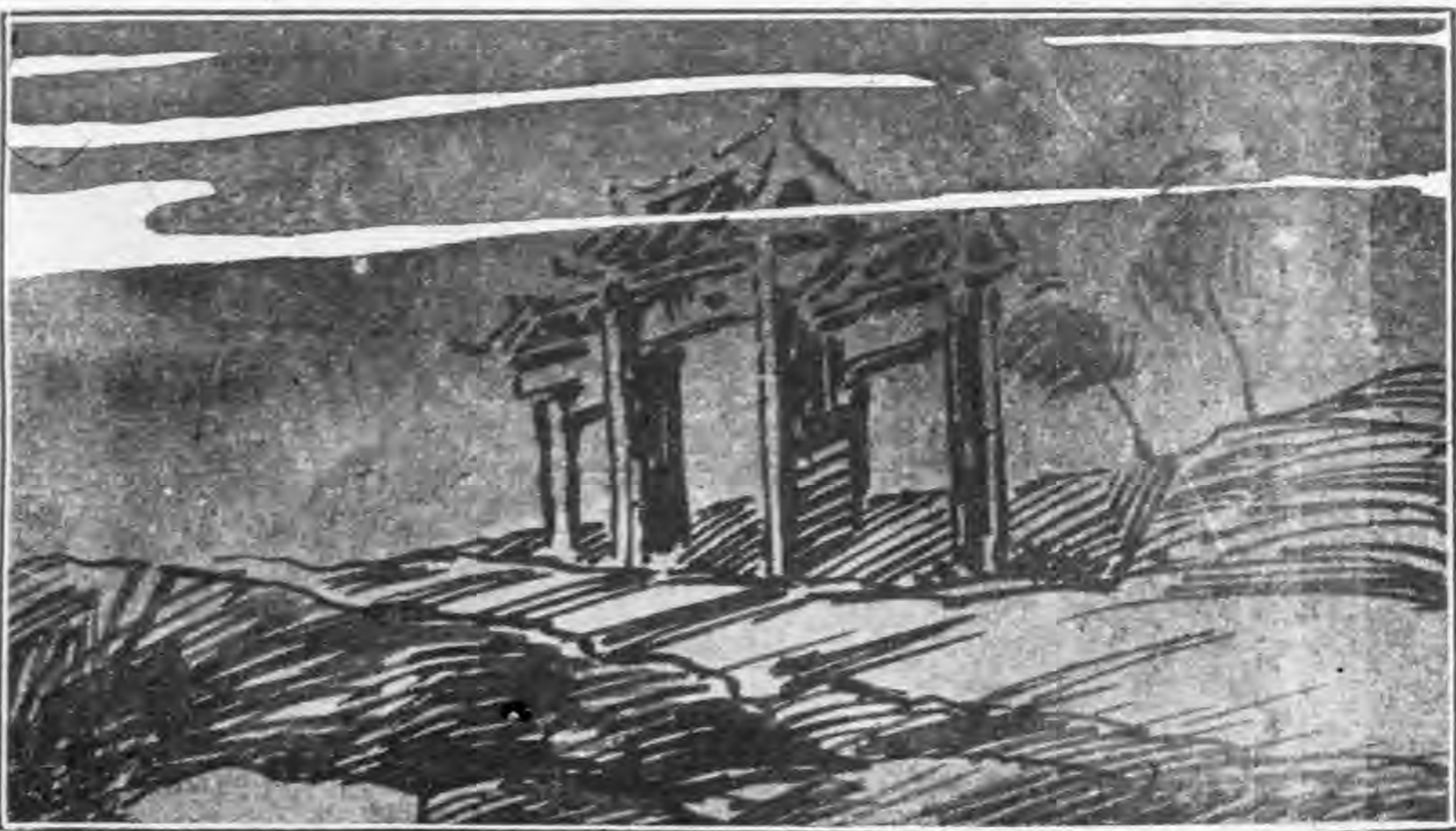
陳堯民

山水（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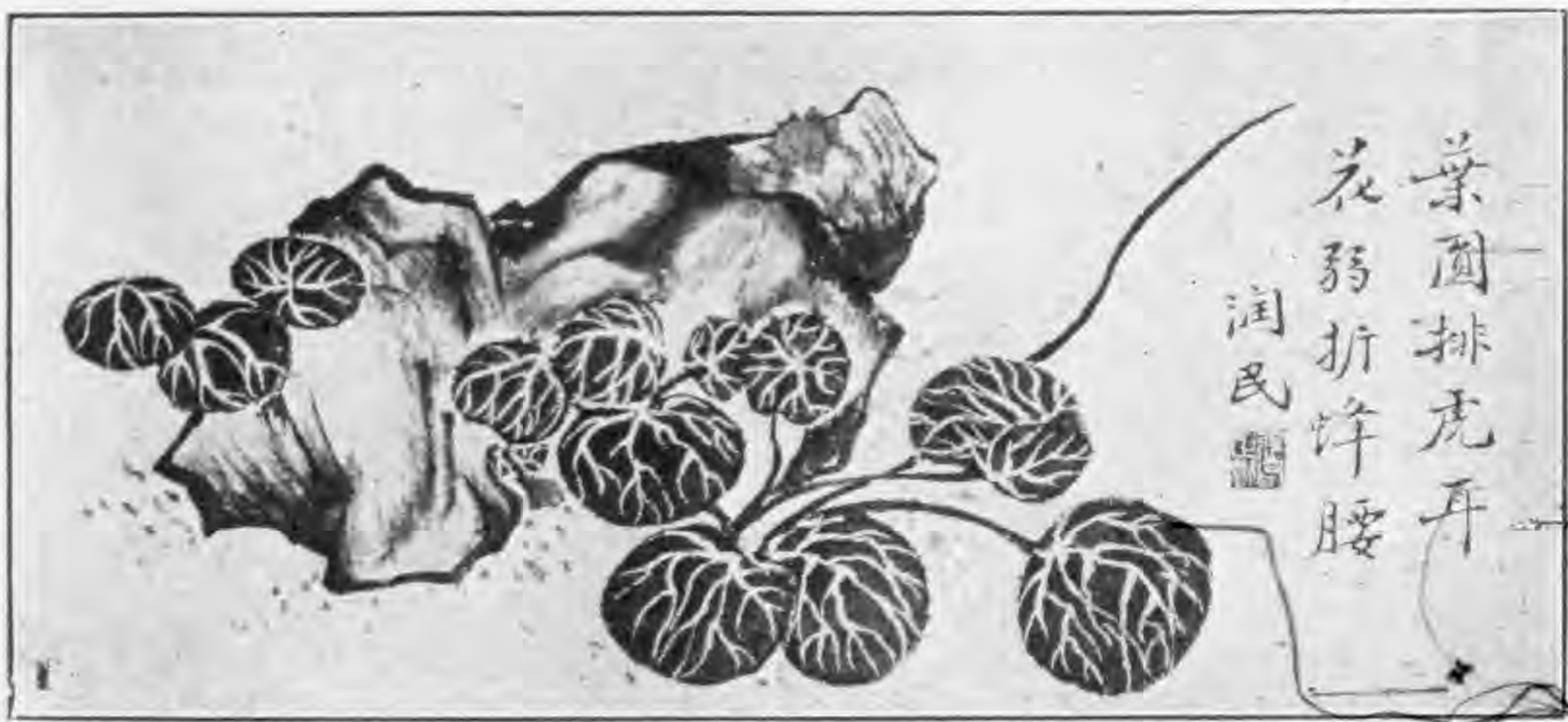
李文萃

風景（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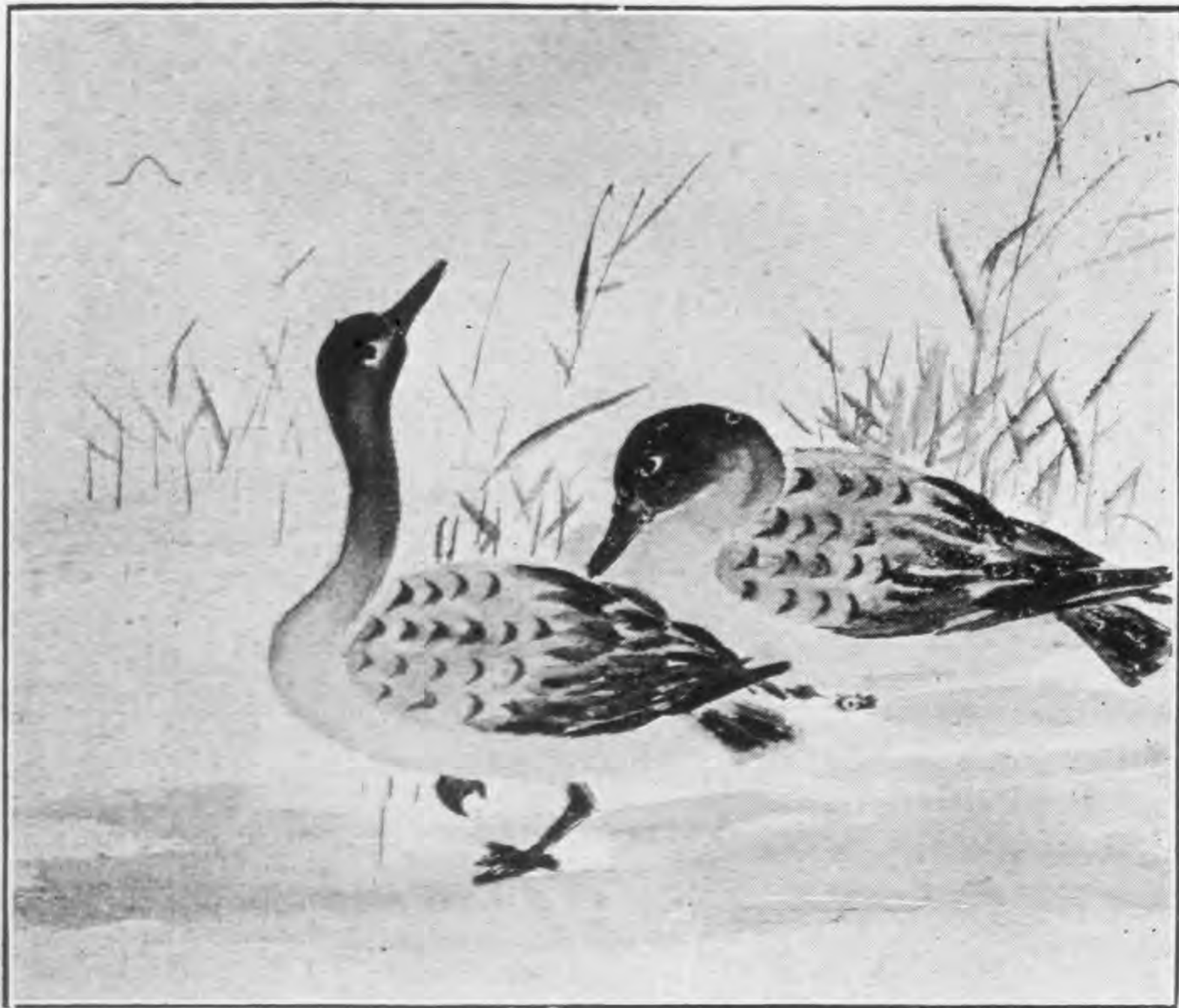
嚴子諤

花卉（水彩）



張潤民

雁
(着色)



沈文傑

風景
(木炭)



楊贊

山水（着色）



朱達飛

山水（水墨）



南宮煙雨推房
 山得其融化
 深沃自然味以
 六月月中別具
 鐘石時辰和玉
 逸僧孝士筆

李文萃

周婦琴
琴銘三

琴銘三

周仲駒父敦銘
周仲駒父敦銘

周仲駒父敦銘

宋惠如書

君山一坐洞庭秋
泛芷湘蘭水上浮
底甚風潮平又
穩將軍砥柱在
中流 莫祖伸指書

學如逆水行舟
不進即退心若
平原走馬易放
難收

丙寅三月

四郎張許庵書

一沁煖自西舞是
泓詩年知湖回在
清脾來流載頭山
可冷只出歌不時

山東省立第四師範王大恕

静吾近刻



圖案畫 (水彩)



姜公畏

壬子年冬 姜公畏



學生文藝叢刊 第三卷 第七集 目錄

卷首

本刊投稿諸君肖像

圖畫

- 人物(着色) 溫顯桐
- 模型寫生(鉛筆) 張梅奇
- 山水(水墨) 趙清
- 竹石(水墨) 鮑清
- 風景(水彩) 楊贊
- 德化縣城寫真 陳曉民
- 山水(着色) 李文萃

書法

- 風景(水彩) 廖子壽
- 花卉(水彩) 張潤民
- 鴈(着色) 沈文傑
- 風景(木炭) 楊贊
- 山水(着色) 朱遠飛
- 山水(着色) 李文萃
- 篆書 宋惠如
- 行書 莫祖紳
- 北魏書 張竹庵
- 楷書 王大超





篆刻

靜吾近刻

何靜吾

圖案畫

姜公長

文學之部

文甲

孟子好辯論

鄒定華

原盜

程度

漢與匈奴和親論

胡士元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說

陸樹德

諸葛武侯自比管樂陳壽史贊謂

將略非其所長然歎

向振黃

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論

雲子敬

中國前途

精孟聰

夔一足辨

丁廣極

知行合一說

王一童

培養人才說

孫俊東

盜匪論

萬又青

知足與自滿不同說

劉秉鉞

傀儡

張第二

敬告縣知事

褚孔泗

藝菊

俞守華

戲觀蝸牛有感

方留肯

韓退之師說書後

姜公長

雲南起義擁護共和紀念日感言





目錄

日記序	胡鴻元
書安定先生傳後	吳文會
書鄭板橋范縣寄弟書後	黃龍
讀朱載坤書關橋老僧事書後	許天虹
畢業別同學贈言	顧鍾琦
擬招友人遊公園書	許寶宏
孔方傳	林慎修
戲擬中華氏三代紀略	李懷清
述故事一則	孫俊東
夜渡黃陂湖記	邢錫爵
小園記	金則鳴
	樊幻雲

春曉閒步翠湖記

張鴻清

吳淞旅行記

李之春

哀畢業同學沈君良祺逝世文

陸樹德

文乙

孟軻的政治學一樹

郭魁武

王充謂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

今不知古謂之盲瞽吾人今日

求學必如何而後可以免二者

之弊試各抒其見

王良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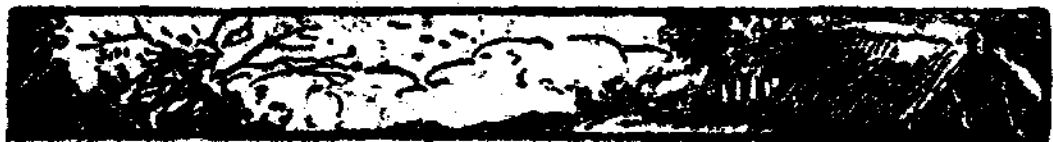
早婚與晚婚問題

華英芳

我們服務社會應該盡自己的責

任麼

葉政





論初學短篇小說法

唐化琴

學友共進社宣言

李國清

愛己主義與愛他主義

顧鍾琦

我之寒假期內生活一斷片

黃炳泉

武漢旅行回想記

宋學塔

詩 甲

夜泊

王振華

曉發

王振華

夏夜即事

林其貞

春日遊燕巖寺

羅金奎

丙寅初夏雜咏

孫炳樞

送別

施志新

神州

馬宗本

柳隄

戚宗光

秋燕

居錫純

春夜

潘 樞

暮春即景

汪介人

鬪蟋蟀

羅 霖

夜雨

陳秋生

無題

龔斗寒

魚

倪陸輝

漁

倪陸輝

學生文藝叢刊萬歲

王叔獻

五四紀念日偕同學數人游玄武

湖因賦一絕以作紀念

檀仙甫





目錄

秋夜有感
聞蟬
感時
閨思
南檐曝背
賣花翁
竹夫人
春雨
感時
村居
春暮
落花
送別

羅福元
許傳楫
朱夢覺
戴素琴
蔡啓東
沈祖棻
李振漢
段承璋
高文雲
王道一
羅體仁
許蓮孫

饒春
感時
詠柳
江岸晚眺
乙丑除夕饒歲
悼友
秋感
春日閒吟
遊破山寺
不平
廿二歲初度感懷
病中吟
春遊

五

陸球
齊介眉
朱新民
賀文明
李懷清
李懷清
李懷清
昂文
陶醉菊
呂仰周
羅若飛
王守毅
陸影射





柳絮	王雲
明陵晚眺	王雲
鑑湖春遊	華家玉
車馬湖懷古	吳棫
春花	吳棫
和吳隱君寒食夜獨酌	賈景賢
傷春	何懋
春閨怨	周樵
詠史	吳自元
春郊有感	張甲麟
約友觀菊代簡	芮玉成
歸燕	謝鏡寰
麥浪	謝鏡寰

戴雲山	顏興邦
新月	馬宗本
塘畔偶吟	洪潤時
雪松	湯鵬魂
二月將盡校園中紅梅始開	嚴傳曾
學友會成立喜吟七古一章	顏劍秋
桃李	顏劍秋
柳眼	顏劍秋
春日書懷	黃元
前題	黃元
落花	黃元





目錄

夕陽

黃元

燕

黃元

直奉交爭感賦

蘇霖華

二十感懷兼寄同學程君伯衡

王恂齋

懷故友李君子華偶成

王恂齋

春閨

葉觀洪

訪友不值因以詩遺之

鄧炎漢

布穀謠

顧國

十五夕訪靜山不遇

沈涵洲

步寧戈先生除夕七律原韻一首

蔡次薛

輓戴君潤溪

汪公琬

和西園十詠

沈佐

詩乙

悲慘底死

龐翔勳

旅人的清明

龐翔勳

寄給右人

任子人

撮口吹着短歌

徐上達

聽泉後

徐上達

一幕悲劇

徐上達

燈

袁卓凡

菊

袁卓凡

夢

周憲民

別鄉

戴錦源

深夜的煩悶

吳榮晉





狂瀾	楊贊
春宵不寐	劉樹猷
江中船影	李樹芳
晚步	陳三鏞
愛	吳鏡機
晨星	呂鴻基
離情	陸耶
鄉村	徐欽東
夏天的風	徐欽東
小詩	朱友瑟
小詩	朱友瑟
小詩	朱友瑟
小詩	朱友瑟

小詩	朱友瑟
小說	郭蔚武
慘霧	吳斌
幻夢	林其貞
微笑	方濟美
一段可恥的小史	戚維翰
蜜蜂和玫瑰	劉世遠
錦襖兒	錢叔熊
童話	莊鍾祥
鐘	莊鍾祥
原來是堆蟠龍糕	莊鍾祥
劇本	莊鍾祥
美女和盜首	張德乾





賣布總統

管森寶

戀愛的變遷

胡劍吟

慕

栗鈺茲

藝術之部

音樂

暮春

王怡親

代泰興代用女子職業學校擬登

事歌

徐冰梅

工藝

琴

李瑞雲

西瓜燈

鍾叔熊

竹蛇

石有楨

目錄

洋菜的製造法

黃克真

幻術

書中字畫

黃克真

雜俎

本刊二卷十集投稿諸君姓名對

方實甫

本刊三卷一集投稿諸君姓名對

方實甫

時人名對與投稿人名對

陶醉菊

文字遊戲

辛亥改革以前吾鄉之童謠

江隆軒

記友之皮鞋

卞其選

九





目錄

板橋軼事

巧對

一知半解

我之醒世談

桐館漫筆

懷冰室癡語

春暖堂聯話

通訊

陳君伯符通信

戚君維翰來函

社員通訊表

湯鵬魂

湯鵬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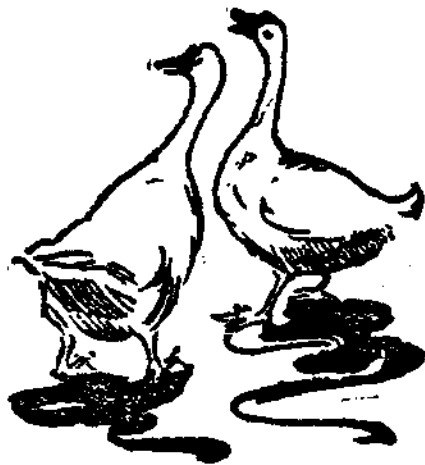
蔣長三

王勝元

方實甫

連寶麟

李懷清



文

[甲]

孟子好辯論

泰縣公立第一小學 郅定華

戰國時、齊之辯士無如淳于髡、楚之辯士無如陳軫、至於秦之蘇秦、魏之公孫衍、張儀、尤其卓卓者也。此皆揣摩時勢、以取當時之富、若貴、宜以辯稱之。孟子高出於謀臣策士之上、方將反其所爲、持正以矯其枉、豈能同其所好乎？然而理明者詞達、未有有德而無言者也。故孟子本其心、所以振聵而啓聵、自不禁其妮妮而談也。悟夷之之兼愛、而以厚親、啓其良、闢許行之並耕、而以百工正其謬、此皆以理勝、而非以辭勝也。公劉未必好貨、太王未必好色、而欲引君以仁政、不妨引經以證其有乞餘、未必有其人、攘雞未必有其事、而箴當世之利達、時政之暴斂、不妨罕譬以喻其非桀紂君也、而名之曰獨夫、可見湯武之事、不可以輕爲也。舜禹人授也、而歸之爲天、與可見堯舜之讓、不可以效法也。若夫伊尹之割烹百里之飯、牛孔子之主癰疽、瘠環非孟子力辯之、不將以流俗人之所爲、污濁聖賢耶？然

則謂孟子之好辯爲時君之藥石也可爲當世之鍼砭也可爲聖賢之功臣也亦無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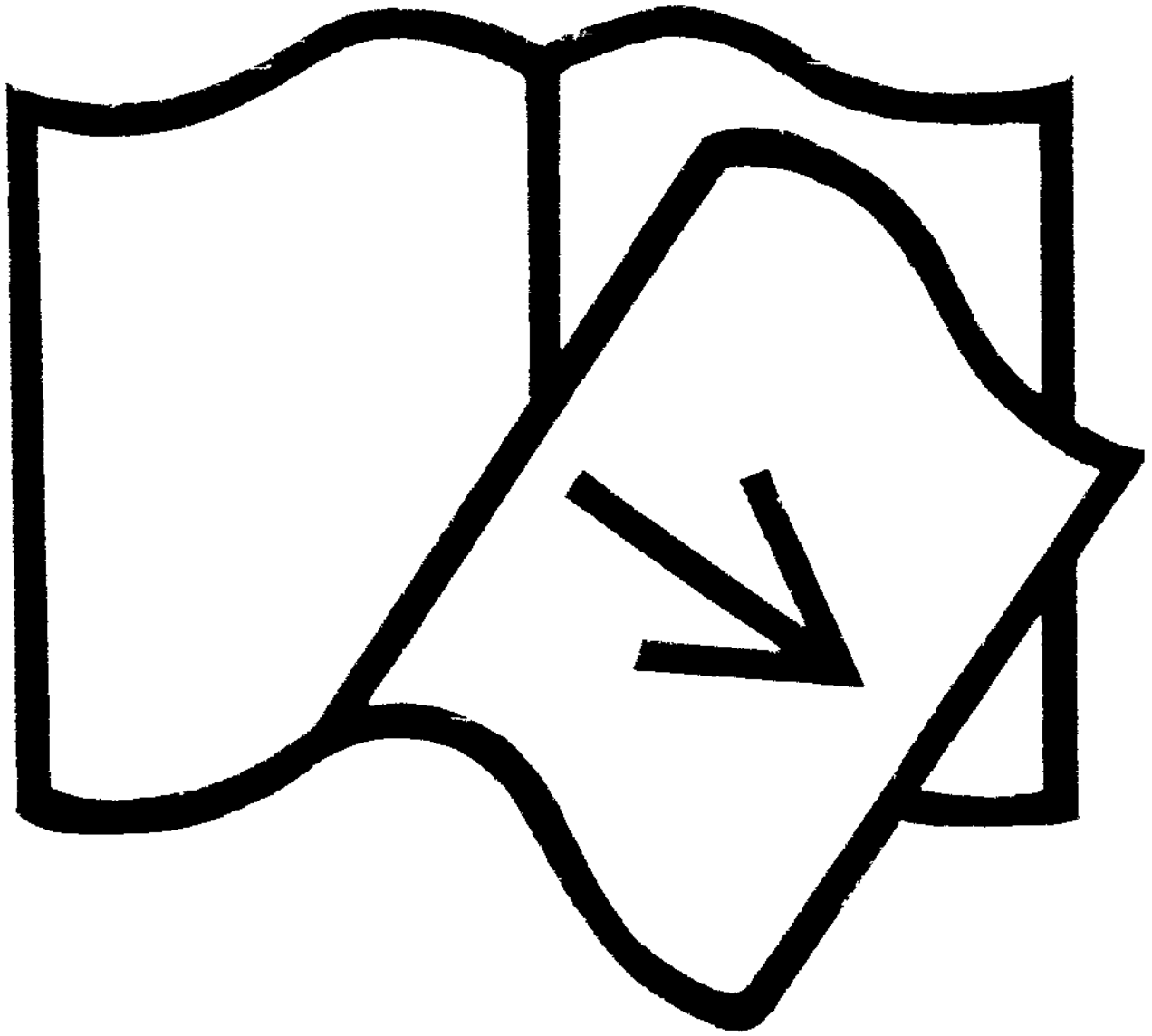
原盜

藝縣第一小學 繆度

人生宇宙間貧富既不一則其心性亦自不同也故貧者多啼飢號寒每欲脫離苦海而誕登彼岸也富者常豐衣足食每圖享受榮華而極人生之樂趣也若是者可得謂之平乎曰否因之盜劫之事有不絕聞於耳鼓矣何也夫貧者人也富者亦人也境遇既大相懸殊則貧者豔羨富者之心必日益甚迨蓄之日久遂不惜懷刀攜槍猛然就快哉亭一演其慘劇也然而快哉亭之主人翁倘肯先就豐樂鄉之餘款略撥數成以資周濟則貧民且感激之不遑盜云乎哉雖然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古人已慨乎言之況五洲大通百物奇貴之時乎曰唯唯否否不然工藝可製器也則不妨收納貧民創設工藝廠也貿易可獲利也則不妨招股集款創辦無限公司也種植可產物也則不妨存本分紅購置其義田也果能是可就各村調查無業游民錄之於簿使有以資事畜而無凍餒之苦吾知彼必欲舍而之他恐亦僅矣然則盜之爲盜其罪當誅其情誠可憫也世有胞與爲懷存慈祥愷惻之君子者乎尙其留心體察先代畫一謀生之策後則訂以相當之罪條斯可矣

漢與匈奴和親論

安徽六師 胡士元



原件短缺

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斯言信然。

諸葛武侯自比管樂陳壽史贊謂將略非其所長然歟

湖南向振黃

霍光之輔漢昭也。慕容恪之輔燕暉也。皆可託六尺之孤也。而慕容異矣。王導之佐晉元也。李綱之佐宋高也。同維一偏安之局也。而李綱異矣。乃有兼乎二人之才者。此求諸三代以上。亦不多見。而欲求諸三代以下。其惟諸葛武侯一人而已乎。夫武侯抱王佐之才。伊尹之儔。呂望之匹也。宜其以伊呂自比矣。胡爲而比管樂哉。吾是以知孔明非比其行也。比其才也。彼管仲蒙器小之譏。樂毅有非君之罪。其行無所表見。而其才固有卓然可觀者。推其意。不過以漢之未振。猶周之未尊。燕之不競也。周之未尊。有管仲以尊之。燕之不競。有樂毅以競之。漢之不振。舍我其誰。此孔明自比管樂之本意也。况當是時。權臣閹媚。非清明之朝。國祚傾頽。非承平之運。人心渙散。非壺漿之衆。距可以伊呂妄比哉。然吾姑不具論。第以陳壽史贊謂孔明將略非其所長。正不能無遺憾也。夫孔明任討賊之責。勵兵講武。料敵致勝。動皆有法。觀其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奇正相生。變化無窮。深得風后握奇之遺訣。雖司馬仲達用兵如神。亦當時之勁敵。而與之交鋒對壘。輒爲所敗。且有畏蜀如虎之譏。非其經緯縉略大過乎人。焉得使強鄰勁敵。傾心畏服。若是哉。或謂兵行詭道。乃能取勝。孔明出兵。不由韓信陳

倉之道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卒至頻年征伐迄無成功論者遂咎其乏應變之才不知謀貴安全兵出以正孔明所以不聽魏延者蓋以司馬氏善於守蜀道之險運餉維艱倘前有堅敵之拒後無軍實之繼此正兵家所大忌者縱使偶然取勝終屬行險僥倖之舉非王者節制之師故必從坦道以取隴右也使天祚炎漢假之以年吾知五丈原之屯恩信既孚威略共震不難擒懿而滅魏矣惜乎中營星隕功業陵遲致令英雄扼腕而歎漢室之不可復興又安可以成敗論乎然則壽何故而爲是說也蓋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亮所誅壽父亦被髡故其傳亮也妄肆譏評以非將才貶之且其於司馬氏多所回護凡亮所遺巾幗及死諸葛走生仲達等事皆不敢書其紀載之多私可見矣要之孔明之不可及豈以一人毀譽爲輕重吾獨慨乎史官秉筆好循己見多誣罔失實之辭是則不可不辨也

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論

直隸
一中 霍子敬

孟子告梁王言利之害朱子引申其指曰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其所以挾發好利之心至矣今試有人焉置身幽室四顧漆然目欲覩而無所見耳欲聽而無所聞清濁不分無所用其口鼻險夷不辨無所用其手足美惡妍蚩不判無所用其心以爲去取神志清寧淡漠寡營以無物我之別也置之通都大邑之間與物接構形形色畢呈於前耳目口鼻手足皆將求其所自適所適既得復有勝其所已

得者則又將厭棄於此而奔赴於彼矣。其所以私心憧憧。好惡取舍之動於中。以美惡妍蚩之眩於外也。竊嘗以爲萬物之不齊。皆相形之說也。無彭祖之壽。則殤子不爲夭。無長狄之巨。則僬僥不爲短。無堯舜之聖。則桀紂不爲愚。貌之好醜。以西子衡之也。力之強弱。以孟賁例之也。師曠之聰。離朱之明。工倕之巧。以與衆較而得名也。極之國之大小。是以齊楚論。薛滕家之富貧。是以黔婁論。猗頓仁鳥之靈。以與燕雀異狀。麒麟之瑞。以與牛馬殊形。物之靈蠢也。事之是非也。理之曲直也。紛紛紜紜。不可殫論。固不得以比而同之也。而世人於耳目口鼻手足心思所接觸而欣羨之者。每好求爲比而同之。而利心自此生焉矣。人肥甘而我藜藿。人輕煖而我敝緼。人貴而我賤。人富而我貧。外物之豐嗇。苟能求其在我。本無甚關於輕重也。而富人之所欲。貴人之所欲。因欲而思得。欲得而必求。慮心積慮。輾轉營謀。必達其所欲而後止。則凡有利於我者。何所不可。仁義與我何有哉。而損人自利之事。皆將忍而爲之矣。情不相遠。其求以自利也。亦然。則始而相爭者。必終至於相殘。是人類滅亡之道也。此朱子所以究其原而發人之猛省也。世人以宋儒不言利爲國之積弱。所由來。嗚呼。所見亦淺矣。

中國前途

浙江寧海
正學高小 褚孟聰

外人之談中國者。每謂前途頗有希望。然政局紛亂如此。民生憔悴如此。中國前途。尙有希望乎。軍閥。

祇顧地盤不顧中國之前途也。議員祇顧私利不顧中國之前途也。且民氣銷沉已無督促政局之力。量故中國前途幾等於人行黑暗之中而莫知所屆。其希望果何在耶。雖然國人不努力則已。苟能努力則事無不成。民意所趨雖大力而莫挽如吳佩孚擬在武漢發行軍需債券經各方之反對卒以中止。此一證也。故吾人能就近日所議之裁兵理財制憲三大綱努力進行其即為中國前途一綫之希望乎。

變一足辨

江蘇
七中 丁廣極

重黎既舉夔於草莽之中。正聲律而服天下。重黎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後遂以夔為一足。嗚呼誤矣。若夔者一而足矣。是一乃象夔。非象足也。乃一夫紂一范增之意也。夔既正六律五聲而服天下。是樂備矣。何他求為。此舜所以以夔為一而足。而語重黎勿益求也。與重黎欲益求語是相對也。若以言夔為一足。則與上義乖矣。將何以解之哉。故曰。夔一而足。非一足也。或曰。古者諸賢率多異相。夔能以樂服天下。其亦有異相歟。雖然。古者諸賢如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四肘。皆其體有所增於常人而異。未有四肢不全者也。夫四肢不全。尚不足謂為完人。乃得為掌天下之樂之官哉。况舜之言樂為天地之精。得失之節。其重樂可知。

乃許不完之人爲樂官哉。此其三豕渡河掘井得人之類歟。

知行合一說

上海澄衷中學 王一愈

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言行事之不符所知也。夫事親以孝。報國以忠。人孰不知。然古來忠臣孝子。能克稱所聞者。有幾人哉。可見談忠說孝。皆爲虛文也。卽以學術而論。宋時名儒輩出。正心誠意。動作不苟。而其時國勢日替。蒙古之兵。深入其境。而讀書之士。尙講誦不輟。熟視國亡君辱。而不能救。有明主陽明先生。深痛憫之。高倡知行合一之說。嘗曰。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卽是冥行。知而不能真切篤實。卽是妄想。又曰。知者行之主意。行者知之工夫。蓋先生深不以宋儒之徒事空談者爲然。而務爲致用之學。其仕於朝也。擒宸濠。撫蠶苗。高談性理。不廢建樹功業。於是有明士氣爲之一變。迨後滿兵入寇。志士仁人。莫不首揭義旗。以抗異族。而拯祖國。殺身成仁。萬死不撓。較之宋儒以功名爲骯髒。視國家如秦越者。自是不同。皆陽明倡率之功也。今日國勢凌夷。熱心之士。不惜奔走呼號。以冀挽救。其亦奮起力行。而無空言塞責也可。

培養人才說

河孫俊東

庭花以培養而後怒發。田禾以培養而後豐收。此定理也。今日各國人才之所以興盛。何獨不然。吾竊

慨夫吾國今之時矣。外交之失敗也。軍紀之散漫也。內政之紊亂與財政之困難也。何一非因人才缺乏所致。不能培養於先時。而欲其供給於後日。不綦難哉。夫培養之法。必自學校始。而學校之培植生徒。又非一舉而即成也。必日積月累。循序漸進。始能造高深之程度。卓然成一代之人才。以此觀之。才難不其然乎。蓋盡心力於數十年前。始能收效果於數十年之後。故國家當隆盛之時。英俊之士。層見遞出。庶政皆有盡善盡美之觀。試問果誰之功耶。吾中國果欲需人才乎。慎毋將培養二字等閒視之也。

盜匪論

江蘇丹徒 萬又青

今夫名譽。人人知所顧惜也。法律。人人知所畏懼也。雖鄙夫小人。莫不兢兢焉。惴惴然。惟名譽是愛。惟法律是守。孰肯以清白之身。沒爲盜匪。犯大不韙。而貽父母之羞哉。乃者盜匪之起。徧於天下。伏法者日有所聞。繼起者不乏其黨。豈盡不知名譽法律爲何物。而輕於嘗試耶。果爾。則前者既誅。後者常斂。何又不然耶。嗚呼。我知之矣。日者生活之難。亙古未見。天災人禍。所在皆然。小民碌碌。終朝曾不足贍其室家之一飽。在上者。既不設所以維持之方。在下者。遂出於亡命之計。更有潰散兵士。裁汰軍人。望故國而難歸。謀衣食而無著。山林嘯聚。劫掠爲生。凡此種種。皆盜匪所由生也。苟不求輔救之方。而徒

事。戕。殺。是。猶。拔。木。求。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可。乎。哉。爲。今。日。之。計。者。平。米。價。救。貧。民。之。生。活。開。工。廠。招。失。業。之。遊。民。衣。食。之。源。既。開。狂。且。之。風。必。斂。而。今。何。如。乎。在。上。者。方。謀。私。囊。之。不。遑。更。何。暇。顧。慮。及。此。此。所。以。小。民。生。活。之。日。難。盜。賊。之。蜂。起。而。名。譽。法。律。之。不。足。爲。若。輩。所。顧。惜。也。噫。

知足與自滿不同說

安徽合肥
第二中學 劉秉鉞

知。足。之。言。發。於。老。子。自。滿。之。說。出。於。尙。書。二。者。名。相。仿。而。義。相。殊。知。足。云。者。自。人。境。遇。之。途。而。言。也。自。滿。云。者。自。人。學。問。之。途。而。言。也。要。之。知。足。自。滿。皆。一。心。之。用。特。在。用。之。得。其。道。耳。以。自。滿。之。心。施。於。境。遇。之。途。則。可。以。知。足。之。心。施。於。學。問。之。途。則。不。可。誠。以。境。遇。之。途。有。限。量。學。問。之。途。無。窮。極。耳。此。不。同。之。說。也。且。夫。足。而。曰。知。之。云。者。知。其。理。之。當。然。也。故。雖。未。足。而。自。謂。已。足。也。滿。而。曰。自。之。云。者。不。知。其。理。不。當。爾。也。故。雖。未。滿。而。自。謂。已。滿。也。知。足。則。不。辱。自。滿。則。招。損。吾。願。世。之。人。知。足。之。心。不。可。無。自。滿。之。心。不。可。有。也。

傀儡

浙江寧海
正學高小 張第一

傀。儡。登。場。內。幕。中。有。人。提。線。觀。其。臺。步。從。容。應。絃。合。節。明。知。其。不。出。於。自。動。而。未。嘗。無。一。顧。之。價。值。若。猶。是。傀。儡。也。而。提。線。者。不。一。其。人。或。曳。之。使。東。或。牽。之。使。西。或。揚。之。使。上。或。抑。之。使。下。於。是。所。謂。傀。儡。

者。踉。蹌。顛。頓。醜。態。畢。露。以。此。號。召。顧。客。其。不。闕。堂。而。散。者。幾。希。然。則。傀。儡。亦。不。易。爲。也。

敬告縣知事

浙江寧海 正學高小 褚孔泗

縣。知。事。爲。親。民。之。官。使。其。賢。也。則。人。民。先。受。益。不。賢。也。則。人。民。先。蒙。害。故。以。位。而。論。雖。甚。卑。以。職。而。論。固。甚。重。漢。之。時。吏。治。莫。急。於。縣。良。有。以。也。今。之。所。謂。縣。知。事。者。何。哉。民。生。艱。苦。非。所。知。也。盜。匪。橫。行。非。所。問。也。於。長。官。逢。迎。之。惟。恐。不。工。於。地。方。搜。括。之。惟。恐。不。周。如。此。而。已。矣。藉。逢。迎。以。事。搜。括。藉。搜。括。以。事。逢。迎。逢。迎。與。搜。括。若。環。之。無。端。於。是。乎。庶。政。廢。人。民。苦。而。盜。匪。衆。多。視。漢。之。循。吏。寧。不。愧。死。爲。縣。知。事。者。果。能。一。反。積。習。而。勤。政。愛。民。庶。幾。賢。有。司。當。之。無。愧。矣。

藝菊

安徽合肥 第三高小 俞守華

曾記春光明媚。和風送暖之時。余散步園中。見萬卉爭妍。嫣紅姹紫。偶於蒼草叢中。得菊數枝。係由宿根始發者。余甚愛之。隨手拔去蒼草。移植於花盆中。撮土覆之。取水灌之。然後置之階下。不數日而枝葉滋長。不似向之爲亂草所欺壓矣。自此余於無事之時。勤加灌溉。迨夏至後。始分插之。加以肥料。培植益勤。光陰迅速。轉眼已入深秋。今則花英楚楚。花瓣絲絲。搖曳臨風。有如帶笑迎人之態。其色紅也。黃也。紫也。白也。燦爛新鮮。令人望之欲醉。夫菊花之隱逸者也。晚節孤高。清操傲世。九秋開放。不畏嚴

霜不與羣。卉爭榮不與凡花同謝。孤芳自賞。誠有君子之操也。故吾愛而藝之。

戲觀蝸牛有感

湖北蒲圻
益智學會 方留青

微雨初收。天氣新霽。予與友人汪君。匯東徘徊於北窗之下。忽見一物。循壁徐徐而上。背負殼。頭腹均伸出殼外。以細竹撥之。遂縮入殼中。予謂汪君曰。此何物乎。君曰。此乃蝸牛也。背負之殼。卽所持以避危難者也。每遇危難之來。卽縮藏於其中。以保護其身體。噫。亦奇矣。吾於是知天地之生物。莫不與以生存之本。能顧物之利用。何如耳。苟知利用。雖蝸牛之微。尙足以生存於世。况大於蝸牛者乎。夫國家之有甲兵。亦猶蝸牛之有殼也。有危難。正宜與甲兵以禦之。乃環顧吾國。強鄰虎視。朝不及夕。荏苒滿地。紛擾莫名。而當軸諸公。忽忽瞽瞍。不關心是反蝸牛之不若矣。嗚呼。蝸牛有知。能不從旁竊笑哉。

韓退之師說書後

江蘇東臺
母里師範 姜公畏

韓退之。一生學問文章。其所以留不朽之名者。大率寄於原道。原道。毀師說。諸作之間。顧亭林先生之言。不我欺也。今取師說。反覆玩索。益信師說與原道。原道。毀有互相發明之妙。夫師者。師道也。師之不行。由於道之不明。今有人毅然自居衆人之師。奮然欲明先王之道。道尙未明。而毀者已迭至。毀之來也。息與忌之病也。息則不急求師。忌則常畏相師矣。非息卽忌。何怪無師。何怪畔道。此楊墨老佛之所以行。

而禹湯周孔之道所以晦也甚矣。道之不明由於師之不行也。柳子厚之言曰：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因抗顏而爲師。若然則當時之毀愈者衆矣。背道者亦多矣。背道多故作原道以立萬世之大防。毀者衆故作原毀以解當時之非笑。曰：吾師道也。一言盡之矣。

雲南起義擁護共和紀念日感言

常熟縣立中學 胡鴻元

今日爲雲南起義擁護共和紀念日。學校停課紀念。當袁賊稱帝。矮奴勒約。人心恐慌。中原鼎沸。國運絕續。千鈞一髮之秋。苟無蔡公松坡。舉義滇南。擁護共和。則中華民國已早淪胥。而共和國民久臣服項城矣。然則蔡公之奇勳偉績。彪炳千秋。令人肅然下拜。卒之功成身死。天胡不弔。禍吾神州。嗚呼。天不假先生以年。至令先生擁護共和之功業成。而治理民國之功業未成。此吾人所扼腕嘆息。想先生亦必遺恨於九泉也。今中原逐鹿。外侮頻傳。虎視之東鄰已大啓其鯨吞之志。嗟我民國在此飄搖風雨之中。澄清不知何日。念及蔡公能不悲哉。

日記序

浙江寧海正學高小 吳文會

日記曷爲而作乎。吾平日見善未遷。記之以自勉也。吾平日知過未改。記之以自鑑也。吾平日之缺陷未彌。記之以自警也。吾平日之知識未充。記之以自勵也。他若萬事萬物之繁賾。新知新理之發明。記

之。足。以。長。吾。見。識。友。朋。贈。答。之。詩。歌。賢。俊。流。傳。之。軼。事。記。之。足。以。增。吾。學。問。且。夫。父。兄。之。訓。誨。師。長。之。糾。繆。良。友。之。規。勸。僅。能。及。於。有。形。之。地。而。不。能。及。於。無。形。之。地。吾。以。事。之。可。記。者。爲。之。不。可。記。者。則。不。爲。更。足。以。收。放。心。而。懲。逸。志。故。以。之。爲。座。右。銘。也。可。以。之。爲。聞。見。錄。也。可。卽。以。之。爲。簡。人。史。也。亦。無。不。可。至。於。風。俗。之。變。遷。政。治。之。沿。革。慎。其。棄。取。詳。其。始。末。他。日。依。類。纂。次。則。吾。之。日。記。或。可。備。修。史。者。之。採。擇。昔。宋。韓。澆。著。澗。泉。日。記。中。多。考。證。經。史。之。文。自。愧。不。學。無。斯。博。雅。何。敢。步。其。後。塵。後。之。覽。者。弗。笑。其。侷。陋。焉。

書安定先生傳後

江蘇代用
淮東中學黃龍

余讀安定先生傳。不禁深望古遙集之感焉。先生上宗孔孟。下啓程朱。俾先聖真傳。至今不墜。迄今秦山之麓。蘇湖之濱。先生之風。猶有存者。宋時古樂久已絕響。當時知音律者。僅先生耳。釐而正之。其功尤偉。先生教授多方。視生徒如子弟。倡明體達用之學。因人而施。時有貢舉。先生弟子必居其半。猗歟休哉。何其慙歎。先生秦人也。吾秦邑中學。先後皆創設於先生書院。不佞尤幸得隨吾師居先生祠宇中。藏修息遊。得時仰見先生之遺風。是予未得爲先生之徒也。謂予私淑諸人可也。

書鄭板橋范縣寄弟書後

秦縣公立
第一小學許天虹

文甲

書安定先生傳後 書鄭板橋范縣寄弟書後

吾讀鄭公范縣寄弟書。輒慨然思古之高尙之士。於富貴常淡然處之。決非後世之齷齪者所能比也。如鄭先生之品行純潔。竟不可以彼易此。觀其所與弟之書。可以知之。其言曰。今之讀書者。往往在鄉里間。恃其筆墨。取人之錢財。陷人以禍害。而自己無治生之能力。徒享他人之生產物。不大可恥乎。噫。如此輩之蠢國殃民。一似以讀書爲厲之階也。則不惟不能列四民之首。並欲求爲四民之末。且不可得。豈苛論哉。

讀朱載坤書關橋老僧事書後

南通蒲鄉公立小學 顧鍾琦

士君子抱不世出之材。往往因世道之衰。不能見用。當時致頹墮。放廢沒沒。以終。殊可惜也。蒙讀朱載坤書關橋老僧事。竊有感焉。當清兵及關橋。正鄉人危急存亡之秋。老僧獨戰退遊騎。得保鄉人之命。何其俠也。以一敵百。奮不顧身。擊殺數十人。又何其勇也。老僧誠濟世之材。干城之將。使無所表見於關橋。鄉人直視爲縑而忽之矣。嗚呼。有明之季。御下過急。雖有是材。令其溷跡浮屠。以終。且曰天下無材。噫。其真無材耶。其真不善用材也。

畢業別同學贈言

泰縣第一小學 許寶宏

光陰如駛。吾儕自入高小以來。忽忽二載矣。今畢業試驗。一一告畢。行見風流雲散。天各一方。至於後

會。何。期。尙。未。可。預。定。也。吾。因。略。述。數。語。爲。圖。遠。大。者。勉。夫。吾。儕。少。年。如。黃。河。發。源。一。瀉。千。里。如。泰。山。峙。峯。高。可。萬。仞。前。途。遼。遠。希。望。無。窮。安。可。以。索。居。爲。樂。離。羣。爲。憂。哉。昔。孔。子。高。遊。趙。謂。大。丈。夫。應。有。四。方。之。志。不。能。如。鹿。豕。之。常。聚。是。知。人。苟。餒。志。喪。氣。作。婦。女。之。態。始。終。拘。守。鄉。里。以。負。笈。從。遊。爲。苦。事。以。小。有。一。得。而。自。豪。嗚。呼。此。皆。器。小。易。盈。所。挾。持。者。甚。淺。未。足。與。言。遠。謨。也。吾。儕。少。年。志。趨。果。慕。高。尙。當。亦。矢。志。爲。國。家。效。能。雄。飛。始。此。前。途。珍。重。

擬招友人遊公園書

四川岳池
縣立中學 林慎修

歲。云。秋。矣。菊。徑。花。黃。稻。田。蟹。紫。覽。煙。波。之。萬。頃。共。長。天。於。一。色。古。之。人。舟。泛。赤。壁。帽。落。龍。山。此。其。時。乎。我。邑。新。建。公。園。雛。形。稍。具。雖。未。備。金。谷。園。中。之。花。卉。而。樓。臺。亭。閣。布。置。亦。頗。不。俗。得。與。子。登。鳳。嶺。眺。龜。峰。臨。鷹。塔。望。牛。眠。固。屬。賞。心。樂。事。卽。拾。黃。葉。點。青。苔。數。落。花。盼。歸。鳥。亦。可。怡。悅。襟。懷。况。此。天。末。涼。風。爽。氣。迎。人。游。目。四。顧。則。丹。楓。白。荻。掩。映。江。皋。碧。水。蒼。山。奔。赴。眼。底。仰。聽。寒。蟬。嗚。咽。孤。雁。遙。鳴。一。部。清。商。樂。不。減。江。州。司。馬。聽。琵琶。時。也。吁。謝。公。山。屐。劉。伶。鹿。車。惟。達。人。能。領。略。登。臨。況。味。世。之。求。田。問。舍。聒。碌。碌。黃。塵。如。螻。蟻。轉。丸。真。堪。撫。掌。大。噱。不。知。子。亦。表。同。情。否。白。雲。在。袖。期。以。詰。朝。盡。興。以。遊。務。祈。撥。冗。

孔方傳

江蘇第
二代師 李懷清

先生錢姓。青蚨其名也。別號阿堵。體團團。腹中豁然開朗。人因呼之曰孔方。久之先生遂自以爲號焉。初先生輅晦於銅山。日與黃石公爲伍。嗣經鑛工冶人之敦請。遂入世。周旋焉。鞅掌風塵。不稍倦博。施濟衆。有朱家郭解風。子孫纍纍。東亞之望族也。溯其家世。亦不知其歷幾千年矣。太昊時之金。高辛時之貨。陶唐時之泉。商時之布。齊之刀。皆先生遠祖也。至嬴秦時。裁錫姓曰錢。漢文時。先生得吳淠鄂通之力。大用於世。其族益夥。聲譽日卓。信用昭著。遍天下。悉有其足跡。雖五尺之童。靡不知有外圓內方和藹可親之先生也。然性又剛彊。深加鍊鍛之功。縱燧氏施以炎威。亦不變其常態。所謂涅而不緇。磨而不磷者。先生誠足以當之。豪俠自若。其權威莫嬖。左右世界。陶鑄古今。人有不能者。先生恆能之。能使鬼能通神。能勝忿爭。能拔幽滯。能解怨讐。能發令聞。能令人之智昏。能逼英雄之死。故自來親之爲兄者。有之。好之成癖者。有之。與之爲交者。有之。甘心爲其虜者。有之。愛之不啻生命者。亦有之。上自大吏。下迄庶民。見先生來。無不倒屣以迎。冀與儒來者握手結歡也。然尤爲商賈所歡迎。川流不息。時與先生把晤。願勾留數日。卽他去。且亦有席不暇煖。竈不突黔者。若與豪富之家相過。從則樂而忘反。形影常繞。左右一旦。主人下動。旨令揮之。若土。又唯唯而退。不屈留。但見捉襟露肘之貧者。輒昂首不爲禮。望望然去之。而貧者冀其光顧。生輝蓬幕。終不以先生之不禮而遽灰心與之絕也。繼富不周。急殆。

未一視同仁。與惟廉介之士。淡泊自甘。以爲先生萬能萬惡。不樂與游。孔阨陳蔡。顏困陋巷。皆先生之惡作劇也。厥後其子孫不肖。漸失之菲薄狹小。處事多不便。乃由其族中以一當十之銅元君起而代之。先生見革命之潮流。不可遏。遂以數千年躬操之財政界之常。掀髯喜曰。老夫髦矣。不適用也。平生常念府庫支絀。艱於籌餉。今繼吾業者。有人。此後或將遁跡人世矣。其識時務有如此。邇來銀氏父子。紙幣弟兄。擅權燁然。輝煌聲帶鏗鏘。先生偶與之聚晤一堂。若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輒相形見絀。益嗒焉。跼蹐不安。或詢之。則曰。後生可畏。渠等身價高吾數千萬倍。吾雖飽經世故。何可道哉。其謙退不自足。又如此。爰次其行誼而爲之傳。

戲擬中華氏三代紀略

河孫俊東

支那國有赤縣一。故神州府治。邑有複姓中華者。名族也。其家有昆季五人。亦不著其名字。門首各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榜之。人遂稱爲五色先生之里矣。考中華氏之始祖。原籍西北。迨其高祖某始遷居於秋海棠里。因以爲家焉。其曾祖諱軒轅。甫次周時。號太古先生。有子一。聰明過人。次周甚愛之。命名曰秦甫。漢唐時。號中古先生。及長。勤儉立身。耕讀相傳。於是四境膏腴之田。盡歸其所有。積資無量。數推爲神州巨富。五色先生常謂其子孫曰。吾歷代先祖衣食所餘。時解囊以助貧乏。且遇慈善義舉。又

無不慷慨捐助修福種德行之久矣。故天子我以巨富。使我有所憑藉也。其祖亦有子一諱宋甫元明。時號近古先生。是卽五色先生之令尊也。億當五子誕生之日。中外之人咸來慶賀。爆竹之聲不絕於耳。爭高懸五色之旗於門首。以表揚之。此五子者。外雖分門別戶。實際仍同心協力。情猶骨肉。自今而往。穆穆棣棣。相親相愛。無詐無虞。而紅黃藍白黑之符號。不難徧全球。中華之名。駭震宇宙。蓋當此少年之時而已。樹其基礎矣。在五色先生之列者。其各勉乎哉。其各勉乎哉。

述故事一則

海門啓
秀中學 邢錫籌

昔在通之實業高小肄業。恆於星期日約二三同學。往閘旁觀水。藉消鬱悶。旁有隙地畝許。積廠中燼餘之煤。貧苦之氓。終日俯伏其間。拾其未盡然者。售之博蠅頭利。以果腹。每過其旁。見此輩遍身灰污。有時風起灰揚。路人皆卻走。而彼等猶力作不稍輟。余深憫之。一日往市購物。又經其地。聞人聲鼎沸。皆注視河中。時閘上水流湍急。聆衆語曰。惜哉此童也。曰尸或不遠去也。後有具述其事者。一時前有一拾煤童子。僅八齡。於此濯其所拾之煤。水迅疾。筐乃重。不可舉。童勿捨其筐。遂墮。隨水去。踰閘而下。有見舞其手足者。今並尸不知所之矣。余不待其詞之畢。遽疾走。心戚甚。夫以八齡之童。失其教養。至自勞以贖口腹。乃竟以此而喪其生。傷哉。然生今之世。吾民之死於官。於兵。於匪。於災者。不知若干人。

也。余固不獨爲斯輩悲矣。

夜渡黃陂湖記

廬江中學 金則鳴

乙丑之秋。重陽前八日。我。校。有。旅。行。礬。山。之。舉。蓋。效。古。人。息。游。之。義。去。時。步。行。路。程。六。十。餘。里。朝。發。夕。至。後。三。日。歸。同。學。皆。倦。甚。艱。於。跋。涉。乃。由。黃。泥。河。買。舟。六。艘。放。乎。中。流。時。晚。煙。縈。樹。日。已。西。斜。矣。清。風。習。習。雙。槳。平。分。微。波。蕩。漾。靜。悄。無。倫。霜。葉。如。花。夕。陽。射。照。殷。紅。凝。血。儼。如。一。幅。絕。妙。畫。圖。也。回。顧。礬。山。諸。峰。已。沒。入。蒼。茫。暮。色。中。矣。同。舟。十。有。一。人。皆。今。年。新。招。之。生。與。余。僅。一。面。之。緣。識。其。姓。字。者。惟。吳。昌。玉。靳。式。張。先。兆。數。人。而。已。吳。善。京。調。靳。能。洞。簫。舟。中。頗。不。岑。寂。未。幾。鉤。月。斜。掛。霧。靄。冥。濛。截。然。劃。湖。之。半。幽。火。明。滅。滿。湖。如。繁。星。漁。舟。也。洞。簫。鳴。鳴。受。風。則。分。外。淒。其。若。訴。若。咽。哀。怨。動。人。恍。似。充。塞。宇。宙。遙。遙。林。薄。間。似。有。歌。而。和。者。噫。斯。何。人。耶。殆。古。之。傷。心。人。歟。麻。城。寺。之。夜。鐘。悠。揚。而。作。唐。人。所。謂。夜。半。鐘。聲。到。客。船。也。余。斯。時。靜。坐。船。頭。心。地。悠。然。如。羽。化。而。登。仙。幾。疑。身。在。別。一。世。界。矣。吳。靳。等。亦。皆。默。然。似。有。動。於。中。者。夜。景。澄。澈。萬。籟。俱。寂。惟。有。鐘。聲。悠。悠。聞。時。一。作。嗟。乎。此。情。此。景。若。非。吾。輩。閒。人。尠。有。能。領。略。者。也。舟。子。爲。一。垂。暮。之。老。翁。力。弱。不。能。速。進。而。彼。五。舟。迅。速。比。吾。舟。加。倍。此。時。已。先。我。舟。不。見。帆。影。矣。張。吳。二。子。代。此。老。蕩。槳。舟。始。稍。速。余。坐。船。中。如。老。僧。之。入。定。其。他。同。學。相。枕。而。臥。鼻。聲。如。雷。蓋。皆。學。

莊生化蝶矣。有頃張吳二子亦相繼入夢。所未睡者僅余與舟子兩人而已。時西風瑟瑟起。一鉤殘月復掩蔽於雲中。大好之風光。一刹那變爲慘淡蕭條之景象。夜色糊模昏黑如墨染。而漁火亦皆滅矣。茫茫四顧不見一線之光。舟子幾莫辨湖路。風漸大。舟搖蕩幾傾。余斯時不禁悲從中來。百端交集。同舟風雨岌岌可危。彼等尙酣夢而不知哀哉。吾國今日國勢之危。豈非有等於吾舟耶。人民尙酣夢不知。又非與吾舟之人相同耶。嗚呼。余豈忍爲獨醒之人哉。遂將同舟諸子一一喚醒。雖然。天下之人余又安得一一喚醒之耶。同學既醒。談笑又風生矣。湖路仍迷而不能前進。適一漁舟由前來。爲舟子指示迷津。始得出險。及抵城中。已夜深矣。明日記。

小園記

泰縣公立
第一小學 朱幻雲

小山之下。小村之中。有一小園焉。吾與小友遊於其中。見園外有小樹。園旁有小池。池中有小魚。池旁有小亭。亭之前有小梅數株。小竹數竿。其右有小操場。場中有數小兒。打小皮球焉。場之北有小屋三間。其中張有小圖畫。其上有小山。小水。小禽。小獸。小樹。小石。皆足爲小園之助也。彼石家金谷。廣則廣矣。唐代梨園華則華矣。以吾人視之。猶不若此小園焉。惜小遊片刻。正擬小坐。而小風生。小雨來。遂旁小徑穿小籬。渡小橋而歸小家庭云。

春曉閒步翠湖記

雲南
張流清

一輪紅日冉冉東升。盪漾於雲霧間。光芒四射。若細縷之金絲。纏此大地。時暖而適度。春風起處。但見兩岸楊柳隨風搖曳。青秀可觀。林中小鳥吱吱不已。似歌似訴。仰首空際。片雲二三。乘風飄散。似破此悶寂者。半鉤殘月隱約於雲西。天際與紅日相輝映。迺益增其潔白。俯視大地。眼爲之眩。久而方覺清明。湖水無波。其平若鏡。逼視則形影俱現。忽進焉。一聲回顧。則魚躍出水面。作樂也。而水光爲之動盪。成一大圈。漸擴漸大。及岸始隱。誠趣觀也。湖上曲堤蜿蜒。水面綠草叢中。露滴未乾。鮮花野卉爭妍。齊放萬紫千紅。醉人心目。是時是景。非春曉之翠湖乎。既而以次上石梁。面東向深呼吸。精神頓覺爽適。俄而有大聲。戛然如長嘯。回顧則同一縷白烟。直奔雲漢。蓋卽發音之所在。乃知爲造幣廠開工也。斯時肩夫小販。香客遊人。紛至沓來。日光亦漸升高。色轉爲白。面積亦縮小如常。光烈不可逼視。雖強視亦不能也。更回視半鉤殘月。則不知其何往矣。興倦歸來。途中猶歷歷也。

吳淞旅行記

上海徐
匯師範 李之春

民國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余校有旅行吳淞之舉。是日也。天氣頗寒。七點半鐘出發。歷一時許。直抵淞滬車站。九句鐘上火車。俄而車輪轉轉。車外見大地凋殘。蘆荻花飛。梧桐葉落。不半時。抵吳淞。鎮爲程

約四十餘里。下車擬入中華紗廠。欲參觀而不可得。乃於路旁略憩片時。斯時狂風忽起。遍地迷濛。朔風凜冽。殊覺寒冷。由是折而西行。參觀同濟大學。徘徊一週。其間機器交錯。工廠中應有悉有。該校學生云。此工科之室也。欲入醫科室參觀。而鐘鳴十二。校中閉門午膳。不能如願。余等出校。至永興館而午餐焉。餐畢。詣公所。有手倦足疲者。休息於此。遊興濃者。往礮臺參觀。由是溯江而上。余抵江邊。足力稍乏。遂與同鄉方君。憩於江岸。以望遠鏡望之。吳淞風景。歷歷在目。其歷落參差。分佈於大江兩岸者。漁人居處也。其白浪滔天。若萬馬奔馳。而齧崖石者。潮水來也。黑煙繚繞。汽笛鳴鳴者。進口之輪船也。巍峨直立。隱隱赫赫者。防守吳淞之礮臺也。雷霆乍驚。煙迷鐵道者。火車東來也。此時余心大有遺世獨立。浩浩乎。憑虛御風之概。因此而作歌。歌曰。人之生兮若夢。寄蜉蝣兮天地。臨江邊兮優遊。得勝境兮肆志。歌畢。聽暮鴉之噪。樹似有促吾輩賦言歸者。時已五下鐘。於是與同窗仍乘火車而返。見萬家燈火矣。爰濡筆記之。

哀畢業同學沈君良祺逝世文

上海徐
應師範 陸樹德

嗚呼哀哉。沈君良祺。何竟舍吾曹而先逝耶。君與我相識以來。纔一載。而同學同遊。情如手足。可謂莫逆之交矣。君天資穎悟。美秀而文。好讀書。善英語。以全校最幼之年齡。而處最高之班次。如此英才。竟

不。能。發。展。所。長。方。得。畢。業。而。卽。長。逝。可。勝。歎。哉。君。家。道。甚。貧。而。得。栽。培。至。師。範。畢。業。則。父。母。之。心。血。消。耗。已。竭。今。正。負。米。孝。養。之。時。而。不。意。君。舍。父。母。而。逝。世。矣。曇。花。一。現。徒。費。栽。培。君。之。父。母。其。何。以。堪。耶。予。不。禁。爲。君。父。母。而。哀。也。求。學。三。載。校。中。師。長。訓。之。育。之。期。君。成。器。今。器。初。成。而。遽。逝。世。校。中。師。長。當。亦。不。無。悲。感。也。師。範。畢。業。一。人。卽。教。育。界。多。一。人。才。君。夙。抱。奮。發。有。爲。之。志。諒。於。教。育。界。定。有。所。建。樹。乃。志。未。行。而。身。先。沒。又。不。禁。爲。教。育。界。失。人。才。而。哀。也。暑。期。話。別。君。英。氣。勃。勃。及。開。學。來。匯。聞。君。僅。染。微。疾。不。三。日。而。聞。病。加。劇。又。不。一。日。而。噩。耗。傳。至。真。令。人。歔。歔。泣。下。也。嗚。呼。暑。假。之。一。別。竟。爲。我。與。君。永。別。之。期。矣。而。今。而。後。予。不。能。復。覩。君。之。英。容。惟。有。書。此。哀。文。以。誌。不。忘。耳。

大東書局發行

近代文讀本 評註

一冊三角

近四五十年來。文人輩出。名作如
林。其體製合於姚氏之類纂。謹守
古文義法者。多散見於各文集中。
本局特選其合於中學程度者若
千篇。名爲近代文讀本。選擇精要。
評註詳明。誠學者自修之善本也。

文 〔乙〕

孟軻的政治學一贊

奉天四
師畢業 郭魁武

一 導言

我們在未研究孟軻的政治學以前，先要充分的了解孟氏的學宗和他的人生觀。因為這兩項，是他一生作人的根據，也是他的政治學說的發軔點。所以儘先介紹與讀者，以求對於他的政治觀，從根本上得着澈底的了解。

孟軻字子輿，戰國時人，學於孔仲尼之孫孔伋，伋學於曾參。參質樸而努力於學，乃孔門嫡系。伋既受師傅，復承祖教，故學極淵博。我們可以曉得：孟軻得以深窺孔道，不是無由的了。不過子輿氏的天材，實能駕於全數孔徒以上，所以他每逢講起學來，便理由渾括，詞句雄偉，有人說，他是箇辯士，那太小看他了，辯僅僅是他有天材的談吐，致不知者，因而誤解，所以在這裏，替他分辯一句。

孔子固然是學堯舜的——續傳仁義之道——不過他太有點不活潑，並且太囿於尊君的環境；所以才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一類抑止民氣民權的話。孟軻便不然了，詳細一些說，就是他仍是續傳堯舜的仁義之道，但是革除了尊君的成法，另闢一『民爲貴』的新途徑。（詳見後）我們如果放膽的說：孟軻是得着堯舜共和時代的平民精神；孔道僅是使他了解堯舜仁義之道的媒介物。或許有人說，不算過火。所以我們可以認定：孟軻的學說，是聞諸孔子，得諸堯舜，並且追溯堯舜的，所以他言必稱堯舜。

再說到他的人生觀，更豁達了，更超脫了，實實在在的不虧爲『超人』。那不能不說他，是得於天者獨厚的地方。他對於箇人的人生觀，視爲極圓活，絕不拘拘於成規，遇事專講權其輕重，他說：『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又說：『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他以爲人生作事，如結網然，仁義爲經，權乃爲緯，權不可沒有，經更不可須臾離。

又極其高超，他從未曾給有勢力的人拍過馬，他高超的人格，與戰國時代一般說客比較，確有霄壤的判別。他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人者也。』又說：『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他絕不肯因爲勢力或金錢的驅使，而俯就一些毫無人格的諸侯們。雖則游說

各國，實爲直伸其道，正可以證驗出他高超愛人的人格，和極有毅力的人生觀。

他能事事責己，事事先正己，先拿自己來給別人作榜樣。他說：『正己而物正者也。』又說：『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我必無禮也！』又說：『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這一面窺測着他人生觀的底蘊，一方面又可以見出他政治觀的一斑。

誰都知道孟軻是主張『性善』的最力者。這不但是他人生觀的要目，還是他學說的本源。當戰國的時候，『性善』和『性惡』（荀卿輩倡性惡說）儼成巨訟。他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又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我們固然不是專作討論『性善』『性惡』的文章，但是我們研究子輿氏的人生觀，至少也要知道：『性善』『性惡』的首創者，全是因爲箇人的人生觀不同，所以倡出的學說亦異；並且至少也要知道：子輿氏的學說，經了許多碩儒良心上，和事實的經驗上承認了。

至此，雖然覺着寫了不少，不過在作者的心裏，終覺使讀者未能窺子輿氏的學宗和人生觀。

尤其是人生觀——的全豹於萬一！實爲抱歉。一俟得暇。對於他的人生觀，當再專篇從詳的討論，茲不贅述。

二 孟軻的政治學研究

我已說過了，孟軻是得着堯舜共和時代真精神的人，的確，他的政治學說，完全是根據那箇以民爲主體的共和時代而立論的。所以盡力呼喊民貴，凡事先推仁義，他將凶惡像現代軍閥一樣的戰國時代的諸侯，毫沒有放在眼上，每與論政，輒斥其短。諸侯們都弄得張口結舌，不得已便用消極的『不用其言』來抵抗。這或者便是戰國的所以是戰國的原因了！有些人說他是箇辯士，也許因爲他善斥諸侯之短的緣故，不過他自己也曾下了解說了：『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孟軻的政治學說，如果倡在近代，還不算什麼可貴；可喜他生在尊君的惡環境，竟然倡出了如此其高的平民政治學說來，他心地得怎樣的開朗？怎樣的光明？所以才難能可貴，才有不朽的價值。不過，在彼時倡者自管倡暴民者自管暴民，正所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一直到了現在，經了二千多年，十餘朝代的變遷，才得試行其片段，足見君主魔王的偉大勢力，與夫一切惡環境之難以破除。

他的政治學說，完全是以民衆爲起點——應民衆的需要的。所以無論談到強國的那一條，總沒有忽略過了平民。我們且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話，彷彿這『到民間去』的呼聲，立時便清脆了許多。他曾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這是他見到平民特別可貴的地方，也是眼光比別人特別銳利的地方。恰如蘇維埃的黑骨白骨主意。不過他比李寧早見到了二千多年！

子與既處在戰國的窮兵黷武時代，當然易爲感到民間的疾苦，所以他每會見一箇諸侯，便先以足民食，足民衣，和弭戰爭爲強國的最要題目。他曾說：

『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又說：『凶歲子弟多暴。』

他既見到民間窮匱的弊病，他便想出了直接富民，間接強國的政策。這種政策，至少有永久保存的價值，因爲他是到民間去的先導者。且看他說的話：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又說：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他以為人民足衣，足食，便樂為國用。所以對於井田制的實施，也作過有力的宣傳。他說：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這方法，一方面，使民間貧富不致上下懸殊，一方面又可以免去人民失業，為生活所累，以為非法。不過子輿氏簡人，也知道諸侯們，絕不能實行，所以他對於耕稅也有所論列。他說：「耕者，助而不稅。」又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又引周文王的九一制來鼓吹，俾減輕民衆的擔負。

我們更進一步的研究他的政治學說，不但富於平民的同情心，他簡直是創平等主義者。他主張與民同樂的地方，已經不少，再看他下和齊宣王說的話，更見出他平民色彩的濃厚。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臣始至於境，（按係入齊國之境）……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

他以為好音樂，好田獵，好女色，只要與民同之，不沉溺於其中，都是無害於圖治的。不過有一件最緊要的條件，就是上下輯睦，必須合羣力為一力，所以他說：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我們以上研究過的孟軻政治觀，本沒有盡他政治學的能事，且看他對於選舉的眼光，更足令我們驚異！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我們看了這一段的政治觀，從良心上發出一種特異的欽仰。可是一直到現在，二千多年的光陰，僅僅作到了他所說的一部分，還是苟延殘喘的存在着。這是何等的愧對古人！

我們研究孟氏政治學的人，務必要探究他政治觀的基礎的所在。他的政治觀，純粹是以人民為主體，以仁義為融洽人民的原動力。我們只要了解了這一層，便無須多引證例。只要翻開孟子，仁義二字，便縱橫皆是。為避免賓奪主位起見，關於一切仁義遠說，只得從略。

子輿氏是一箇最負責任救民的，在野政治家。所以他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我們乍看來，覺着這話的口氣，似乎太大，不，他是一位實行家，不是紙上談兵，更不是吹牛。因為戰國時代的社會情況，他非常熟悉而明瞭。他認為當戰國的紛爭時代，是統一天下，而行王道的絕好機會。他說：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所以他說：『以齊王猶反手也。』不是空談大話！

三 孟軻的革命思想

人人可以知道，孟軻是一箇倡導『性善』的首領，是一箇善養浩然之氣的達士；如果從政治方面來考察，他正是一位革命家。是一位，倡導打倒尊君主主義的革命領袖。他只知君是率領民乘向光明的路上走的領袖。至於君的享用，比平民較比闊綽一點的，是他勞心勞力應得酬報。至於有不以仁義施諸民的，殘暴人君，他便認為那是一箇匹夫。一箇殘暴的匹夫。所以他極表同於湯武的放

桀，誅紂，因他們確能伐暴救民。他以為：唯愛民者，可以為君。不然，便應該推翻了那箇君位，再讓給能够「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的仁人也。

有一次，齊宣王問他，為臣的可以不可以弑君。問的意思，是譏諷周武王不當伐紂，子輿很爽利的答道：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他又說：「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在專制魔王的勢力範圍以內，竟敢公然發表這種論調，這一箇有膽量有識見的政治革命家，是如何的使人欽佩？

他的眼光的明銳，直可燭世，古今來，興亡變遷，都深深的印在他的心痕中。所以他能見到治國方策的隱微——他的平民革命思想，便是這箇葫蘆裏取出來的藥。

他每和諸侯們講道的時候，他的談鋒裏，總蓄着施仁義，則民悅而從，不施仁義，則民怒而叛的革命鋒芒。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這一類的話，已是屢見不鮮。更較為激昂的，便是對待魏惠王的一段話：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殍，而不知發；（按即放賑）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

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再引他和齊宣王一段談話，更覺他政治革命思想的情景逼真。並且可以見出來他談鋒的銳

利。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返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按即絕交）

曰：『士師（按即官吏）不能治事，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按即罷職）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齊宣王雖然不答，子輿先生自己早已有了了一定的答案了。

四 尾聲

孟軻的政治學說是渾括的，是前後一貫的，以上的介紹委實有些簡略。但是，至少也得窺見他是一箇民權運動的領袖，和欲續傳堯舜其相政治的一斑！

我們既知道，他政治學說的大概，再放眼看一看，我們中國的現代政治，和中國現代的政治家，我們貴國的政治家，有多數是專會殃民，專能利用軍閥們去打戰。他們如果想一想：『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的話，能勿愧死？

子輿氏說過：『仕非爲貧也。』那麼，北京政府的賄選，更是何爲也？也許現代的物質進步了，他們不得不那麼作？我真有些莫明其妙。可敬的一箇二千年前的政治家，對於惡環境的包圍絲毫不生影響。談起來，條條有理，處處是道，雖不見用於諸侯，他的學說，已是打入了民衆的心坎。不想傳到現在，不唯不見其改善，反比專制時代的宿弊，更花樣翻得多了，說起來，我真替現代的壞政治家慚愧！

我作這篇似通不通的文章，沒有別的希冀，只求能引起閱者研究孟氏的政治學說的興趣，和對於中國政治有一種改善的貢獻，那便是研究孟子政學說數年的成績，和這篇文章的代價了！

□ 王充謂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吾人今日求

學必如何而後可以免二者之弊，試各抒其見。

武昌武漢中學

王良善

自從歐化東漸，古學的勢力漸漸衰微了。一些新式學者，大聲疾呼的高唱文學革命；有的說，古學太精深了，損害腦筋；有的說古學太零雜了，沒有系統。而一些古學大師冬烘先生，又說新學是麻

肉的文學，說一句話，什麼呢，嗎，呵，呀，粗而且俗，簡直同未開化的人民一樣；就是號稱文學大家的，也不過是記得幾箇紅的花，綠的葉，愛之神，天使……的話兒罷了。兩方面所談的，各是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孰是孰非，差不多將曲直弄得沒有標準了。

我們青年的腦筋，是很空虛的。要想充實，除了灌輸，當然沒有別的法子。灌輸的唯一方法，就是讀書；讀書第一層手續，必需選擇。而國內的一般先覺，又多半互相爭論，不指示我們一箇門徑；學校內的教師因為潮流的起伏不定，亦不能武斷我們的去取。我們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應取如何的態度，著實是青年學生讀書的先決問題。現在把我箇人的意見，寫在下面：

在這新舊過渡的時代，是非固然不能一致；但是據我們的經驗考察，一件事能設在世界上成立，必具有一種長處。新舊兩事，當然也是一樣。只要有了這箇觀念，再加上些研究引證，問題就快要解決了。但是青年們的腦筋，又很是薄弱，想要自己斷定是非，頗有難點。不得已就要搜集名人學士的言論，——不是一方面爭意氣而有經驗合情理的言論——作我們的根據。我相這箇方法，是我們青年學生解決難題的一種很妥當而很有效驗的一種極簡單的手續。

關於這箇難題的批評，漢朝人王充說得有「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

的兩句話，很是貼切。他的意思，是覺得新舊有連帶的關係。知古不知今，那就昏沉得很，禍至而不避，譬之無水而沉一樣。知今不知古，也是知識淺陋，少見而多怪，恰如盲瞽不見相同。我們想免掉這箇弊病，第一要破除門戶之見；把古今看作相同。孔子說的『溫故而知新』，胡適說的『我們今日用歷史的眼光看來，只見古今一線相承，演化不息』，都是這箇意思。因為進化的公例，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化，此時代與彼時代的文化，雖然不同；究其實不過是把彼時代的文化，改頭換面的另建了一箇新彼時代的文化罷了；而內部的構造，以及構造的原料，還是一樣。胡適舉的一箇例子，說得很好。那箇例子是：『宋儒憑藉漢唐的經學，加上佛家與道家的影響，參考的材料多了，他們對於古書的了解，往往有確然超過漢唐之處。但他們爲中興儒教起見，雖得力於佛老，而不得不排斥佛老；又爲自尊其說起見，雖得力於漢唐，而不能不壓倒漢唐；誰知他們的權威太大，終久要引起反宋學的運動，於是清儒皆得力於宋學，而不能不充分排斥宋學。』我們看了胡適這箇例子，對於新舊學說，互相排斥，而實則原是一箇東西的原因，當然是澈底的明白了。那末，不分古今，一并研究的這種平允的態度，就是我們進行的門徑，應取的方針了。

上面的話，本已簡單說出了免掉弊病的方法。但是如果還沒有十分的明了，我們又進一步研

究，拿梁任公的話補充一下，梁先生的話是：『外國名著，組織得很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齊齊擺出來，可以做我們的模範，這是好處。我們滑眼讀去，容易養成享現成福的少爺們，不知甘苦來歷；這是壞處。中國書未經整理，一讀便是一箇悶頭棍，每每打斷趣味；這是壞處。逼着你披荆斬棘，尋路來走，從甘苦閱歷中磨鍊出智慧，得苦盡甘來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卻最真切；這是好處。』他的意思，是說中外（愚意與此題古今相仿）的著作，各有長短，換句話說：即是只要我能博採兼收的研究，古今皆有益處，不必將古今之間，畫一條鴻溝隔住。談到此地，我們可以得了一箇歸納的方法了。就是我們研究學問，不可偏於一面；要放大眼界，擴充學問的範圍，不論古今，只要是好的，不全是壞的，我們都一并的講求學習，將新舊聯絡到一起，這是我箇人的意見。

□ 早婚與晚婚問題

馮山第
二高小 華英芳

近來報端雜誌上，關於討論婚姻問題載的很多，但各執意見，言人人殊，使看的人無所適從。今特草此篇，討論兩說的利弊，並求箇折衷的辦法。

在反對早婚的方面說起來，以為男女未完全發育就結婚，身體健康一定要受影響；而且青年意志薄弱，一旦為情所溺，學問上也難有進步。這種說法，也有相當的理由。因為我們中國沿數千年

因襲的禮教皆以「五世同堂」「孫曾繞膝」「了卻向平之願」可爲家庭中無上幸福，因以養成這種早婚風氣。所以生出來的種子都不強健，不是體質虛，就是先天不足；此種不健全的分子在社會上有什麼用呢？還有這種分子的生產力也一定很小，生產既少，而消耗又多，國家怎能不貧呢？所以中國貧窮，早婚也不能不負點責任。我國古時的婚娶制度，「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原是很適當的結婚年齡，不過後來爲父母的抱孫心急，便把這時間提前了，以致種族一天弱是一天，爲世界現在的弱種族。所以中國雖以產種爲世界第一，因弱種生產力減少的關係，比較起來，反不如西方產種少的合算。以前談婚姻的沒有，不信以上說法的，因爲這弊病很容易看出。到了近來，才漸漸有反對的，且看他們這反對方面的理由：

此說爲反對第一說而起的。他們看出禁止早婚有許多更甚於早婚的弊害。凡人都有兩大慾望，一是食慾，一就是色慾。我們食慾衝動的時候，必以食物來滿足他的慾望，不然就要受飢，再不然就要餓死。色慾也是如此，倘使不能滿足他的慾望，也是生弊病的。所以假若色慾到正當時期，不能使他充分發展，不是輾轉反側，就是別生他計，必定滿足他的慾望而後止。窮斯濫，濫斯邪，一切疾病及不好的行爲就緣此而生了。前年柏林大學行體格檢查，據報告說學生一百人中，有九十箇患花

柳病的；至於別的國家青年患這種病的，也有十之七八。這就是晚婚的結果！又據美國監獄調查表的報告，囚犯中百分之六十是未婚的人。這也是晚婚的結果！此種理由也很充足，因為有許多繁亂，都是起於未婚的人，在西洋這種事實尤為常見。若問晚婚既然有如是弊害，為什麼西洋各國還都倡晚婚呢？是的，因為他們晚婚才有這種結果；但他們也有不得已的情形。現在世界漸已進化，生活程度也因之提高；一箇人在社會上生活已很不容易，若再添一室家，什麼一切家具咧，用費咧，兒女教育費咧，又多幾重負擔，他們怎麼能在社會上生存呢？因此，他們雖到正當的結婚時期，也不能結婚了。所謂晚婚可以強種，不過困於生活艱難的一種無聊語罷了。反看我國這弊害便很少。也是便於早婚的緣故。

綜上兩說看來，各有理由，不過眼光都太小，只看見一箇區域，復全世界普遍的比較一下。說早婚有害，固然也有相當的理由；然而也因人種氣候之不同，在此有害，在彼或為無害，不能一概而論的。即如晚婚固好，而在西洋就因之社會繁亂；早婚亦固好，而中國印度日本因之而產生弱種。印度有八歲出嫁，十三為孀婦的。早晚婚的利弊能說定嗎？現在折衷的辦法，就是斟酌各民族氣候地方不同的情形，在他們身體發育完全的時候，定箇時候結婚。勿失之早，亦勿失之晚。西洋既然有那樣

不得已的情形，已無法可施；我們東方民族——尤以中國爲甚——早晚都行，就可以以我們中國古時「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古制，作爲結婚最適宜時期。識者以爲如何？

□ 我們服務社會應該盡自己的責任麼？

湖南第二師
附屬小學 梁 政

爲什麼做事要負責任呢？這句話說得很奇怪，我真是不懂，不過我自進學校以來，聽得先生說過幾回，所以還有點影響存在腦海裏，恰巧今天出的這一箇題目不能不去思考一下，但是想來想去，終不能想出最良善最有道理的意義來，不過腦子裏似乎有幾句話在那裏半吞半吐，要說不說的樣子，確實有點難哩！

唉！現在中國社會裏面，鬧得很糟了。我們過細考察起來，就是一班做事的人，不負責任。我們要想把社會弄得有進步，無論做什麼事，應該盡自己的責任才好。怎樣才算盡自己的責任？我現在把做學生的和做教員的，來舉箇例，寫在下面：

A 做學生的，應當要把自己那日所教的功課，一一做完，若是值日生，灑掃生，也應當做的齊整整。還有對於師長要恭敬，對於規則要遵守，對於朋友要親愛。凡是酒色財氣四字，都要除掉，若如此做去，可算學生盡了自己的責任。

B 當教員的，對於授課不要任意缺席，講書要盡力預備，不要糊糊塗塗的就算了。對於自己的品行，更要高尚，怎樣呢？因為做學生的，有一種摹仿的性質，對於言語，一舉一動，都要特別謹慎才好。這裏面還有種種的事，不能細細說明出來。當教員的，若如此做去，也可算盡了責任。還有許多的事情，寫不勝寫，但把這兩種對於我們本身有關係的，寫一下罷了。我國人民，在社會服務，箇箇能盡自己的責任，自不難成一箇最強最富的國家了。

若全國人民，箇箇不負責任，不但社會不能安寧，就是國家，也不能自立。做學生的，不專心求學，工業家不專心製造，商人不安心做買賣，農民感受物價昂貴及失業的痛苦，不能盡力去耕種，因此，社會越鬧越壞了。照這樣看來，同胞們！我們服務社會，應當要盡自己的責任麼？

□ 論初學短篇小說法

江蘇
二師 唐化琴

短篇小說的意義和做法，胡適之先生早已在論短篇小說篇裏很詳細的很明白的告訴我們；他下的界說裏說：「短篇小說不是單靠着篇幅不長的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的文章。」這條界說，固真沒有一箇人批評他不對。但是我們初學短篇小說的學生，文字既很粗陋，經驗又很缺乏，怎能用最經濟的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

面去做小說呢？所以往往感到無窮的困苦，難能依據這條界說，這是大約因為做無論什麼文章，必有由淺而深，由粗陋而精細的路徑；做短篇小說更加是這樣。因這緣故，初學的人，勉強照了胡先生的界說去做，往往受着畫虎不成反類狗也的毛病。我有鑒於這一點，所以把他分爲三箇時期——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三期爲精細和深超時期，可照胡先生的說界去做；第二期爲精細和粗陋深超和淺卑的中間時期，作法因我沒有到這箇時期，所以不能得而知之，現在且不談及，等我到了這箇時期，和諸位再談罷；所要講的，就是第一期——初學做法，請看下文。

一、取材法 初學短篇小說，取材不宜深遠，宜求淺顯，以便易於描寫；不宜選陳腐沒趣的材料，宜選新鮮而有趣味的材料，使閱的人不以文字粗陋而生厭惡心。

二、佈局法 初學短篇小說佈局法，可拿初學畫圖來比方，初學畫圖，必先觀察畫物的形狀，把觀察所得的印象，和對於畫物所生的情感，一一表之畫幅上，然後塗以光色。初學做短篇小說法，也是這樣，必先考明所做的事實，把自己對於這件事的感情，印在腦海裏，然後一一描寫出來，這是初學短篇小說的佈局法。

三、詞句 我們無論做什麼文章，都爲的是要發表我心懷裏不能直接告訴他人的意思；因此

做時最宜注意詞句顯明，使讀的人易於了解。做短篇小說，更加應該這樣。所以初學短篇小說，詞句應該清爽簡單，不究文氣，儘可直接爽快，平淡通順，盡量說出意思；切不可嚕哩嚕噠，更不可學老學究的做法，引用古典，拘於句法，把所有的思想，不能充分描寫出來。這是初學短篇小說最犯忌的一點。

四、描寫法 短篇小說的描寫法，胡適之先生拿樹的橫截面來比方，這箇譬喻很是正確。因為樹的年紀，數了年輪，的確可以知道；一人的生活，一社會的變遷，一國家的歷史，從可以代表全部的橫截面看去的，確可以曉得全部。所以初學短篇小說的人，也應當尋出人生或社會或國家的橫截面，描寫出無數的年輪，使他人讀過之後，便知道這人生或社會或國家的全部。

上面所說的是我經驗上得來的，雖不能算做初學短篇小說的良法；但是我的理想中，以為可以幫助學的人一臂之力。不過有一件事要請諸位注意，就是：不可以離胡先生的界說太遠。（上半篇裏說過）以期進達第二和第三期的界限。

□ 學友共進社宣言

江蘇第二代師 李懷清

美國杜威博士說：『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社會就是學校，學校就是社會。』而我國莊子也曾說：『學而不能行謂之病。』那末，我們在校讀書的目的，不是要『學以致用』的嗎？但是

達到這箇目的，談何容易……

我國讀書的人們，向來只管囁哩咕嚕地念着呆板的書本，別的幾無所事事，（其實並不盡然）對於什麼團體的訓練，那更是萬萬理會不到的了；他們就是讀遍羣書，不過博得一位「書篋博士」的頭銜，我試問有什麼用呢？在現在新潮流激盪的當兒，已有不少的覺悟的青年，集攏起來，豎起反對的旗幟，手攜手兒，向前開步走了！我們也是廿世紀新少年的一份子，當然也要集思廣益，共同研究，為我們達到最後目的的準備，所以我們校裏前期幾箇同志，有學友共進社的組織；牠負有絕大的使命，現且略述於次：

（一）打破級別觀念，彼此聯絡感情。

（二）砥礪學行，免為將來的落伍者！

（三）養成團體的習慣，練習辦事的能力。

我們在裏面工作的園丁，固然應持堅毅——果決的態度，研究——進取的精神，還希望——十分的希望其他的老師和同學們，給以相當底扶助和指教；庶幾乎這柔弱——嫩脆的小草，得着時雨的灌溉，漸漸地造成牠的蓬勃的新生命！藝術之宮，象牙之塔，將來得實現與否，全在我們積極底努力！

志者曷興乎來！

□ 愛己主義與愛他主義

南通白蒲
公立高小 顧鍾琦

單獨一箇愛字，牠的種類很多；有所謂兩性的戀愛，有對於美的物品的愛，有維持人生的愛。我現在所說的愛，是單指維持人生的愛。在這範圍以內，又分出兩種：

(一) 愛己主義——專以增進自己之利益幸福為標準。

(二) 愛他主義——以增進他人之利益幸福為標準。

現在一般人，多半主張愛己主義；他們無論什麼事，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及不幸失敗了，那時候孤立無援，誰來照顧他，誰來維持他。那時悔也遲了！

這樣看來，我們必定要主張愛他主義，因為愛羣是人生第一要務；簡人是小我，人羣是大我，要小我結果美滿，必求大我充分發達。而且我既能愛人，人必愛我。古語說：『愛人者人恆愛之。』就是這箇意義。所以一地方能實行這主義，則一地方的人，必定羣策羣力，而成爲模範之地。一國中能實行這主義，則一國之人，必到處皆是和藹可親的同胞；而成爲真正共和的國家。全世界能實行這主義，則國與國的界限，也就無形的消滅，而成爲大同世界了。吾輩青年！趕快地實行這愛他主義罷！

我之寒假期內生活一斷片

廣東第一中學 黃炳泉

別離家鄉已經半年的我，現在因為我們校裏放寒假的緣故，居然可以抽空回家，再觀故鄉的景物了。在這僅二十天的短促時間裏頭，如果想預備一種大計畫，去幹一件大工作，誰都知道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且除去來往間火車輪船的生活，和元旦前後的幾天之外，更是所餘無幾，所以我當假期快到的那幾天，天天都心裏忙着，翻來覆去的左思右想，可是到底沒有想到那一種適當的計畫。

「噹……噹……噹……」鐘鳴六響了；我因為昨天夜裏心煩意亂，直到三點鐘才睡着了。今天總覺得有些疲倦，而且天氣這麼冷，瑟縮在被窩裏，還有些寒氣襲人，誰還敢跑起身來？可是那無情而帶有警告語氣的鐘聲「噹……噹……」的響了六下，好像在那裏告訴我說：「船快要開了！你還在這裏躲懶做什麼？」停了一會，牠那「達……達……」的聲音，又好像很嚴厲地在那裏說：「快起！快起！再遲就不及了！快起！快起！」牠有意無意的連連催着，我這貪睡畏寒的心，卒至敵不過我那懼怕趕不上搭船的心，遂立即鼓起勇氣起來，推窗一望，不覺大喫一驚，「呀呀」的叫起來；原來今天不只北風凜冽，寒氣襲人，而且添上的那「宛如游絲」的細雨，不斷的灑着。這樣的

天氣，你試想想給了旅人多麼苦悶啊！

『行了，決意行了！』最後我決定這麼辦。

車到台城的時候，連綿的細雨，仍下箇不止。我只得和我同行的朋友朱君，到城外的東南旅店住下。這樣一來，一則可以拜候城裏的舊朋友，二則別離台城久了，也想閒逛兩天；三則因為我屋裏隔離落車的地方還有三四里路，多住兩天，候天氣好了，然後起程，也比較勝一籌。——因為上述的原因，所以我們住了一天之後，還想繼續多住兩天。可是事有湊巧，我們竟被鄰房住客的幾句話，嚇得目瞪口呆，大叫『險呀！險呀！』的連忙收拾包裹跑了。

北風吹得呼呼的響，和窗外的雨聲應和着，在這萬籟俱寂的夜裏，越顯得牠們的威風。這時候我和朱君，正在各自擁被而臥，很興高采烈地在房裏談天說地，談到好笑的時候，就呵呵大笑起來。後來不知怎麼樣，連鄰房的住客，都動起興來，於是他也和我們湊趣說了幾句；可是我們都不放在心上。忽然他說：『我好危險啊！』於是我們驚奇起來，忙問道：『爲什麼？爲什麼危險？』他就一五一十的將他遇險的情形說了出來，在下面一段話，就是他的一段遇險史了。——也許是二百餘人的被禍慘史罷。

「今天我從江門搭火車回來公益的時候，本來想趁往來公益新昌的單行火輪船返新昌，可是奇怪，當我跑到碼頭的時候，我的朋友吳君，忽然迎面而來，把我一把揪住，問了幾句別後的話。我偷眼一瞧，船已解了纜，慢慢的移動了。我明知道沒有法趕上，不覺頓足歎氣的說道：『不好了，開的這麼忙！』說時遲，那時快，隆隆一聲，可憐滿船三百餘人都被傾下海底去了。」

我聽到這話，嚇了一跳，忙問道：『後來怎麼樣？這三百餘人都死了麼？』他答道：『我眼見的逃生了百人左右。唉……可憐……唉……』我們再問了幾句當時情形的話，他都一一告訴了我們。我因為這箇緣故，恐防消息傳到屋裏，令家中各人掛念着——尤其是年將五十的母親，所以和朱君商量妥當，決於明天早車起程，風雨不改。及至到家以後，問問他們，他們說完全不知，我始放了心。倘若知道了，又給他們一番『提心弔膽』了。這一次消息不靈的人，反比消息靈通的便宜了許多，奇了！

光陰過得很快，除夕快就到了。這天食晚飯的時候，一家人都會在一起，母親微微笑着，瞧着我說：『我的兒，我今天多麼快活啊！』十齡的小妹妹，也在旁邊笑嘻嘻的牽着我的左手說：『哥哥，你

不在家的時候，什麼時節母親都沒有心過，也不多買些度節的食物，累得我也食少了許多。」伊說完之後，又推近我央求道：「好哥哥！以後無論過什麼節，你都回來罷。」我聽了，忙撫弄着伊那黑而柔的頭髮，微笑道：「好妹妹！我就依你的話，以後過什麼節都回來就是了。」小妹妹聽了，喜得眉飛色舞，笑呵呵的斜着母親，笑問道：「媽！哥哥說的可真麼？」母親笑道：「你問你哥哥就知道了。」於是伊又轉身問我：「哥哥！你說的可真麼？你若不回的時候，又怎麼樣？」我笑着答道：「那有不真的。」說時我瞧一瞧母親，覺得伊面上那一種歡喜之容，比平日大大不同。小妹妹小弟弟也坐着微笑。這真所謂其樂融融了。

統計這寒假期內，虛擲光陰二十多天，耗費金錢三十多元，本來沒有什麼成績可說，最大的成績，可是算博得母親「我的兒，我今天多麼快活啊！」那一句歡樂的話了。至刺激我的腦根最猛的事情，還是那鄰房住客的一席話。

□ 武漢旅行回想記

九江
三中 宋孝璠

我同我們同學到武漢旅行的事，還是在四月二十六日，離現在差不多有半箇多月。腦中景象，有些模糊，不能記得十分清楚。現在拉雜寫來，自不免沒有些錯誤。但是這點雪泥鴻爪，總算是我旅

行武漢一點紀念罷！

我還記得，我們離開九江是在二十六日清早，但是頭一夜沒有睡，並且在蘆船上領略了春暮江風的味道，那一陣陣的江風，吹在身上，好不冷人！但是我同幾箇同學——尤其是我，受這苦是應該的；因為大多數同學都剛入睡鄉的時候，被我們幾句「江永快到了」的聲浪騙去的。我在此時想起此事來，我真不該呵！

我自有生以來，沒有乘過輪船，這回是破天荒頭一次，心中快活極了，情願強打精神，去享那在船頂上的滋味——一半也因為臥處不好；空氣太複雜，沒有外面好——那江風吹得我的衣襟擴張，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的風味。那黑烟一陣陣的同雲飛去，那水滔滔的東流，是多麼自然壯闊適意！那兩岸村舍斷續相連，從那青青的夾岸垂楊中露出一角，是多麼清靜美麗！那時候的我，躺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什麼都忘懷了，只覺得大自然可愛；恨不得常這樣的在他懷抱中，常這樣的忘機呵！

我們在船上有一日一夜，經過了蘇東坡遊過的赤壁，經過了鼎鼎有名的大冶鐵廠——石灰窯。我們是在將曉未曉的時候抵漢口；在未到碼頭以前，望見漢口燈光閃爍，燦若列星；真不愧為國中重鎮，使我們羨慕的了不得，目的地到了，我們便鼓舞的上岸，住在一家旅館，牠的名字好像是叫做

平安旅社我們稍爲休息一會，便開始工作了。

我們這回旅行是修學旅行。雖然在武漢住了四日，但是得到了的學問卻很少。我們頭一天是到武昌參觀學校，第二天是到漢陽參觀兵工廠，第三天是到武昌去賽球同赴武昌大學江西同鄉歡迎我們的歡迎會，第四天便隨各人自由行動，因爲在那夜便要乘輪回潯，現在我將旅行武漢所得的寫在下面：

(一) 教育 我們在武昌只參觀三箇學校，因爲時間促迫，不能多多參觀，我們最滿意的，便是參觀湖北省立模範小學校，規模宏大，有南北東西四院；其設備之完全，成績之優美，爲中華冠，但是據我所聞，湖北的教育很腐敗，同江西差不多，我記得在歡迎會中，有一位同鄉學生說：「你們到武漢來是空走一遭，武漢只不過比江西繁華，有些古蹟。至於教育，與江西差不多相等，甚至還不如。」我們校長比我們多參觀了幾箇學校，他也說道：「以湖北獨一無二特設的高級中學，辦事員多至十人，書記多至八位，但班數不過四班；校長主任，皆無一人在內，而且設備不完全，學生精神頹廢，達於極點，一其腐敗狀況，可想見了。湖北教育爲什麼這樣腐敗呢？一半是因爲吳佩孚竭力榨取湖北錢財，以實現其武力統一之夢，以致財政竭蹶，一半因爲各學校校長同主任，差不多都是議員政

客先生們，所以校務遲頓，教育腐敗，我們教育界受他們的賜真不少呵！

(二) 實業 武漢的實業很發達，在武昌沿江有幾箇紗廠，在漢陽有鐵廠，有製藥廠，漢口有肥皂廠，火柴廠，尚有別種工廠；機聲軋軋，煙突林立，長江中流，上流實業，以此地為第一，各種貨物，大都較九江為廉賤。

(三) 商業 漢口地盤廣大，可抵五六箇九江，商業繁盛，為中國內部第一，但外貨頗多，原料又多為外人吸去，望吾國民，快快起來籌備抵抗。

(四) 市政 武漢市政雖為內地冠，但中國街道不寬，又不清潔，小巷往往臭味難聞，同租界有項背之別，娛樂處所，以新市場為最，但人聲嘈雜，空氣又不新鮮，不特不能怡悅心情，調劑生活，並且令人疲倦，此地妓女頗多，追逐於紅粉隊中者，比比皆是，漢口電燈日夜不熄，自來水也很充足清潔，同中國各地比較起來，也算鳳毛麟角。

(五) 交通 武漢是中國南北的樞紐，北有京漢路通京津，連京奉，同西比利亞路相接而至歐洲；又通過隴海路，東同津浦路接，西至陝西；有正太路分往山西，東有大江輪船，經過贛皖蘇等省至上海，同外洋交通，南有粵漢路至萍鄉，西有江輪經湖南至四川，四通八達，交通便利，而且形勢重

要，是中華民國的發祥地。

(六)名蹟 我們在武漢因為時間緊促，各處勝蹟，未能飽看，只遊了首義公園同黃鶴樓，但還是順便流覽的。首義公園是辛亥年武昌起義的地方，後來便造了這公園來紀念，裏面有陳友諒墓，碑額爲大漢皇帝陳友諒墓，是鼎革後樹立的，我在這裏有點感想，就賦了一首七律。

鼎革而今十五年。終朝滿眼盡烽煙。頭顱輕擲終遺恨。肝腦先塗此著鞭。縱有桃源無策避。空留剩跡有誰憐。低徊百拜傷懷甚。爲感前塵一惘然。

過了首義公園，便是黃鶴樓，是在蛇山頭上，這裏有抱膝亭同奧略樓，沒有黃鶴樓三箇字。據我們的老同學——在這裏讀書的說，黃鶴樓已燬於火，這兩樓中間的空地，便是牠的遺址，此處有好多字碑，我只記得一聯，是黃山谷先生做的，其聯爲：

燕入羣花飛下上。蝶尋芳草戲翩跹。

我在這裏也隨興做了幾首，現在把牠們寫在下面：

當年鶴去嘆樓空。此日殘碑亂草中。千載我來搜廢址。城頭但賸夕陽紅。(過黃鶴樓故址)
抱膝臨江待鶴歸。亭空鶴杳事全非。江流淼淼晴波外。孤鳥白雲錯雜飛。(抱膝亭)

我們離漢口是在三十日晚上，是住在輪船第三層走廊上，因為艙裏空氣不清潔，在這船上我看一件事，心中很覺得不快，就是在這船第三層前艙和後艙相連的門上，釘着一塊牌，上面寫道：「這是洋先生的住地，旁人不能進來。」唉！這是一件何等傷心的事呵！我們在五月一號清晨抵滬，這回旅行算是告了一箇結束，但是我們抵滬的時候，正葉開鑫在湘省同唐生智大戰的時候。

民國十五年七月最新出版的

表解
說明
最新中華形勢一覽圖

地圖爲研究地理必備之書。貴乎「新穎精確」。本圖即依此旨編著。繪圖三十二幅。附名勝及形勢插圖九十幅。附說三十二篇。計十七萬餘言。圖末增附國恥等表九張。約而言之有十大特色。

- ① 適合新教育精神
 - ② 提倡國家主義
 - ③ 注重人生地理
 - ④ 注重民國生業
 - ⑤ 注意水陸交通
 - ⑥ 注意邊境疆界
 - ⑦ 改正俗本謬誤
 - ⑧ 說明淺顯雅潔
 - ⑨ 取材新穎
 - ⑩ 插圖豐富
- ★ ★ ★ ★ ★

至圖說對照之便於參考。五彩精印之鮮明悅目。猶其餘事。誠地理界中獨步一時之傑作也。諸君得此一圖。可以免除讀地理枯澀無味之弊。增進研究地理之興趣。對於學年攷試地理。及升學攷試地理。均可高枕無憂矣。諸君盍興乎來。（印有樣張函索即寄）

全書一冊 定價二元
實售一元四角 郵費一角

上海東方輿地學社出版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詩 [甲]

夜泊

福建斗南
師範畢業 王振華

寂寞寒江一葉舟。澹雲殘月使人愁。中宵耿耿聞鷄舞。擊楫空懷祖豫州。

曉發

王振華

西風一葉下潯洲。無限晨光無限愁。回首山澍何處客。心常共水東流。

夏夜即事

上杭
中學 林其貞

靜立檐前作嘯歌。紗窗吹透晚風多。東山皎魄遲遲上。鎮日詩情付碧波。
柴扉半掩不全開。醞醪消炎再一杯。卻喜封姨能解意。荷香陣陣暗吹來。

半臂輕紗爽意添。涼風吹遍卻餘炎。北牕高臥忘愁事。睡眼迷離望玉蟾。

碧樹環村鼻細煙。橫陳一榻樂陶然。香山自有優游事。家在橫琴掇水前。

春日遊燕巖寺

湖南慈利啓明
國文專修館 羅金奎

羊角山腰燕巖寺。春來載酒幾回遊。仙緣欲覓知何處。洞口蘿牽月半鉤。

零陽勝境此稱雄。乘興登臨石徑通。綠水青山舒醉眼。披襟更喜恰當風。

丙寅初夏雜咏

堂陰師範
畢業 孫炳桓

初來新燕等飛花。心急尋巢路恐差。吩咐兒童簾快捲。莫教飛到別人家。

開到薔薇夏已交。晴雲猶鎖綠楊梢。不知野外

蛙鳴急。疑是催花鼓。又敲。

送別

太倉 四中施志新

葉落楓林兩岸秋。曾於南浦動離愁。祇今一片江南月。不照歸舟照去舟。

神州

河南黎 明中學馬宗本

神州萬里徧煙烽。蒿目難禁血淚紅。蠻觸相爭方未已。更看羣盜起如蜂。

饑饉頻年劇可驚。農田無復望西成。千家禾稼傷枯槁。誰憫哀鴻遍地聲。

枉播虛名號共和。中原魍魅逼人多。澄清待攬中原轡。好爲蒼生起宿疴。

柳隄

山東 四師戚宗光

煙鎖三千柳。霧迷十里隄。昨宵新雨後。岸與午

潮齊。

秋燕

吳 吳居錫純

我亦悲秋常作客。憐渠遠道欲何之。慙慙似訂春來約。惆悵重逢社後期。畫棟月明空翠幕。野棠風冷卻清漪。晶簾十二垂垂靜。添得離思酒滿卮。

春夜

吳 吳潘 撰

子規聲裏夜沉沉。花睡庭前月弄陰。蛙鼓亂催眠不穩。小樓燈火出疎林。

暮春即景

安徽 二師汪介人

春到清明綠轉肥。殘紅點點報將歸。黃鸝老去歌聲渺。粉蝶忙時風信稀。南畝農人勤叱犢。北窗蠶婦預藏機。閑情多少隨流水。早檢行裝備

夏衣。

鬪蟋蟀

研江黃繼
扶雅中學羅

霖

頽垣破屋蟋蟀多。兒童兩手執一柯。挑剔半晌
覓不得。忽然跳出古牆阿。一手撲來不肯棄。身
軀差大稱得意。放入疎籠教幾天。藉爾逢場堪
作戲。鄰家小兒將兵來。同時一躍上將臺。手揮
小草當劍戟。語若雷霆代鼓催。張牙奮翼始交
戰。此時勝負猶不見。一番搏擊勝負分。負者勃
然顏色變。芒芒趨出挖荒城。頃刻又頽上谷兵。
踟躕搔首問謀略。儼然羽扇揮孔明。孔明妙計
天下絕。約戰不許持寸鐵。自此七縱七擒之。觀
者嘻嘻哈哈交口稱雄師。

夜雨

湘陰師範
範學樂陳秋生

風雨交加夜半時。催殘花卉有誰知。簷鈴鐵馬
驚酣夢。推枕挑燈有所思。

無題

常熟天
顧學社龔斗寒

紛飛勞燕各天涯。咏到深情與更賒。偶有蝶來
花似笑。絕無人處月偏華。心非鐵石尤關念。志
豈冰消總戀家。一覺羅浮春夢裏。枕傍淚漬盡
成花。

魚

倪蔭墀

映水銀鱗小。悠然任所之。他時江海去。鼓浪化
鯨鳍。

漁

倪蔭墀

垂釣滄江上。浮沈不繫舟。魚蝦生計足。終歲樂
優游。

學生文藝叢刊萬歲

每句冠以題字

常熟 立中學 王叔蘇

學勵青年志。生花筆一枝。文章多麗句。藝術纂新詞。叢集圖書富。刊鐫字畫奇。萬言無厭讀。歲月與時宜。

五四紀念日偕同學數人游玄

武湖因賦一絕以作紀念

南京 美中學 潘仙甫

滿湖佳景望中收。楊柳隨風舞不休。莫謂同來多眼福。最開懷是駕輕舟。

秋夜有感

江蘇 二中 羅福元

月色淒清照滿天。梧桐蕭颯未成眠。迥黃轉綠渾閒事。太息光陰十七年。

聞蟬

上海浦 東中學 許傳楨

夕陽無事獨登樓。閒聽蟬鳴意倍幽。曉霧濃時供飲啄。綠陰深處任勾留。清音訴出齊宮怨。絕調彈成漢苑秋。莫向高枝縱繁響。螳螂在後且回頭。

感時

長興 陽學社 朱夢覺

北勝南強卒未和。烽煙到處見干戈。裁兵依舊兵難少。剿匪終歸匪更多。家國早呈傾覆象。人民那得等閒過。從茲變亂尤難問。醉後狂吟哭當歌。

閨思

鹽城女 子小學 戴素琴

悵望檀郎尚未歸。不知近態瘦還肥。闌干倚徧無聊甚。幾度園林看夕暉。

南檐曝背

無錫輔仁中學 蔡啓東

今世無仁義。誰憐范叔寒。南檐日光暖。曝背倚欄干。

賣花翁

福州英華書院 沈祖牟

聲聲閨夢破。清晨十字街頭往返頻。一任選紅與評紫。白頭人載半肩春。

竹夫人

沈祖牟

骨節玲瓏妙若仙。專房寵愛占炎天。湘江貞淚分明在。消夏如何伴客眠。

春雨

上海市北公學 李振漢

輕煙漠漠釀春寒。春事闌珊不可看。底事情花人獨立。漫天紅雨壓欄干。

絲絲微雨灑春林。多謝東皇雨露深。只是看花

漫飲酒。耐人尋味是春陰。

春城時節敞筠筵。桃李芳菲柳正妍。綠水纒添三尺浪。青煙輕漾九重天。

賣花巷裏聲何早。獨客樓頭夜不眠。莫怪行人腸欲斷。釀寒春雨太連綿。

感時

長沙協均中學 段承璋

感時

玉露金風日。吾心正隱憂。馮張方構隙。湘鄂又成仇。但見人爭鹿。何時國有鳩。興亡渾閱盡。極目楚天秋。

村居

上海惠文專學 高文雲

村居

有溪有竹有桑麻。遠遠烟村淡淡花。茅屋幾間田幾畝。幾生修到那人家。

春暮

江蘇七中 王道一

煙迷極浦樹扶疏。閒立橋邊問老漁。流水聲中三月盡。武陵春事近何如。

落花

川羅體仁

殘紅亂落點蒼苔。未忍呼僮盡掃開。曲徑閒游人去後。隨風吹送入簾來。春光迅速轉如蓬。點點枝頭落碎紅。小鳥一羣驚不散。爭啣花片過牆東。

送別

廈門集 美學校許蓮孫

客地風霜須自珍。一番叮囑一傷神。疏林不掛斜暉住。偏蔽凝眸送別人。

饒春

吳陸球

容易春歸去。闌千萬里心。僧樓鐘未報。祖帳酒頻斟。離夢牽芳草。行程護綠陰。東風留我醉。一

刻值千金。

感時

安蕭介眉

極目中原百感生。幾回烽火幾回驚。蒼天底事生魑魅。赤地無端負血腥。密電弭兵空有約。虛傳和議竟無成。而今多少傷心事。楮墨難宣恨未平。

詠柳

湖北 朱新民

風舞長條復短條。柔情合似小蠻腰。隋隄一望青無際。景色依然是六朝。

江岸晚眺

荆南 賀文明

夕陽西下影悠悠。小立江邊動客愁。晚笛一聲傳北閣。征帆萬片逐東流。爭棲鷺鳥隨枝落。自在鸕鶿傍岸浮。海外銀蟾初吐白。似眉曲曲照

高樓。

乙丑除夕餞歲

江蘇第二代師李懷清

醉飲辭年酒。笑挪歷歲錢。天倫無限樂。團坐待新年。

悼友

李懷清

君來宗孟二高將三載。才藝超羣獨占魁。與我

知音惟有子。問天底事賦英才。

壽夭雖殊同夢幻。死生難測亦天時。只憐齋志

埋黃土。忍使高堂哭愛兒。

自古交情生死見。一生一死復云何。傷心一別

千秋恨。使我徒廣蒿薤歌。

雞鳴風雨幾霜辰。好學如何竟喪身。從此芸窗

長寂寂。願瞻遺象倍傷神。

英魂渺渺歸何處。無復荒郊結伴行。回首去年

春二月。縱教入夢也吞聲。

多才如妒我呼天。好月奈何不再圓。肥馬輕裘

悲舊雨。聊將絮酒奠靈前。

最痛山陽孤笛冷。傷心豈獨哭人琴。招魂江浦

魂來否。綠水迢迢一片心。

記得平時笑語溫。而今風雨悼孤魂。風光不減

年年好。此後怕過老葉村。君之居處余來校所必由也

哭友齋齋淚已枯。哀詞欲寫苦模糊。分明萬語

千言在。直到拈毫一字無。

秋感

李懷清

西風一夜愁多少。才送春歸秋又老。月色淒涼

雁影橫。蟲聲唧唧添煩惱。

春日閒吟

安徽昂 中學 昂 文

桃李花開體態殊。天然香色足清娛。朱顏若使常相駐。留得尋春客也無。

陵陽山下郡城東。萬樹桃花歷亂紅。卻怪垂楊低拂岸。蘭舟不繫繫春風。

好花開遍綠楊堤。出谷金鷺到處啼。最愛江南風景好。敬亭山外畫橋西。

遊破山寺

常熟陶醉菊 廣東

猗猗竹徑自清幽。靜聽松濤似急流。省識破山風景好。課餘無事獨閒游。

不平

安徽六安 崇文社 呂仰周

醉握吳鉤氣不平。誰將旂鼓作干城。男兒壯志休磨折。自古英雄到晚成。

寶劍由來最解情。匣中常作不平鳴。光銜欲奪天空月。惹起蛟龍海上聽。

世態炎涼苦未勻。蒼生多少竟憂貧。雄心起舞劉琨劍。誓代天公掃不仁。

廿二歲初度感懷

安徽程若飛 二前

廿二韶華彈指過。悲歡水上去來波。請纓投筆休重論。心地栽培問若何。

富貴榮華未敢期。開來頻讀少陵詩。江村放意欣林木。外寵無驚到處宜。

結交翰墨好因緣。熟誦彌陀貝葉編。舊是舊非今弗論。洗心藏密仰前賢。

年來書劍兩無因。何處桃源可問津。萬里鵬程成俗見。且將安分慰慈親。

病中吟有序

安徽合肥 王守毅
正誼中學

年來余多病魔之纏。幾無歲不有藥
爐生涯。十四年秋病於合肥正誼中
學。客窗孤影。心緒萬端。前後思量。不
禁百感中來。故隨意之所之。聊成絕
句二章。不計工拙也。

病不支時力已綿。那堪困頓又經年。十三年秋彼
曾病一次
蒼何苦欺吾甚。不令愁牽即病牽。
颯颯秋風苦不禁。客窗無那病相侵。多憐惟有
花梢月。猶伴天涯太瘦生。

春遊

蘇州桃 陸彭齡
場中學

楊柳垂絲芳草生。花間嘒嘒囀黃鶯。春申澗內
飛泉急。范蠡湖濱野艇橫。

柳絮

南京正 王 雯
誼中學

絕似梨花淺淺妝。偶因風起學顛狂。春歸三月
天飛雪。節未中秋地有霜。潔白於今誰賞識。飄
零何處是家鄉。江湖我亦流離客。相見無言合
斷腸。

明陵晚眺

王 雯

郭外東風落日斜。炊煙起處有人家。荒涼古墓
留殘照。寂寞明堂噪暮鴉。幾許雄心懷故國。數
行清淚落悲笳。題詩覓得陵前石。夾道垂楊籠
碧紗。

鑑湖春遊

浙江五 華家玉
中學業

載酒吟詩泛短篷。探尋快閣夕陽中。林園興廢
頻更主。誰是風流繼放翁。

車馬湖懷古

南通海
鄉公學 吳 棫

聞道鴟夷去越年。輕裝到此暫流連。地因車馬
留名字。湖已滄桑改陸田。震主功名甘敵履。傾
城顏色許同船。卽今父老談遺跡。遙指荒江落
照邊。

春花

吳 棫

春風自東來。萬卉生機復。燦爛園中花。嫣紅更
肥綠。人言春花好。我厭春花俗。何如秋蘭幽。孤
芳在空谷。

和吳隱君寒食夜獨酌

浙江貢
試會

客裏光陰半憶鄉。夢將歸去最淒涼。年來不耐
離家苦。借酒澆愁更斷腸。

月圓花好屆清明。拾翠尋芳竟未成。最是使人
惆悵處。窗前漏盡杜鵑聲。

傷春

湖南
三師何 懋

造化誤韶華。輕寒透碧紗。連朝風雨急。落盡滿
園花。

春閨怨

安徽合
肥二中周 樵

深閨寂寞淚盈盈。午夜淒清夢不成。犬吠隔村
驚坐起。癡心直等到三更。
枝頭鵲噪淚頻揮。久卜郎歸卻未歸。可恨花間
雙蛺蝶。對儂偏學比肩飛。

詠史

如皋
中學 吳自元

何故僞爲君子儒。預玄可笑只童烏。一生肯向
茅亭老。史上誰書莽大夫。（揚子雲）

美自髻齡衆羨誇。沿途擲果至盈車。可憐一入
椒房黨。孤負河陽滿縣花。（潘安仁）

憂愁能共共歎難。敵破臣亡心膽寒。去國不嫌
波浪險。立朝爭比泛湖安。（范少伯）

休云御史太風流。情到深時性自柔。三徑鶯花
懷杜曲。十年煙月夢揚州。（杜牧之）

春郊有感

吉林
三師張甲麟

濃雲四散已天晴。攜友東郊草地行。夾道青青
楊與柳。時聞百鳥樹中鳴。

約友觀菊代簡

如皋第
二師芮玉成

時屆窮秋節。氣候覺清涼。金風已瑟瑟。玉露正
瀟瀟。萬卉漸凋落。惟菊獨昂藏。凌霜而不萎。亭
亭含幽香。黃葩與素萼。淡淡處士妝。僕曩燕居

時。闢園書齋旁。栽菊數百本。種類非尋常。朝爲

捕惡蟲。暮爲灌水漿。培植經春夏。始得今日芳。

現正發英華。遙看似金黃。特酌葡萄酒。待子傾

一觴。綴此代簡素。遣僕先寄將。惠然如肯臨。三

徑殊榮光。同詠東籬下。何讓昔柴桑。

歸燕

上海南
方大學謝鏡寰

小別經年感歲華。江南重訪舊人家。憐他也解

春光好。閒趁斜陽舞落花。

麥浪

謝鏡寰

東郊一望綠無涯。二麥葱蘢未吐華。萬頃青光

風湧後。渾疑巨浪起平沙。

戴雲山

福建德化
育英學校顏興邦

戴雲山上白雲齊。一望峰巒首盡低。野草奇花

人不識一池分作九條溪

新月

河南黎明中學 馬宗本

新月一痕歛。嫦娥影暗窺。是誰揮妙筆。先為畫蛾眉。

塘畔偶吟

安徽歙縣三中 洪潤時

蕩漾清波映曉清。陂塘蓄水靜無塵。源頭活潑泉流遠。照澈晶瑩似鏡平。

雪松

南湯鵲魂通

朔風寒料峭。大雪壓蒼松。曉起東山望。枝枝化白龍。

二月將盡校園中紅梅始開

泰興育材高小 嚴傳會

芳情不信晚風催。二月將終始放梅。疏影挽成

官開警。新粧暈出酒家顛。攀條錯認桃初發。計候全疑杏正開。想為羅浮眠處穩。春深方得夢驚回。

學友會成立喜吟七古一章

泰縣培德學校 顧劍秋

歐風亞雨滿神州。黨派紛紛爭未休。國會經國無嘉猷。國民棄之已如仇。省會期滿強勾留。尸位素餐不知羞。真正民意不自由。何能應付新潮流。有人觀此為國愁。飛馳羽翰招朋儔。朋儔也為天下憂。相約有閒半日偷。聚談教育有奇謀。一座光芒射斗牛。虛心學術是研求。人人手誇五鳳樓。社會改造借箸籌。並無私意掛心頭。最新學說宗美歐。討論博采兼旁搜。天熱揮汗

汗如油。心熱發。語語更。適會場。佈置景色幽。旗
飄五色又五洲。會友清高。傲王侯。唇鎗舌劍。勝
戈矛。會時爭辯。衆口咻。會罷新月上。簾鉤似此
勝會孰與侔。掬誠相見。爭唱酬。酬酢有客作吳
謳。才大心細。語溫柔。惟有旁聽。盱雙眸。無權發
言冷於鷗。莫道人生如蜉蝣。遂視國家如贅疣。
須知中原多故秋。中流砥柱。匪伊疇。得與此會
算前修。我來大白一樽浮。吁嗟乎。山河破碎已
難收。吾曹共處一漏舟。自強自衛。慮宜周。交換
智識費咨諏。友兮友兮。氣宜投。存心不可分鴻
溝。學術昌明。國庇庥。光天化日。任遨遊。

桃李

顧劍秋

竹外桃花豔若霞。李開井上白無華。誰云天道

無私曲。一樣風。開兩樣花。

柳眼

顧劍秋

尋春尋遍短長亭。柳夢欲醒還未醒。他的眼光
高不過。除非青帝不垂青。

春日書懷

安徽宣城
寶鵬中學 黃元

閒招朋輩出郊遊。桃李花開夾道周。蝴蝶夢中
添客思。杜鵑聲裏動春愁。韶華悠忽成流水。世
事乘除慨驛郵。寄語尋芳人。記取好將清景畫
中收。

前題

黃元

陌頭春色動人懷。幾度尋芳願未諧。忽聽鄰娃
忙底事。連朝催繡踏青鞋。

落花

黃元

恨煞春光不久留。殘紅點點付東流。多情獨有
堂前燕。故意啣將上畫樓。

夕陽

黃元

四圍煙景對斜暉。山色蒼茫映翠微。惟有樵翁
橋上過。一肩擔得夕陽歸。

燕

黃元

一雙燕子傍簷斜。啣得香泥帶落花。笑矚書童
簾莫下。讓他飛去到鄰家。

直奉交爭感賦

奉天中學 蘇露華

于戈擾攘幾時清。南事未休北又爭。兄弟鬩牆
人竊笑。應思國是念民生。

二十感懷兼寄同學程君伯衡

合肥正中學 王恂齋

二十韶華逝水過。書生事業竟如何。頑軀差健
雖無恙。壯志難伸總不磨。愛國屢垂買傅淚。憤
時常唱屈原歌。蹉跎身世君休問。寄旅他鄉恨
益多。

邂逅相逢意氣傾。窺人月色正盈盈。尊前慣下
傷時淚。夢裏難忘寄旅情。流水年華悲自誤。浮
雲身世感生平。行行莫問前途路。直欲漁樵過
此生。

懷故友李君子華偶成

王恂齋

孤燈獨對感人思。寂寂空庭月上時。無限密情
人不覺。思君不見誦君詩。
信步階前向月看。思君不覺淚漣漣。徘徊忘卻
身何在。欲去仍依亞字欄。

春閨

浙江藝術專科學校 葉觀洪

春宵獨坐對孤燈。手理琴書夢未成。偏是夜深啼蜀魄。一聲聲逗碧紗櫺。

訪友不值因以詩遺之

廣東通志 鄧炎漢

海燕東飛黃鶴樓。夕陽斜照故園秋。舊交不識何時晤。萍水雲山獨對愁。

布穀謠

泰西國學研究會 顧國

割麥插禾。割麥插禾。嗟爾靈禽。胡為高唱勸農歌。葛伯殺我。葛伯殺我。嗟爾冤禽。何事只訴前因果。於今農正曠厥官。爾來敦勸聲何酸。又似煩冤無可訴。終日飛鳴不肯住。嗟我農人田事忙。得茲警告彌皇皇。惜爾游民苦不曉。一生放

浪愧斯鳥。

十五夕訪靜山不遇

安徽壽縣 沈瀛洲 高氏小學

三五良宵夜。柴桑訪逸民。偶來非有約。相聚竟無因。月照一庭靜。香生四座春。已酬尊戴願。何必見高人。

步甯戈先生除夕七律原韵

一首

九江蔡次薛

匡廬麓下是吾廬。半畝荒園一室居。風激松聲疑虎豹。月移花影掃庭除。推窗遙望雙峰雪。倚榻披觀兩漢書。寥落生涯甘澹泊。免教彈劍笑無魚。

輓戴君潤溪

安徽汪公琬

恩恩噩耗忽驚傳。往事追思倍悄然。促席無由
親色笑。橫琴誰與辨徽絃。篋中文史休重問。夢
裏音容劇可憐。底事顏回偏短命。春紅電碎奈
何天。

和西園十詠

南通沈佐
七中

園林繞鳳城。最愛夕陽明。晚唱漁舟遠。炊煙野
店橫。光搖鴉背淡。影舞蝶身輕。歡賞饒佳趣。悠
然物外情。鳳城返照

好鳥舌如簧。風前韻抑揚。絮飛三月煖。梭擲一
春忙。浪細煙籠碧。衣輕雨浣黃。騷人多逸興。收
拾入詩囊。柳陌鶯聲

明月畫橋西。清光漾兩溪。幾聲漁笛晚。一樣荻
花低。濯魄開新鏡。分流漲古隄。三潭猶鬢髻。鼓

棹水雲迷。雙溪印月

一株庭柱老。閱歷幾風霜。葉密年年綠。花疎點
點黃。闌干雲亞影。簾幙露凝香。本性今猶昔。森
然尙倔強。庭隅老桂

山橫縹緲中。形勢最奇雄。嵐積林端翠。霞飛天
半紅。層巒烘夕照。餘綺散春風。卻愛詩情好。遙
看興不窮。獅阜晴霞

古蘚石痕侵。新篁展綠陰。託根欣得所。茁筍已
成林。風過生清籟。人來撫素琴。平安憑汝報。饒
進勵予心。石罅新篁

佳節屆重陽。金葩獨傲霜。清高留晚圃。幽逸賞
孤芳。秋老容逾淡。月明影亦香。延齡新釀酒。邀
客共飛觴。晚圃黃花

春雨漲新河。輕舟柳外過。琵琶商婦恨。繡被鄂
君歌。錦纜牽如線。牙檣疾若梭。往來帆影逐。客
子意如何。

新河估舶

小亭新結構。風送芰荷香。坐對賢人久。心嗤熱
客狂。清陰入戶牖。爽氣滿池塘。唱晚聞漁笛。凭
欄興更長。

荷亭消暑

小艇隱漁翁。孤燈煙水中。溪深橫竹斲。火閃傍
蘆叢。光淡半規月。聲喧兩岸蟲。望如星一點。明
滅任秋風。

蘆洲蟹火

胡韞玉 陳乃乾 主編

國學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 十五年九月一號出版

第一卷第一期要目

- 論讀書法.....胡韞玉
- 兩漢詩經學.....胡韞玉
- 公羊微言大義自序篇.....陳柱
- 說文解字引漢律令考.....王仁俊
- 古文籀文與小篆繁簡辨.....朱師轍
- 東冬分部辨正.....聞宥
- 上虞羅氏所藏石刻敍錄.....羅振玉
- 顧千里先生年譜.....孫世偉
- 墨子刊誤.....蘇時學
- 元人小令.....陳乃乾
- 釋書名.....胡韞玉
- 桐城文派.....胡懷琛

每月一册 逢陽曆一號出版 郵費每册

每册四角 定全年大洋四元 另加二分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詩 [乙]

悲慘底死

魯南縣立
初級中學 龐翔動

天朗月明，萬里無雲，
他——飄流在客鄉的，
一手拿着一封信兒——
一封使他悲傷的信兒。

他沿着一條小河灘上走着，
這水波不興，鏡子般的小河裏，
映着他瘦細的影兒，
也在一步一步地走着。

最足使他恐怖和戰慄的，
就是瑟瑟的落葉，
索索……呼呼……
他幾次疑是魔鬼。

卻幸他勇敢的決心，
戰勝了他的恐怖，
奮勇，奮勇，
他鼓勵着自己。

善識人心的月姊兒，
也一步一步的，跟着他，
當他走到一棵桃樹底下時，

月姊兒也跟着走到樹頂上了。

忽地咕的一聲，

從他立着相近的桃樹上發出，

接着飛起一隻雁兒，

他擡頭看了看，便低下頭去。

這時他心中彷彿起了一種感觸，

她，這樣孤苦地飛着，

怕不是和吾一樣——一樣孤零；

他想到這裏，似乎向雁兒看了一眼。

當他的視線還沒有下垂時，

接着又聽得一種清脆的聲音，
從很遠的村中傳出，

「爹爹！回來了麼？」

這箇聲音要算他那時的腦海中，
印像是最深的了，

因為印的最深，

所以不免又要引起許多幻想。

吾不是也有兒女的嗎？

吾的兒女不是也很可愛的嗎？

吾一天回去，

他們不是也喚着：「爹爹！回來了嗎？」

這種境象提起以後，

他又聯想到一層——吾，孑孑的吾，究竟爲了什麼要「背井離鄉」的，在這滿目生疏的地方走着呢？

他就坐了下來，坐在桃樹下，

這時他下了一箇決心，一箇最後的決心，就是——今生，今世，直到老死，再不願回想從前，已過的事。

同時又起了一種希望，很熱誠的希望，希望在這封——自家鄉寄來的信裏，

能够得到許多的安慰，所以他趕快要借着月光看信了。

在他一箇一箇字看下去，很仔細看下去的時候，

他忽地覺悟到——這封信不是吾的兒寄吾的嗎？

就微微地笑了一笑。

但是如今卻使他失望了，很可的失望了，原來這信封裏非但沒有安慰的話，並且愈加引起他的悲傷；不知不覺面上又露了些很不快的顏色。

從不快的顏色，一變爲失望，
從失望的顏色，一變爲淒涼，
從淒涼的顏色，一變爲悲哀，
末了，他不自禁的號啕大哭了。

他哭，懺悔和悲哀合成的哭，
他自生至今從沒有這樣哭過，
他放情任意的哭，盡他心中的悲哀，
直哭到月姊兒不忍聽而去了，還是在哭。

好了，他覺悟了，他澈底的覺悟了，
覺悟他是一箇——可殺的人，身負重罪的人

他本是決意不再提起已過的事，
現在，他卻自己不能壓制他的思潮哩。

他心頭多少悲哀，已往的悲哀，
現在把牠重重檢查一遍，
這樣，不得不使他怨恨着自己，
他重重的怨恨着自己。

從怨恨而決意自殺，
他愈想愈加堅固他自殺的心，
他當真要自殺哩！
他當真要自殺哩！！

他騰地跳起來，又跪下去，
對了桃樹跪着，
他受了良心的使命，
教他自己將罪過供出。

上帝呵！吾的上帝呵！

吾親愛的上帝呵！吾唯一的上帝呵！

我，罪過重重的我，

今天覺悟了——的確，你可以相信。

現在，我再不願生存在人世了，

吾再沒有顏面去見人了，

吾現在祇有一箇希望，唯一的希望，

就是請求快快離開這世界。

吾在生命道上走了幾十年，
甜，酸，苦，辣，都已嘗過，
嫖，賭，吃，着，都已做過，

吾現在再不願吃人世的一粒米了。

吾也被人奉承過，崇拜過，

吾也被人吐罵過，譏諷過，

吾現在再不願被人奉承和崇拜了，

吾現在再不願被人吐罵和譏諷了。

吾也對人奉承過，崇拜過，

吾也對人吐罵過，譏諷過，
吾現在再不願對人奉承和崇拜了，
吾現在再不願對人吐罵和譏諷了。

吾現在希望。深深的希望，
希望世人都把我忘卻，
把我永久的忘卻，
然後吾微笑地離開這世界。

上帝呵！吾的上帝呵！
你能饒恕吾嗎？容納吾嗎？
吾想你一定可以饒恕吾，
並且一定可以容納吾到西方「樂園」。

誰不料到今宵，明月皎潔的今宵，
是吾離別人世的一宵；
誰不料到此樹，紅色鮮豔的此樹，
是吾長安吾身的地方。

這時長跪着的他，
扑的一聲，倒了——倒在桃樹下，
皓皓月色，
照着他微笑着的灰白色的臉兒。

□ 旅人的清明

龐翔勳

溫暖和柔的春風，
自窗裏一陣陣底吹進來，

把他的黃而細的頭髮，
飄飄如弱女臨風一般；
這時的他，作客他鄉的他，
兩手撐了他的灰白色的頰，
無聊的將兩眼注視着壁上，
不時的仰起頭來，又低下頭去；
約摸有十幾分鐘以後，
他忽地自椅上跳起來，
把壁上的日曆，翻了幾翻，
「哦！今天是清明嗎！？」
「啊！吾真昏了，連今天清明都忘掉啦！」
「唉！唉！」他自嗟自歎的說着。
但是這箇清明，不足引起他的歡欣，

也許還要增加他些悲哀，
本來，他在前天已經計算過，想着：
「平常總是一天到晚沒休息的我，
在那天——清明這一天，可以安安逸逸地去
利用牠，這是吾——勞苦的吾的應得的代價
吧？」
不過，今天呢！悲哀，愁苦，都湧上心頭，
把他預定的遊興，都化爲烏有；
閉着眼，垂着頭，把他心頭悲哀，
前塵的恨事，都檢點一番。
想到：「六年前的清明那一天，
攜了愛兒，沿着夾岸桃花的路上走着；
翩翩蝶，繞吾足邊；鳥語花香，灑吾塵

慮；那時吾覺得大地裏面，
祇有吾倆走着，笑着，這景象多麼和愛啊
！

那知道「萬事不由人作主，一生都是命安
排。」把現在的景象，和已去的景象，比
較一下，變化多麼大啊！

唉！怎教吾不寸腸欲斷呢？

吾現在不願再想已往了！

吾只好努力現在！

想是上帝一定可以體諒吾的吧！」

□ 寄給右人

蘇州
二中 任子人

(一)

三年同學的右人！

你記得麼——

北寺塔顛看你我的故鄉，
滄浪亭畔述你我的志向，

虎邱山的流連，

五州路的徜徉。

我倆過去的飄泊痕跡，

永遠底刊上胸膛！

(二)

一旦分手的右人！

我感到了——

秦淮河口的夜月，

揚子江邊的風帆，

明故宮的清幽，

雨花臺的雄壯，
你有這樣底歸宿場所，
叫我作什麼感想？！

(三)

別後的右人！
你近況怎樣？

我精力已疲——羣魔不能戕！
喉管已裂——嘶聲不能響！
眼珠已碎——光明不能望！

失敗！失敗！
永住黑暗之鄉！
我最後的恩物：
祇有照你同時照我的月亮。

撮口吹着短歌

杭州徐上達

撮口吹着短歌，

含淚望着「自然母親；」

母親就爲我奏了「秋之曲，」

更從憔悴的容顏裏——

露了熹微的淺笑。

可是——我總未得絲毫的慰藉啊！

母親就帶我去見「詩姊姊。」

啊！姊姊迎過來了！

從母親的手裏擁抱住了——

我這布滿了創痕的心；

而且輕輕地將牠拍，拍，又拍，

款款地和牠舞，舞，又舞。

在這一霎那間——

我真忘掉了人間一切底一切，

我底心又是何等的和平——

何等地純潔啊！

在姊姊底溫柔的懷抱裏陶醉着的小弟弟，

就提起筆來——

想把這種種的遭遇攝寫下來。

啣！就在這一霎那底一霎那——

姊姊張着她那輕輕的白羽翼，

和空谷裏底杜蘅底芬芳一般，

飛向天之涯去了。

在我底心頭——

除了薄薄的醉意，

依舊布滿着斑駁的創痕。

只索——含淚望着「自然母親，」

撮口吹我底短歌！

■ 聽泉後

徐上達

無抵抗的水——

儘是適應着環境；

可是——

到了不平去處，

也揚聲了！

■ 一幕悲劇

徐上達

幕啓時有幼稚的他，她，
還有玩皮的小安琪兒——伊，
伊開始張伊的弓弦，
預備放伊的金箭；
他和她開始挪近，
而紅耳赤，
心頭忐忑，
快樂得打顫而無力鎮定了。
金箭中了他和她的心了；
蜜一般的味兒，但們初次嘗着了，
同時聽伊的擺佈，
作伊的俘虜了。
一會兒，金箭鑽入他和她的心之深處，

辛的，酸的，苦的，和不可名味的諸味
兒——相繼地嘗試過去，
終于無力承受，
兩心俱碎，
赤血互濺了。
玩皮的安琪兒收了弓逃得不知去向了。
* * * * *
『這幕悲劇完了。』
這是觀衆在幕下時同一的，惟一的，
而且浮泛的感覺啊！
□ 燈
汕頭
網中學 袁卓凡

燈兒！你委實是我的良友。
我夜夜都來親炙你，

你卻很慇懃地指教我，
給我許多智識和學問。
我要怎樣多謝你！感激你！
但我終望你照破我那黑暗底前途，
讓我找向光明路上去奮鬥。

□ 菊

袁卓凡

小園裏一朵黃金色的秋菊花，
映着人們，
活活地動，
微微地笑，
我來攜酒籬邊，
和他結箇知己。

□ 夢

安嶽
周憲民

我無明無夜戀慕着的愛人，
我怎忍和她分別！

燈光暗暗地，

彷彿立在我眼前的，就是我戀愛之地！

「哥呀！

我們應怎樣的打破這黑魘魘的無形底監獄
而到光明之國？」

她興奮地這樣說：

明媚之春，

我倆在路上走着，

她柔和地歌着愛之曲。

嬌啼的黃鶯，不語靜聽着；

蕩漾的河水，也爲了歌聲而緩緩地流着。

~~~~~

這些！這些！

電一般的向我底心頭閃爍着。

### 別鄉

河南戴錦源

——爲往汲校時所作——

站上的人漸漸的縮小了，

——慢慢的看不見了。

道旁的楊柳，

很快的在我身旁跑過。

電竿上的小燕，

唱着我心絃上的歌。

——悲哀的歌調——

可惡的火車！

載着我離了我親愛的家鄉。

### 深夜的煩悶

廈門安海吳榮晉  
養正學校

荒涼的村野，

沉寂的深夜，

草蟲的悲音伴着燈下的孤影。

伊在凝然失神中無意地仰見窗外，

黝黑的長空中。

蕭森還帶些鬼氣。

哦，善歌的蟋蟀啾！

你別再唱着『夜底悲曲』

因我悵惘的心情，

無端被你引起煩悶之波！

狂風

南洋檳城楊  
紅靈學校

贊

狂風！

你真可惡！

在這黑漆漆的夜裏，

你更逞威風，

把人家吹得寒冷難堪；

感着無限的淒涼。

唉！狂風！

請莫這麼凶罷！

莫這麼寒冷的吹罷！

唉！

我的面容喲！

給你吹皺了，

吹得憔悴不堪了；

我的頭髮喲！

給你吹白了，

吹得如霜的白了；

我的身體喲！

給你吹瘦了，

吹得像糊猴一般的瘦了。

唉！狂風！

請莫這樣的吹罷！

莫這麼寒冷的吹罷！

然而狂風啊——

卻一點不顧，

仍舊的吹着。

## 春宵不寐

東臺初  
級中學 翟樹猷

一輪明月，

幾點疎星；

射入我的牀前；

照進我的帳內；

直透入我的靈魂深處。

在這孤寂而明亮的夜裏，

不由得使人神志清醒，

把過去的哀劇，

一幕一幕在腦海重複的演習。

睡罷！

不要胡思妄想，

還要做明天的一切。

但是——我雖這樣的想着，

卻終不能成寐。

我看見這一輪明月，

就想起了伊的高潔。

我望見這幾點疎星，

就憶起去年秋間的一夜。

唉！

伊人何在？

秋之夜又何在？

空留着這心上的創痕，——

——永久的悲哀

### 江中船影

湖北李樹芳

江中的船兒，  
微微的漾着，  
那快到西山的斜陽，  
放出她的殘光，  
很勉強的照着。  
好像說：  
『你還不休息麼？  
我要去了。』  
那船依然慢慢的前進。

看看近了！  
目的地快到了！

船上乘客的歌聲，  
和那舟子的櫓聲相和着。  
以為這船靠了岸，  
便可快快活活登極樂世界了。

唉！

船兒啊！

你載着這些人來這裏，  
都滿裝着許多希望和歡樂；  
但是這裏何嘗是什麼樂園啊，  
也不過同他們所來的地方一樣罷了。

### 晚步

吳興菱湖  
高小畢業 陳三鋪

晚餐以後，我和我的弟弟；  
慢慢地走在芳草

地上散步。

那鮮紅美麗的斜陽，照着我二人的身上，  
好似穿着一件粉紅衫子，

何等有趣呀！

不久那可愛的斜陽，從山坡上匿下去了！

一陣陣的鴉雀都歸到他窠裏去睡了，

夜之神已降臨了，濃濃的黃昏已開幕了；

一輪明月從黑霧中露出一隻微笑的面兒

來，連河中也印着一箇光亮可愛的影兒

；和天上一般地笑着！

我和我弟弟的身上又不知不覺的，換着一  
件銀白色的衫子了。

## □ 愛

上海大夏  
附設中學 吳策機

愛啊！

何時纔能達到我的沸點呢？

我的心絃，

已經飛到她的身邊了；

我希望她的熱度，

都來幫助我的上升吧！

## □ 晨星

直隸省  
高小畢業 呂鴻基

慘淡的明月，

在早晨，

帶着幾點閃閃爍爍的星兒，

站在空中，

好似半明半滅的殘燈；

一輪紅日，  
突然上升；  
牠們急忙蹣跚開道：  
『光明的世界，  
沒有我們的立足之地了』

離情

武陸  
進郎

人類的蹤跡真渺茫啊！  
六點鐘後我又是千里外的孤客了！  
從此將和孃娜的西子分首，  
將和美貌的張家三妹妹別離；  
更將與未曾見面過的潘姊妹  
永遠不能相見！

鄉村

東臺縣  
立師範 徐欲東

片片的茅屋，  
多半隱在深樹裏。  
牠的前後和旁邊，  
牽着碧綠色的野花藤；  
好像鄉下婦人戴了花似的。  
遠近的打麥聲，  
和着『麥黃草枯』的鳥聲；  
成了自然的音樂。  
一隊隊割麥的男人，  
騎牛的小孩，  
都忙着做他們的勞工。  
炊烟起處，  
雞兒狗兒很從容的鳴了。



唉！

假使不是供給軍餉太苦了，  
他們不和在桃源一樣嗎？

### □ 夏天的風

徐欲東

怪利害的太陽，

薰得人們很煩悶。

噢！

輕輕一陣風，

頓教煩悶都去了。

『風呀！風呀！

你還記得冬天的你，

不是和人們很作對嗎？

今日對着你，

比那患難中的好友還親熱，

這卻爲怎麼呢？』

『先生呀！

今天的我，卻還是前天的我；

我並沒和世態一樣的炎涼。

前天厭我，今天愛我；

都是人們的境遇變化罷了。』

呵！

世界的仁，義，恩，怨，美，樂……也

許是因境環而起變化的吧？

### □ 小詩

海州新湖  
商科中學 朱友瑟

蜻蜓吻著玫瑰微語道：

『你是我的愛人。』

玫瑰羞得臉紅不睬他。

□ 小詩

清晨花瓣上的點點露珠，  
是伊贈給我的眼淚吧？

朱友瑟

□ 小詩

她這次給我的見面禮，  
微笑。

朱友瑟

我不能以微笑報她，  
只好贈她幾行眼淚。

□ 小詩

船從浪頭經過，  
深深地印箇痕迹；

朱友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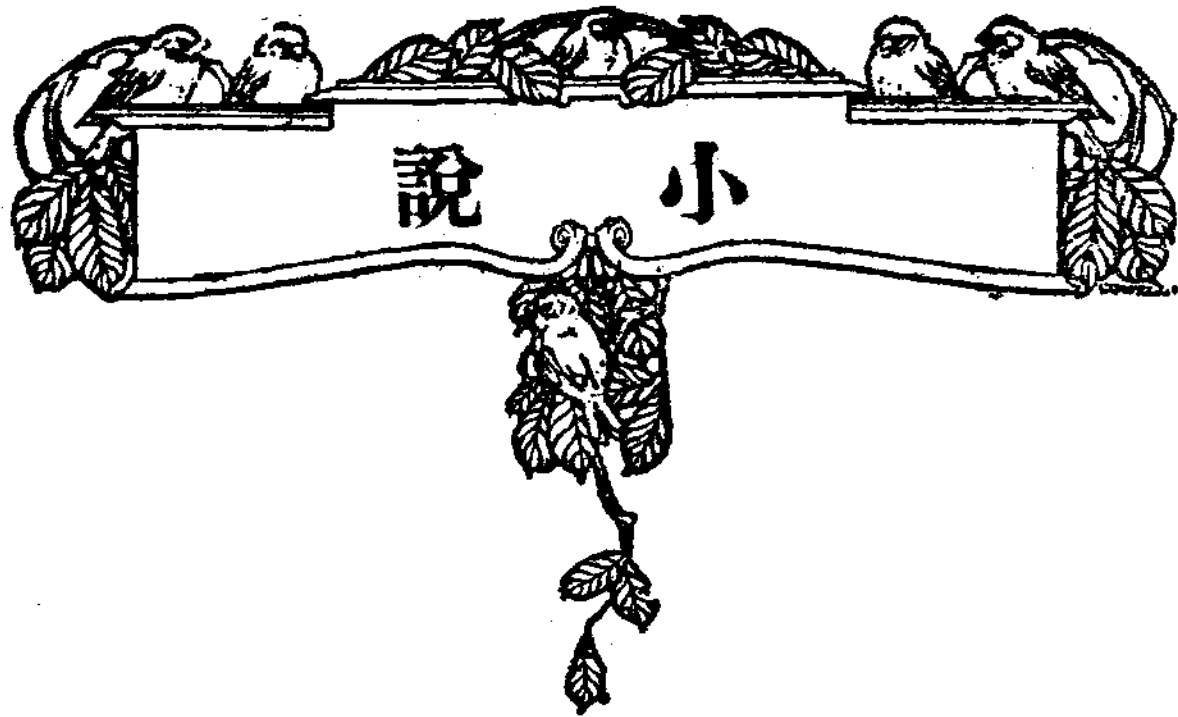
剎那船過去了，

浪頭也平了。

□ 小詩

朝顏花吻著露珠說：  
『我愛你！』  
露珠歎了口氣，  
滾到污泥裏去了。

朱友瑟



小說

慘霧

## □ 慘霧

奉天四師畢業 郭魁武

陳老太太是一箇不滿五十歲的矮胖的婦人，她沒有了丈夫，也沒有兒女。她穿着的衣服，清潔而樸素，屋中的陳設，成年的整齊而清淨的排列着。一走進她的屋中，便覺着有無限的和藹和整潔。我從小兒時代，即常往伊家去玩，伊給我講有趣的故事聽，又給我香甜的食物吃；伊待我像伊的愛子一樣，我也覺着伊是我的又一箇慈母。所以一直到現在，伊清靜的家中，仍然有我的足跡。

一天晚飯後，我坐在伊家中的地桌旁的靠椅上。伊求我寫帳，剛寫完了什麼『冬月二十王阿三交本息五十元』便由外邊走進一箇高大的男人來，這箇人約摸有三十多歲，我彷彿見過面，所以他的面龐，剛在我腦中

一閃，便立刻想起他是陳老太太的娘家姪。我們行畢了見面禮，他劈頭一句話，便向着我說：

『老弟，這城很太平嗎？貴府都沒有遭什麼劫？』又向陳老太太說：『你老人家呢？』

『沒有什麼不太平，僅僅有些人家被牽去牲畜。』我又轉向陳老太太說：『她老人家比誰都  
要太平，什麼掛慮也沒有，又這麼大的年紀。』

『福地，福地，和我們那兒相比，簡直是天堂地獄了！』

『你們那兒怎樣？』陳老太太關心的問。

『唉！亂得不得了，這禍事簡直說不到頭，別人家的不算，就咱家遭的大劫，說起來也儘較編一

書！他像是傷心了，精神卻很興奮。

『怎的什麼？』陳老太太急迅的問。

『唉！說了，你老人家也不必悲哀，因為事是過去的了。』他聲調有些發慘了。『我的祖父（陳老太太的父親）死了，他是……』他悲哀得幾乎要語不成詞。

『他是——他是怎死的？』她變了平時和悅的聲調：『詳細的說！』

傭人捧來了茶水，他連飲了幾口，又動了動他疲乏的腿，然後便開始講——悲痛的訴說，他們那

兒遭劫的慘史了。

這時候，我——陳老太太比我更甚——心中空虛沉靜到了極點，等待這位客人來裝滿。室中是靜極了，發聲的僅有地桌上的鐘擺。

「前三天——十七——村中來了逃兵，該死的逃兵，當他沒有進村的時候，村人便惶恐得要命，一齊的給我祖父跪着，說他老人家是老當差的，知道軍性，請求他用周到的言語去迎接，以為能使他們——逃兵——順一順氣，或許因之減一減災，也就好了。如果使他們氣虎虎的進村來，村人們簡直都沒有性命。他老人家一為村人，二為自家，便出村迎上去了，不是他一箇人，還有老三——會首。

「十五不是下雪來嗎？所以那天——十七——村外仍滿鋪着白雪，村人們登門望着他們二人在雪地上踱去迎接逃兵，都懷着一種希望——如果逃兵好好的，在這兒吃一頓飯，或是住一宿，便走，平平安安的——村人都這麼希望着，這希望全寄在滿心恐悸才了雪途中的二人身上。我也登着門限望着，也像村人們一樣的希望着，不過在年邁的祖父身上，還繫着無限的恐怖。

我眼瞧祖父和老三，走到逃兵們的面前，他二人迎他們的面行了一禮，逃兵們都站住了，層疊的圍着他們二人的外邊。不久，逃兵們散開了，在銀白的雪地上，彷彿倒着一箇人。我又清清楚楚的

看見，老三是被上了繩，我知道慘事發生了。想要教家人們逃走，但是這茫茫的白雪，何處能躲藏得住？如果被他們找到了？更是不妙，那還不如不逃的好。村人都知道厄運來了，有的徬徨，有的哭泣，有的逃避……立時全村呈着悲慘的氣象。這時候，該死的逃兵們，已是疾飛而入村中的土門了。村人……」

「你祖父這時怎樣了呢？」她打斷了他的話頭，他彷彿不願意述說祖父的慘史，何況又到這急轉直下的要緊關頭？但是他又不得不順姑母的意思，只得再轉回談鋒。

外邊快要昏黑了，他寬大的面龐，一時比一時看不真切。

「我不是說在雪堆中，像倒着一箇人嗎？那箇人正是我的祖父。」

「他們爲什麼打死他呢？」她的聲音，含着悲梗，鏡在點上了，陳老太太的眼窩，比平常特別的光明，像是含着寶珠，其實是淚珠。他又接着他姑母的話說了：

「他們爲什麼打死他，當時並不知道，後來——次日——該死的逃兵們走了，一切慘事全作完了，他們才放出我們。那時我才同父親去拾尸，到那兒一看：一看：姑母你老人家不必悲哀……唉！祖父的尸首，僅……剩下一顆頭，血殷紅了一大塊雪地，可惡的狗吠，要晚到一會兒，恐怕連頭也許……他

老人家不是早就預備下一口黃花松的棺材嗎？就裝在那裏……」

他用手揩着眼淚，陳老太太的淚珠，急雨似的滾下。伊未曾呱的一聲哭出聲來，直令我十分欽佩，因為那時我怕的，便是那箇——放聲的哀啼。室中沉默的悲哀的空氣，充盈而外溢。傭人幾乎停止他燒飯的工作，左耳在向屋裏聽着。客人又在悲哀的說了：

「祖父的：未裝裹以前，棺材已移動了位置，裝了一箇逃兵的排長的死屍。死屍是那裏來的呢？郭先生橫豎也不是外人：唉！這事說起來，更慘！更不好聽！逃兵們一進了村，是男人們全被囚閉在幾箇大屋內，年青的婦女全全的被辱，碧雲現在病的不能起來了……」

不知怎的，他剛說到了碧雲，我的心便很利害的震蕩起來，原來碧雲是這位客人的堂妹。伊常住在伊的無有兒女的姑母家，那麼，伊和我當然是熟人了，真正是熟人。伊拿我當作伊的小弟弟，我便看伊是我的大姐姐，我們相處的時候，都覺得纏綿着，比姐弟間，更滲入一種又香又甜的汁液，伊的美麗，不用我說，是見過伊的，誰都承認的，伊的學識，着實令我十二分的欽佩，伊沒有進過什麼學校，伊的父親，祖父都很能幫助伊的自學，所以伊現在的，的確確的是一箇思想清新，學識充盈的新女子。這次這位客人說全村的婦女，都在被辱，我當然想到了她，何況他又說她現在病得不起？我心

中着實的震蕩，彷彿我自己陷入了苦痛的深谷，彷彿逃兵們來欺侮我自己，欺侮得我不能出氣；我急切的要聽她遭際的事。

（諸位正在聽着這位不速之客的流利的鋒談，我無端的插入一段不相干的敘述，罪過！罪過！

她——碧雲——避在裝着草的小屋內，當逃兵們擁來的時候，但是終於被一箇手提着手槍的排長找到了，她很命的狂呼，她高喊着救命，可是倒底被了污辱！一箇兵，大概是早就垂涎着排長的手槍，所以在小屋裏的排長，遭了狙喪。她呢，彼時在昏迷了，原來先我祖父之頭，而裝入棺裏的死屍，便是這箇被槍斃的排長。那些假慈悲的逃兵們，給他找着這口棺裝了——說不忍教他暴骨於野。這些事，我都沒有親眼見，親耳聽着，這是婦人們說的，因為彼時我們男人們正被囚着哩。

『我還忘說老三被綁到村裏，也不知道爲什麼遭了槍斃。』

這時候我恨不用尖刀割着排長的屍，問他爲什麼坑害我的碧雲！他的臉轉向着他姑母說：『翠子，東鄰的翠子，你老人家看見過沒有？』

『看見過，她是一箇很可愛的孩子。』



昨天死了聽，說是被五箇兵：她今年才十四歲！唉！不止她一箇人是那麼死了。投井的，懸樑的：統統的足有二十多人，做了屈死鬼！碧雲還偷偷的要下井，不過救住了，現在村中的井畔，全用人守着輪流的看守。」

「天啊！人世間竟有這麼慘的事？」陳老太太彷彿洩吐了無限的悲哀，這麼慨歎着。

「碧雲現在病得怎樣？」伊正衝我心的問，正是我所欲問，而無法問的。

「面色焦黃，瘦得不像樣，兩眼深陷，咳嗽，不進飲食，彷彿是傷癆！她有時昏迷的說胡話：『什麼？我死倒滿不打緊，可是怎麼對他？』——愛人啊！這回你算白白費心教訓了我！……總之，她就現在不怕，將來也難好！」

我心中像是刀剗，眼中直迸烈火，不瞞閱者說，伊和我已暗地裏發下了誓，立定了婚約。你想這我還不動心？不發燥？碧雲的往事，疾飛的，在我的腦海中演映了一遍！唉！我的苦命的人啊！

飯在燒好了，傭人請他進膳，我便於焉告別。我走在黑暗的幽僻的小巷裏，回憶着他的言語，她的慘狀，我心中罩滿了濃密的慘霧，彷彿永生的掃除不掉！

十五，一，十日在郝屯

## 幻夢

南通蒲鄉  
公立小學 吳 棧

天空佈滿了星的光芒，並且有半片月亮，照着大地上，那些房屋，好似浸在水裏一般。這時正是萬家睡熟了的時候；忽然有微弱底歎息聲音，沖破了這沉靜的空氣，從那一條曲巷裏面出來，巷裏有一所小屋，雖然是夜半時候；而那屋裏臨巷的百葉窗，仍舊半掩半開着，一縷燈光，也就從此處射出，變成一種慘澹的顏色。屋裏四壁上掛了些圖畫，靠窗擺着一張書桌，一張沙發。沙發上坐了一個少年，眉目間很含露着悲容；似乎有痛身世的顛沛樣子。剛才發生歎息聲音的，就是這箇少年感傷而發出來的。

這少年名叫做胡叔儒，他獨坐案前，展開今日的新聞紙，一一披閱，默然不作聲，耳畔祇聽得簌簌風聲，和時斷時續的柝聲，愈顯出淒涼底景趣。好多時，發出悲慘的聲音，說：『咳！自五九條簽以後，去歲南京路發生五卅慘案！外人藐視我國！達到極點！今日內亂不息！國窮民困！不是催他快點亡麼？他們是什麼！不是……』少年說到這裏，忽然大風吹來，鼓動牆上的窗扇，作出一陣兵兵兵底聲音；而那少年的聲浪，也就從中斷止，好似末尾一句說：『中國已將近末日了……』少年這時，神倦精疲，陡然睡去；而他腦海中蘊結的影片，也一幕一幕表演起來。

一陣陣步履聲，言笑聲，雜着扣門聲，充滿了少年耳內。少年急忙開門，原來是送報的，看見報紙

上印着『中華民國共和萬歲』八箇大紅字。少年不曉得什麼原故，急忙跑到屋裏，看去。那專電欄云：

▲我國各軍閥，因外侮日深，一致合作對外，爲政府後盾。

▲政府已與英日絕交，人民咸願捐助軍費。華僑亦紛紛歸國，連日從海輪卸者，約萬餘人。

▲全國學生人民，已組織後備隊，全國婦女，已組織紅十字軍看護婦隊，咸願爲國宣勞。

少年看到這裏說：我國數百年來，割他債金的恥辱！今天也可以恢復了！報仇了！他們已有後備隊發現，我明日也去投軍，盡國民的天職，又復看下列專電：

▲美、法、德、意、俄，見中華之人民，奮勇作戰；已出外調停，尊重中華爲聯盟國之盟主。

▲英日見中華不可再侮，咸願退還前者所奪中國領土，賠償損失一萬萬金磅。

少年看完，再看緊要欄。

▲全國實業團報告：我國實業公司，資本在千萬以上者，計數萬處。

▲海關報告：日來全國出口貨，比進口貨多八九倍。

▲調查鐵路委員某博士報告：我國鐵路，總計五百餘萬里，密如蛛網，未成者不在內。

▲我國礦產，開採者日見發達，他國皆望塵莫及。

▲某國連遭兵災，水災，地震；我國政府撥二萬萬元，助賑歐美報紙宣論，中華前者赤手空拳，債戶疊疊，現在償清欠負，國民富裕，操世界上經濟的牛耳，廿四紀之中華，一躍而為富甲全球之強國。

少年看到此處，拍掌大笑，陡然驚醒，身體仍然臥在牀上，他剛纔所說的：什麼後備隊啊！英日尊重中華為盟主啊！全國實業發達啊！全國鐵路啊！全國礦產啊！通統化為烏有了，這時惟有那將落的月亮，照在地下，和那喔喔的鷄聲，的搭的搭底鐘聲！

## □ 微笑

上杭縣  
立中學 林其貞

穿了金黃色的衣裳而渾圓的斜陽，環身圍滿了彩色的長巾，現在走到清泉山頂的右角上，照着大地癡笑，西角的藍蔚的天空上，被牠的衣裳的華光映成燦爛可愛的彩霞；幾株葉密得很大的大樹之巔，繞滿了嫵娜的暮煙，一隻一隻的歸鳥，都向牠們身上飛去，好像牠們有什麼魔力似的，口裏還不住地叫着『吱吱』好似歌頌這黃昏之美！

我無聊的在宿舍裏樓上的玻璃窗前，站着向外閒看，兩隻手兒，無意中把長衫的邊緣不住地

玩摺，摺了又放開，一對眼兒向着靖安路上遠遠地望去——時候雖然還早，我已經看見有電燈之光了。光線照着眼睛，眼睛反視着大街上的行路者；有些青年人——也許有學生罷——鼻梁上架着圓巨的玳瑁眼鏡，身上穿了西裝，手裏還拿了一根 Walking Stick 在路上悠然的蹀躞，啊！我心中多麼的羨慕呀！

熱鬧的地方畢竟是有熱鬧的囂聲，如雷似的電車，又發出隆隆的聲音，剎那間在大街上駛過了，我的眼睛一直送牠去，送到德興店的門首，就轉彎去了；——看不見了。

我站在窗前用手搵着腮部，靜中覺得耳鼓裏好似有很近的細微聲浪。我被好奇心激動，我就仔細地靜聽一下：

「……秀英！……明天聽說是什麼……開幕紀念日——我沒有去看挂牌——我校裏說……有放假一天……你那裏有不？」好像有箇女人的聲音這樣的問。

「……有的……放假是有的……是國會開幕……日……我們明天打算到那裏去遊玩呢？」又似一箇女人這樣的說。

我聽了不覺有些奇怪——底下還有許多模糊不清的話——聽來這好似女學生的口音，在東

向的那一間房子裏，我驀地聽見這「秀英」兩箇字，這是多麼嬌婉而可聽的名字呀！原來這宿舍裏也寄宿有女學生！怎麼我在這塊住了差不多要兩箇星期了從未見過呢？大概是前一二天纔來的吧！我將要會伊一會，如果是在這裏常年寄宿，那末我可以得着女同伴了；我真幸福啊！我真是一箇癡獸者！

霎時間，把我呆想着窗外的事情的心兒，拋到太平洋去了。我不由得把支頤的手輕輕放下，低着頭兒緩緩地踱到自己的房中，坐在沙發上點想。

不好再到窗前去站一下吧！俟伊出來，我就得覩伊顏了。想着再走到窗前去站着——真的，那第三間的房子，的門簾掀起來了，兩箇風雅的女學生，翩翩然緩步出來。伊們的服裝非常的雅潔，倆攜着手兒，步履珊珊，現出一種女學生的態度；伊們見了我，向我微微地把頭動了一動，兩頤也略略解開一點，好像表示微笑的模樣。我也如式還了伊們一箇禮；伊們下樓去了。

呀！我是多麼的羨慕，我不由得口裏連說兩句 Very good……我看伊們的年紀都差不多在十六歲上下。我現在得覩伊顏，真是非常之喜悅，因為——因為伊們對我表示了微笑。我的腦袋裏，一層一層地把伊們的那種風采保藏着，好像受着何等的珍品一般。

這時我在窗前呆立着，翻來覆去的想着伊們的那種風韻的形容。連什麼時候都不懂了！耳膜上偶衝着壁上掛鐘的滴搭；滴搭的聲音；宿舍裏的小女僕，走上樓來向我叫了一聲：

『先生！喫晚飯了，怎麼還不下樓呢？』

我聽伊那清脆的聲音，立時腦海裏波平浪靜了；——還望着伊微微地笑了一笑……

房子裏的玻璃窗前的小鳥，吱吱地叫着，叫得分外好聽！——大概是給我報告得了女同伴的意見吧。

「好了！現在好了！現在我已經認識了伊——秀英——了，我亦和伊談過話了，我還由七中轉學到伊所肄業的二師去了，伊更常常和我到公園裏去玩呢！——啊！我用盡了多少的心機呀！我太糊塗了，我太無廉恥了，我更是一箇不義之徒呀！我這樣的想着，「不！不！其實我何嘗是……你看伊那種風韻的形容，微微地一笑，媚妙的態度和那鮮紅的面龐；是多麼的可愛！是多麼的悅我……」

淡黃而和暖的陽光，向着滿地的碧草含笑，幾株青翠的柳樹，穿了嫩綠色的衣裳，在天然使者

的懷裏，不住的把腰兒搖搖擺擺地跳舞；伊和我同到公園裏的龍亭上坐着，共賞這天然之美！

伊曾對我說過——什麼呢？伊說：『伊要選擇伊的終身的好伴侶——H，才能要怎樣好？容貌要怎樣好？性情要怎樣好？家資又要怎樣好？……』是的！不錯啊！我聽了伊的話，少不得即應伊說：『我正要討一箇終身的好伴侶——W……你看我的才能多麼的好！我的容貌多麼的端莊！我的性情又多麼的溫柔！說起家資更是富足得很……』但是——但是我終而不敢說一聲出去！唉！我真是一箇膽怯者；這是多麼好的機會！現在白白地錯過，豈不可惜！可悔！可恨！

我——我真是一箇膽怯者！我終而不敢將我這一派的言詞露一線出去，因為——因為恐怕被伊見怪呀！

昨天上午，我在伊的房門外，瞧伊獨自一人在自修室裏坐着看書，我便在那裏瞧伊，聽伊低聲念道：——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

願脫去而無因。

安得長翮大羽如雲生我身，



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

死生哀樂兩相棄，

是非得失付閒人。

伊念罷，我便悄悄地走進去。伊見我來了，忙把書兒放在桌上；把我牠一看，是一本歷代白話詩選，伊唱的是韓退之的忽忽歌；後來伊很悽切地對我說：

『我——我大概會生病了！自前箇禮拜起，我就覺着身體有些不舒服，不大快活，我的得鏞哥寫信來叫我回家去養養，我又怕校中的功課荒棄，故還踟躕未決；到底是回家去呢？還是不呢？唉！我實在沒有決斷的能力了！』

奇怪！我聽了伊這一類的話，不覺發了一陣昏迷。「我又不是伊的且，伊又非我的w；怎麼伊的事情要向我決斷呢？我不過是伊的同學啦！我真莫明其妙！難道伊已思念我是伊的理想中之且不實在的伊？不生病我還好，現伊病了，我實在怕伊！我祇應伊說，你自己主張吧！」我走出了，我從此不睬伊了。

唉！我真是世界上第一箇罪人呀！我太無人道了，怎麼當初那麼羨慕伊？現在就這樣棄視伊？唉！

我實在是一箇有始無終的罪人呀！我真是世界上第一箇壞人呀！從今後，我不過問伊了，我也不理伊的事了。我簡直是失散了我的靈魂了。

可是雖然這樣講，但我的腦海裏總不會忘掉伊那莞爾而笑的形容……

## □ 一段可恥的小史

浙江九  
師卒業 方濟美

鐘鐺鐘鐺——鐘鐺花鼓鬧開場；也不知打散了多少煩悶懊惱；也不知攻破了多少寂城寔堡；也不知荒廢了多少農事工務；也不知封閉了多少哭門淚洞；也不知停住了多少學業進線；也不知製造了多少奇事種子；竹青歎一口氣道：這是竹九歲的辰光，清明佳節，大鬧梨園的響應吧！唉！爲什麼要把舊事重提呢！——

那是竹求學的第二月，曠課的第一次，覺得閻王般的先生，不敢再面；戲館般的村莊，不忍離開。當那鏡花水月般的劇場，已變陳跡的辰光，竹父謂竹曰：『我的寶寶，明天可以和他們——同學——一起去繼續你的學業吧。』竹聽了，暗暗地吃了一驚，好不可惡！但是不好意思去反對那「言順理正」的爸爸，只好「口是心非」的是是……是的……答應着。

可是這麼一來，竹的肩上好似加上了幾百斤重的擔子一般！忽然凝思！忽然佇望！總想求箇卸肩的法子，解圍的法門。正在上天無路，下地無門的當兒，恰有一箇同學——信，見了他很覺詫異的和竹問答着：

竹！你看戲看壞了嗎？

不！我不曾看壞，還想再看幾天呢！

那麼！你有什麼心事嗎？

信哥！心事倒沒有什麼，但願在家再玩幾天。

這是不難！何必如此擔憂！我代你請假可了。

你倒說得好！先生前固然可請假，但是我父何！

呵！這倒是十分爲難！

於是二人沉寔了，凝思了……以致絕不作聲，絕不動作。忽然信好像死灰復燃地向竹道：這也不難！可是你要有相當的報酬！

要是我有的，都可以報酬。

那麼你把你爸爸所藏的紅格子給我數十張，我就替你想箇萬全的法子。  
好的好的！一百張都會有，請你快快講來！

你不要翻悔呢！

不！不！我翻悔，你可公開我的秘密！

那末，我告訴你——你明晨帶了書包，和我們一起的走去，向你父親前表示箇當真赴校的一般，到半途再往那小坵上的廟裏躲着可了。至於吃飯，放學的辰光，我們經過坵下時，喊了一聲「呼：呼：地」標號，你就可以下來和我們一同回家了。

竹聽了，不禁地唯唯稱是，預備着做了。

晨光初放，處處啼鳥，催着竹一骨碌地爬將起來，東一摸，西一翻，尋那父親的書箱鎖匙，預備取一百張紅格子送給信辦理他的逃學了。那知方將鎖匙就鎖，箱門尙未脫離箱子的當兒，在牀裏的父親咳的一聲道：『拿什麼？』竹勉強強地回答說：『不：不：不拿什麼，我尋尋我的書看。』竹驚嚇了一會，仍舊繼續他的計劃——一面躡手躡足地把紅格子輕輕地放進懷中；一面懶洋洋地向外移動，想往交貨一般。這時在牀裏的爸爸又問道：『你往那兒而去？』竹腦子清醒地答道：『我去約』

約信看。」因此——竹就一溜煙地向信家前進了。

「信！你也起來了嗎！快快走來！這這……這就……是……紅格子，託你給一部份把其餘的同學，替我一起想法吧！」

「好的好的！你放心！我們就來約你。」

一會兒，早飯竹已吃過了，信們也來了，於是就三三五五成羣的向那學校途徑上大脚步地走了。信們呢！——你一張，我二張，他三張地瓜分那紅格子，真是有趣！竹自己呢！——東一想，西一想地禱告他的計劃，不要破綻，實在當心行行重行行，好不容易走到了坵廟之下了。

「竹前瞧後顧地——一面向坵上走去，一面向信們說道：『你們不要忘記吃飯放學經此的辰光那「嗚嗚嗚」的叫我呢！』信們聽了，也一面答應着；一面繼續他們自己的路程，向前移動了。」

「菩薩！菩薩！請你佑我，佑我今天的事；請你許我，許我在此的住。」這都是竹跑進廟門後的禱告語。「笑嘻嘻的菩薩吓！你這樣地同情於我，我實在感你不了。」溫柔柔地菩薩吓！你這樣的和愛可親，我實在不願離你。「笑嘻嘻和溫柔柔地菩薩吓，我現在還要託你們向那可驚可懼地兇很菩薩的面前討一箇情吧！」

「兇很的菩薩吓！你爲什麼這般兇！不肯許我這箇小孩子呢！你爲什麼這般很！不肯佑我這點小事呢！但是兇很的菩薩吓！我也知道我今天的行爲，是錯的；你此刻待我這般嚴厲的態度，是對的。無奈我已來此，不便即出，兇很的菩薩吓！請你釋怒！請你許我，許我在這裏再過幾箇鐘頭，明日決計痛改前非，不來此逃學了。兇很的菩薩吓！釋怒吧！兇很的菩薩吓！慈善吧！」

光陰真快，那「嗚嗚嗚」的聲音——同學發的標記——已在坵脚裏叫着，來約竹回去吃飯了。竹聽了，好不歡喜，在廟外東望西看地瞧了一會，就一溜煙地下了坵來，和那發「嗚嗚嗚」的標記的人們，一同向村莊大道上前進。午飯後，仍如早晨一樣的分途，一樣的致告別辭。

呵！壞事如水，遇隙即流。自來莘莘學子，不知有多少多少的被牠攻破了假面具，公開了新軼事，當竹飯後再進那坵廟的晨光，也逃不出這箇「壞事如水」的公理，恰被一箇好管閒事的老嫗得悉了究竟，忙跑去告訴竹的老媽媽。

竹的媽媽聽了，好不生氣！遂借那尋雞的題目，往那坵廟裏探箇究竟。——登登的三脚兩步地走着，口裏吱吱地呼着。一會兒，媽媽已到了坵的坳中，並且已驚動了廟內的竹，——立向廟外偷地一瞧說：

「啊吓不好了！我的媽媽來了！怎樣辦！怎樣休！」

「逃嗎！——揭開破綻，尤其倒霉不逃！——母親一見，怒似天火！」

「菩薩吓救我吧！笑嘻嘻菩薩吓替我想辦法吧！溫柔柔地菩薩吓代我解圍吧！兇很……你不……」

「呵！不錯！這不是一張三面圍壁，一面空的石桌嗎！這不是菩薩賜我的租界嗎！」

於是竹拾起了書包，一輩子爬進石桌裏躲着，但是竹的心，仍舊魂不附體地別噠別噠跳着，不在身地拍脫拍脫抖着！

吱嚕吱嚕地媽媽跑進了廟裏，見了幾箇菩薩外，再沒有別的像人的東西，就自言自語地道：

「呵！上她——老嫗——的騙了我說——我的兒子是好的，決不會逃學，以致貽笑大方的。」

話畢，仍舊冉冉的下坵。

這時石桌裏的竹，好不難過！好不倒霉！細思那母親的說話，重念那母親的意思……就  
不禁地爬出石桌，打了灰塵，向廟後一溜煙地跑到校裏去，向先生銷假了。先生因竹銷假的情形，尙  
屬可許，也沒有怎樣去責問竹的底細了。而竹并也向同學補授了一課書，以備放學回家的辰光，那  
箇讀書的爸爸，或者要來查問呢。

果然，竹一回家，那箇懷疑的爸爸，就大聲叫道：

「竹！前來！你把今天先生教你的書，講給我聽。」

竹似喜似懼地講了一遍，爸爸雖兇，亦無所施其兇了。

啊！竹總算暫時脫險了！可是這一次刺激，刺到竹的腦海裏，而且深；到而今談到看戲有害的時候，還是隱隱約約地浮蕩在腦中，起了一種無限的可恥！沒盡的可愧！

## □ 蜜蜂和玫瑰

浙江 九師 戚維翰

蜜蜂飛經窗前，看見玻璃窗裏的案上，供着一朵「似曾相識」的紅玫瑰，不覺觸動舊情緒，要想進去和她接一箇親愛的吻。「拍」的一聲，不料碰着玻璃，跌在地上，險些兒被小雞啄去。他掙扎起來，在窗外不停的徘徊着，並且還發出「嗡嗡」的央求聲，想引起窗裏紅玫瑰的同情。

「啐！太不知趣了吧！現在的我，已受高貴的主人賞識，寵愛了；他將我供在燦爛的瓶中，常伴着我笑坐，不時還親着我的吻，有時更唱着歌兒給我聽，他真愛我極了。我受了他的愛，恕我不能再和你周旋了，快去吧！多會他就回來了。」



蜜蜂聽了紅玫瑰的話兒，便氣悻悻地去了。他嘴裏還咕囁着：

「受了新恩寵，

拋卻舊相好，

什麼愛和情，

都是贗頭草！」

蜜蜂雖然受了紅玫瑰的奚落，卻終不能忘情於懷；到了第三天的早上，依舊到窗前去看她。但他並不看見案上的紅玫瑰；他以為這定是為避他而遷到別處去了，真使他十二分的失望。當他歎息了一聲回去時，無意中瞥見一朵受人踐踏過的紅玫瑰，很憔悴的橫在污穢地上。他飛下去仔細一看，真使他傷心得淚珠滾下；原來狼藉在污穢地上的她，就是那「似曾相識」的紅玫瑰！他低下頭去和她密密地親了箇吻，表示他最後的情愛之後，不禁微歎了一聲：

「唉！高貴的主人到那兒去了！」

## □ 錦襖兒

浙江 劉世達

嚴城徽州會館，興着二箇名班，夜戲正鬧得鑼鼓喧天，集全城老幼男女，擠滿兩所劇場，看客們的耳目，都移入一鑼一鼓一擊一笑之中。此刻誰還有心把一切事放在懷裏呢？剛巧這當兒，城外麵店起火，約摸燒一小時之久，才被撲滅，我臨場看了，心中感感，回校特草此篇。

麵店老板娘，她吩咐了各位店夥，（殷勤待客，謹防火燭，檢點門戶等語。）便叫一箇店小二，抱阿貓跟他和隔壁王媽到劇場裏去。

她娘兒倆坐在東樓上，只見遠近的座位上漸漸坐滿了裝飾得很美麗的女客們，樓下也逐漸擠滿男客了，但見樓下箇箇的頭都欣欣的側向樓上看來，卻只向她一過目，就集中左近那最標緻的姑娘身上了。此刻她嚴酷的責備自己太不大度的心，制止了換錦襖兒和真金的鑽兒環兒的一念；又抱怨王媽催她和勸他說黑夜萬一有箇長短等話的多嘴。再看那樓下氣躁的看客，已在嘲笑她了。她很慚愧的低了頭，勉強和王媽對幾句話。阿狸見了這樣人山人海的大會場，雖在母親懷中，也還是啼啼哭哭的；要母親抱他回家去，又要洋娃娃玩，她想到若能擠出羣衆，回家把阿貓的洋娃娃取了來，自己乘便也可換一換衣服手飾，倒是很好的。但那能擠出這樣汹涌的人叢呢？况又是不好意思的，莫待人家笑話不成，她當這萬般沒法中，唯一希望立時演劇，不久果然開演了。阿貓也不

再哭，常向他學口『瑟瑟瑟』『瑟瑟瑟』樓下那些看客也往臺上看，不盡是看她左近的那姑娘了。她才安下了心，況那戲也演得很滑稽，使她笑箇腸斷腰痛，很快活的過這一夜，她正看得出神，忽聽得『城外火起』四字，頓時人聲鼎沸，看客們如高灘急流一般向門外奔去，他擡頭向天上看時，果見西南角煙火冲天，近處壁上都照得紅紅的了。那角正對直她的店宅，她就想起那班店夥慣會偷惰行壞的，平日一天少不得自己在家，但難道剛巧這次自己離家長久了，就發生這等通天大禍了嗎？心狂意亂，忙將阿貓託座旁張太婆抱上，自己拚命趕去，看箇明白。出場剛轉灣處，已見緋紅的火焰，直刺城樓，貼牢城樓的她的店宅，已浸在焰火之中，無或幸免了。『呵吓！救救吓！救救吓！』她毫不經意的嗚咽喊着，兩個膝蓋抖彈得非常利害，幾乎不能前進了。可是那件時式的新錦襖兒和真金的鑽兒環兒在那裏呢？被火化了嗎？也還是平日我最厭惡的陳阿三盜去逃走？但無暇細想，只是往人叢中躡上前去。柔弱的她，跟着挑水的人往泥濘的道上上城迫前看時，只見火花紛飛，一層一層的猛火，從地面上很速的升至十餘丈之高，火焰灼灼，能見屋底細物；火氣迫人，使她停留不住，什物被焚的聲響，有如爆竹大發。她那家產和日後生計且緩說起，但那新錦襖兒，和真金鑽兒，環兒，洋娃娃不見哪！怎樣是好呢！莫如投身火中，和新錦襖兒同歸灰燼了罷！然阿貓交給張太婆時不曾懸

切的拜託過呢。她正在發狂，有人將他往後一拉，說她危險着呢！她才知後面站着如城上添築一層似的許多看熱鬧的人們，然僅僅二三具水，龍還爭着叫要水呢。故射入些微的水，有如火上加油，火勢更大了，是吓！挑水沒有看火燒那麼有趣？他們原來是把看戲的眼睛移用的，或許看到那一條火飛得高，火花噴得好，還要喝采，她恨的打算親自向斜道下去提水，急忙下奔，不提防『呵吓』一聲！滑翻下去了。





## 鐘

與 錢叔熊

從前有一箇獵人，天天出門上山去打獵，打來的兔呀，獐呀，回下山來，他就帶到市上去賣，賣來的錢，換些柴米，回家去總和他的妻子共餐的。

有一天，他荷着鎗，到深山去打獵，經過了幾重山峰，卻沒有一隻野獸，這時他覺得身體疲倦得很，看見路傍有一所破廟，他就走進去休息休息。忽然來了一陣狂風，連這所破廟都要搖動起來，風聲漸漸過去，接連又像虎嘯的大吼一聲，這一聲怪響，滿山震應，他聞了這種聲音，心裏很懼怕，汗毛不知不覺的一根一根直豎起來了！他暗想道：『這樣的狂風吼聲，不是妖怪，就是老虎，牠倘若跑進廟裏來呢！唉！我何處去藏躲呢？』他這樣想着，將眼睛望了一望，見石櫃上有一箇破爛不堪的神龕，裏面供着一尊灰塵滿頭的泥像，他方在看着，廟門外的狂風聲，更比前厲害了，他聽了忙的將身一側，爬進神龕裏去，連鼻氣都不敢放出來的，伏在泥像的背後，他偷偷將眼一望，早把他的魂靈都嚇出竅了！

廟內原來上首伏着一隻很硬大的獅子，左邊蹲着一隻花額的老虎，右邊臥着一隻斑斕的豹，下首坐着一隻瘦小長尾獼猴，祇聽得獼猴說：『有生人氣啦！』獅子搖搖頭答道：『這地方是人跡罕到的，有什麼生人氣呢？』老虎道：『這箇氣味是你自己的猴騷氣吧！』豹說道：『不要說了，我們大家吃酒吓！』就將壁上掛的一口大鐘，鏗鏘鏘的敲了三下，地上忽的羅列着酒餚，山珍海錯，羅列滿地。這時的獅虎豹猴，似風捲殘雲的大嚼起來。不一刻，就吃完了。仍將壁上所掛的鐘，鏘鏘敲了三下，地上的餚饌連影迹都沒有了！獅子對着牠們說：『我們出去玩玩好麼？』衆獸哦的一聲，齊說道：『好好！』就此一齊立起來，撲撲的一陣蹄聲，陸續搖搖擺擺的走出廟去了！

泥像背伏着的獵人，也慢慢的從破神龕裏爬了出來，走到掛鐘的地方，將鐘像牠們的敲了三下，果然酒餚又滿擺出來了，獵人大喜，大嚼一頓，喫飽了，依舊把鐘敲了三下，地上的殘餚，剎時不見了！他想天下有這樣的寶貝，我不妨拿歸家去，可以一世吃不盡哩！於是他提着鐘，由原路一重重的走歸家來，還距離他的家裏，約有二十里光景，在半山裏來了箇白髮老人，攔住他的去路，並且和顏悅色的對他招招手，表示叫他走過去的意思，他沒奈何，只好走過去，那老人指着鐘道：『唉！你這獵人，不要貪心吧！你把這鐘帶了歸去受用，他們歸來沒有了這鐘，難道不查嗎？牠聽了這鐘聲，豈不是

要尋找你嗎？這就是你殺身之機吧！」獵人聽了很恐懼的央求老人道：「那末怎樣好呢？請你老人家想法子救救我吧！」老人笑道：「你把這口鐘交給我，我給你去還牠們，你就沒有殺身的禍了，以後你可到對面山上去打獵，包你每日滿肩的歸去，也够你一生吃著不盡的享用了！你心裏願意嗎？」獵人答道：「承你指教，我脫出危險，我還有什麼不願意呢？我把這鐘交給你吧！」老人拿了鐘，倏的不見了。獵人以後打獵，天天總是滿肩而歸的，這獵人就是不貪心的報應罷。

### □ 原來是堆蟠龍糕

江蘇  
武進 莊鍾祥

鄉人張阿四，他乘了火車到上海的親戚家去拜壽。火車到了站後，他就下了火車，慢慢地走去，心裏想去開一箇客棧，做住宿的地方。不料走了沒有多少時候，肚子裏忽然覺得一陣陣的痛了起來，立刻就想出大便，他就停了脚步，四面探望一下，不見有一箇廁所。這箇時候，肚子裏更加痛得厲害了！正在萬分焦急的當兒，忽然擡頭看見前面有一箇弄堂，他心裏推想，這弄堂裏，大概總有廁所了！於是就三步并兩步的走了進去，東一望，西一張，仍舊尋不出一箇廁所。這箇時候，實在忍不住了，只得蹲在弄堂裏的牆腳下，出他的大便了！心裏忽然想起，從前聽見朋友們對我說：「上海租界裏設立的廁所很少！馬路上和弄堂裏，是不可隨意出大小便的。倘然犯了，給巡捕瞧見，不但要拖入巡

捕房裏去，坐幾天西牢，並且還要罰洋錢呢！」他正在這樣的想着，不料前面已經有一箇查街的巡捕來了。他看見好似鼠兒見了貓兒一般，頓時面色發白，身子也微微的發起抖來了！要逃又不敢逃，心中十分焦急！正在這箇當兒，猛然情急智生，恰巧又是夏天，頭上戴着了一頂半新不舊的草帽；他就隨手拿了下來，向着大便上一蓋，再把兩隻手，緊緊地按着，好像捉着什麼東西似的，等到那巡捕走來，見他這般鬼鬼祟祟，心想一定是偷來什麼東西了！巡捕就向他問道：「草帽裏蓋的什麼東西？是不是偷來的物件？」他倒反而不慌不忙的答道：「不是！不是！是李公館裏逃出來的一隻鸚鵡，被我捉住了，因為怕牠要逃走，所以拿這草帽蓋着。我正想去告訴他們，叫人來捉，因為沒有人看管，恐怕這鸚鵡再逃走了！你來的正好，就請你代我看看罷！費神的地方，我去告訴公館裏，叫他們來謝你！」說罷，一溜煙就走了！這裏查街的巡捕，等了許多時候，不但沒有來捉，連人的影兒也不見來一箇，心裏好生詫異！就輕輕地揭開那帽子來，早有一陣臭氣，漸漸的沖入鼻子裏；等到他完全揭開後，並不見一箇鸚鵡，細細的一瞧，原來是一堆「蟠龍糕」。巡捕又氣又怒，急急走了一面走，一面想着道：「我做了三四年的巡捕，從來沒有上過他人的當，恰巧今兒，還上在這鄉曲的手裏，唉！都說鄉人老實，我真不相信呀！」





劇本

美女和盜首



# 劇本

美女和盜首

第一幕

上海育  
材小學 張德乾

佈景：

一間精美的書室。

人物：

羅其仁 二十來歲的少年。

陳雪痕 其仁的知己。年歲相同。

阿福 其仁的僕人。

幕啓時，其仁很得意地坐着看小說，一會兒，阿福上。

阿福 少爺！陳先生來了。

其仁 陳雪痕嗎？請他進來！

（說時，放下書來。阿福引雪痕

上，二人客套一番，然後就坐，

阿福獻茶。）

雪痕 上星期見你的時候，亦不過這樣，

今天你怎麼特別的快活？

其仁 是！我是較常快活些，因為我有一

件很稱心的事！

雪痕 什麼事？我們倆知己，不妨說說。

其仁 告訴你罷！我已和詩鵲女史訂婚了

。你大概總見過她罷！她是多麼美

麗啊！

雪痕 什麼？詩鵲嗎？你瞧她美麗，我瞧

她不過一箇女魔王罷了！（說時好

像很不在意）

其仁 （從椅子上跳起來，發怒地說）怎

麼？你不愛她嗎？

雪痕 是！她雖然美麗，卻帶着一種陰險

的神情，你和她訂婚，將來必定有

受苦的時候。我勸你……

其仁 （不耐似地叱着）去！去！人家婚

姻，用不着你干涉！有話他日再談

罷！

雪痕 我的好友！你以後終要留心些！不

要上了她的釣鉤才是！（一面說，

一面走）

（閉幕）

第二幕

佈景：

一條僻巷。

人物：

羅其仁 王詩鵬（妙齡女郎）乞丐

（陳雪痕化裝的）

幕啓時，其仁詩鵬同上，背後跟着乞丐。

詩鵬（陰陰地向其仁說）這乞丐一定不

是好人，不然爲什麼每天終跟着我們呢？

其仁 是！一定不是好東西，讓我去叫警

察！（說完急下）

劇本 美女和盜首

（乞丐似已聽得，剛想走開，詩

鵬回過身，手裏拿着一柄手槍，

對着乞丐，面露殺氣。）

詩鵬 哈！好大膽的狗頭！敢來偵探我嗎

？今天是你的末日到了！（說畢，

撥動槍機，訇然一聲，乞丐應聲倒

地，詩鵬急下，乞丐仍舊立起身，

）

乞丐 咳！這女魔王可惡！幸虧我裝假死

，不然早已到枉死城裏去了！好！

一計不成再作二計，我一定要援我

的好友！（說畢，脫去乞丐衣服，

現出雪痕原身，把衣服一擲，下。

假此可以令觀衆明白）（閉幕）

第三幕

佈景：

同第一幕。

人物：

同第一幕。

幕啓時，其仁看一張照片，阿福上。

阿福 陳先生來了！

其仁 這討厭鬼又來了嗎？叫他進來。

（阿福下，引雪痕上）

雪痕 昨天的乞丐你認得嗎？

其仁 這種乞丐誰認得！

雪痕 哈！這乞丐就是我呀！我還險些兒

喪命呢！

其仁 就是你死了亦不關我事！

雪痕 （裝做不聽得）我昨天裝了箇乞丐

，來偵探她，那知道她卻知道了，

叫你去叫警察，就拿手槍來打，幸

虧我避得快，沒給她打着，不然今

天那能見你呢？由此，我就知她不

但是箇陰險的人，而且是箇女盜呢

！我就尾着她走，走到一座山邊時

，她脫去了衣服，拉去了頭髮，啊

！這真令我驚奇極了！原來她是箇

美少年呀！

其仁 真真的嗎？我終有些不信！（

露出慌狀)

雪痕 自然………

(阿福持信上)

阿福 少爺！有信來了！(給其仁·其仁閱罷)

其仁 她約我明天到梅山去，叫我帶十萬元鈔票去，……

雪痕 這一定是他的詭計！我們可以去破獲他！

其仁 或者錯了呢？

雪痕 要是錯了，我向你磕一百箇響頭陪禮！

其仁 既然如此，我們就行事罷！(說畢)

劇本 美女和盜首

同雪痕下)

(閉幕)

第四幕

佈景：

山麓

人物：

陳雪痕 羅其仁 盜首(王詩鵬)

警察十人 從盜七人

幕啓：陳雪痕偕警察上。

雪痕 你們各自伏好！聽我叫笛聲就出來！記住了！

(十一人分散伏在石後，盜八人上，盜首裝爲女樣，吩咐衆盜立候，獨下。有頃，偕其仁上。)

五

其仁 你今天約我有什麼事？

詩鵬 沒有別的事！只是想問你借十萬塊錢來用！不然，就請你吃勃郎林！

其仁

詩鵬 孩兒們！搜！

（羣盜一擁而上，遍搜不得一文。）

詩鵬 咦！昨天打電話答應我的，怎麼……

（語未畢，雪痕自後上，捉其兩臂，高吹叫笛，衆盜方欲上前去救而皆被警察捉住。雪痕去抓詩鵬髮。）

雪痕 好友！快快和女士結婚罷！（說畢

大笑）

其仁 不要取笑了！快快押到局裏去罷！

（閉幕）

賣布總統

南通縣  
立師範 管森寶

共三幕

全劇人物：

曹三爹 年二十餘歲。身着青布短衫，腰束月裙。

陸二 酒店中之酒保。滑稽態度。

衛先生 年六十餘歲。身着長衫，村學究的樣子。

曹妻 年二十三四歲。村婦裝飾。

曹子 四五歲。

第一幕 曹三爹賣布飲酒

佈景：

酒店內有方桌一二張，條幾五張，  
另有酒壺杯箸等物。

人物：

曹三爹 陸二 衛先生

幕開

曹 (得意狀·自臺之左門出·且行且語·)  
(我)我今天六箇大布，賣了十二元半，  
算下來到賺了三塊多錢，真真運氣好！  
倒又有錢喫酒了·再到酒店裏要  
要去啊！(說畢·行至桌旁坐下·)

劇本 賣布雜統

陸二啊！陸二啊！

陸 (在內答應·急出·)那位先生來了？  
(行至桌前)哦！曹三爹啊！你今天好早！今天賣的布價好不好？

曹 好的！

陸 你又有錢喫酒了·今天打多少酒？

曹 先打二斤來·

陸 要什麼酒？

曹 陳酒·

陸 (高聲向內喚)陳酒二斤·(臺後亦高聲答應)要什麼菜？

曹 切一角饒牛肉來·

陸 我切牛肉去，請你等一忽兒啊！

曹 你去快些來。

陸 (入內·旋即出·一手執酒壺·一手拿了一盤牛肉·)酒來了!(以酒壺牛肉盤置於桌上·取杯箸置於曹前·滿倒了一杯酒·)你嘗嘗這酒好不好?這酒是今天開釀的。

曹 (喝了一口)這酒到也很好。(於是喝了一會兒·與陸二閒談了些話·陸二正與曹談之間·衛先生上·)

陸 哦!衛先生來了·請坐請坐。

曹 (立起身來·笑容可掬的拱手·)衛先生!冬天不會了·今天什麼風吹到這兒來的?

衛 (拱手作揖)順風吹到這兒來的。(

陸二拿了一張櫈置於衛先生之旁·衛坐下·曹亦坐下·)

曹 陸二啊!你再打二斤酒拿一盤魚來。

陸 噢!曉得了!(陸下)

曹 先生此刻到那兒去?

衛 到鎮上買點東西去。(陸一手執酒壺·一手拿魚盤子上·置於桌上·)

曹 陸二啊!再拿一雙筷子一箇酒杯來。

陸 (應聲取來·)

曹 (滿倒了一杯酒·雙手捧到衛先生前·)請先生喝酒。

衛 (起立)豈敢·豈敢。(說畢坐下)



曹 我聽見人說，衛先生會相面，這話可真的？

衛 懂是懂得的，但是不幫人相，非至親好友來請，都一概謝絕。

曹 先生既是懂得的，我請先生相相我的賤相何如？

衛 你的相貌，我早知道了。因為時候未到，所以至今未說與你聽。今天你既問我，我可以說了。而且時候也到了。我相你的品貌非凡，將來必執大權，位登極品，今年就應當出去，明年就有官做，相你的氣概是武官出身，你可以當兵去。曹三爹！你前途無限。

劇本 賣布織統

，你自己好好珍重些！最好你立刻就出去，因為時機一失，無處找尋。此刻你的時機已到了。切不可失。要緊。要緊。

曹 多承指教，謹遵台命。我出去就是了。現在酒冷了。請先生喝酒罷！

衛 （喝了一口酒，喫了一塊魚。立起身來。）我因為有點小事在身。少陪了。

曹 先生請便。不送了！（互相作揖。衛下。曹坐下）陸二啊！

陸 來了！曹三爹喚我有什麼事？

曹 陸二啊！你看這箇衛先生，真真說夢

話，他說的我將來要執大權，我想我是一箇賣布的，字也識得不多，還要談什麼大權小權啊！

陸 是的。這衛先生一味的說夢話，你想我們這些人，還有什麼大權小權執哩

！（曹已將酒喝完）你可再喝了？

曹 不要了！現在請你算一算賬。該多少錢？

陸 五角半。

曹 （向袋裏取了一塊洋錢，置於桌上。

）現在請你將洋錢收了罷。多的錢明天來喫酒再算吧！

陸 好的。好的。

曹 （立起身來）再會了！（曹下）

幕落

第二幕 衛先生智激曹三爹

佈景：

同第一幕

人物：

與第一幕同

幕開

曹 （坐於桌旁。方飲酒。陸二洗杯筷。

衛上。曹見衛至前。急立起。拱手。

）衛先生又來了。

衛 （作驚訝狀。）你爲什麼到今天還沒有出去的呢？

曹 先生！坐下來再談罷！（掉頭向陸）

陸二啊！你再拿一隻杯子，一雙筷子來。

陸 噢！（急取杯置桌上）

曹 （倒了一杯酒，立起身來，雙手取酒杯捧到衛前。）請先生喝酒。

衛 我在家裏才喝了來的。此刻不要喝了。（作蹙額狀）咳！我問你，你到底出去不出去？

曹 我實不瞞你，你說我將來要執大權，我想我識字不多，大約笆斗大的字能識兩羅，還要想到那裏執大權呢？

衛 曹三爹！你錯了！你會聽見說過朱洪

武少年時候，是一箇牧童，後來居然做了皇帝。漢高祖少年時候，是一箇無賴的，後來也成了帝王之業。他們這些人，何嘗讀多少書，識多少字，也居然執了大權，南面而王。當他未得時以前，平常人也不知道他後來有這麼大的事業做出來呀！等了時機一到，意志一決，就非常人所能及；就算你此刻時機已到，會奈你立志不定；咳！男兒志在四方，奈何湮湮沒沒的老死鄉里之中哩！我相你氣概非凡，所以誠懇的指導於你，今天聽了你這些沒志氣的話，真出我意料之外，

真所謂孺子不可教也！（說畢起身就走）

曹（立起身來一把扭住衛。）請先生不要發怒，我此刻心上已明白了！我決定立刻就出去，請先生再坐一會兒，同我一齊走吧！

衛 你決定幾時動身？

曹 至遲不出三天就動身。

衛 既是如此，我就等一會兒（坐下。曹亦坐下）

曹（倒了一杯酒，雙手捧到衛前。）多承先生指教，請先生喝我一杯酒吧！

衛（起立受之。一飲而盡，也倒了一杯

酒捧到曹前。）這一杯酒，就作饒行之酒吧！

曹（起立受之，亦一飲而盡。）陸二啊！陸二啊！

陸（急出）來了！要什麼；要酒還是要菜？

曹 酒也不要了，菜也不要了，我此刻要出去當兵，請你將我的陳賬算一些，該多少錢？

陸 曉得了！（取了一本賬簿，一張算盤，略算了一些。）共計三元四角零六分。

曹（數了三塊錢帶四角六分給與陸二。）

先生！我們走吧！

衛（應聲立起）

曹（向陸）再會了！

陸（作揖）不送了！

（曹衛同下）

幕落

第三幕 曹三爹別妻去當兵

佈景：

家庭佈景（農村貧寒之家庭）

人物：

曹三爹 曹妻 曹子

幕開 曹妻坐在紡紗車旁正在紡紗。

曹子在內頑耍。已而曹上。

曹子（見曹上以後走向曹妻前）媽媽！

劇本 賣布總統

爸爸回來了！

曹妻（起立向曹）你今天爲什麼到這時候才回來的呢？

曹（坐下，妻亦坐下，子仍在臺上頑耍）我今天又遇了衛先生，同他談了半天。

曹妻 談的什麼？是不是他又叫你當兵去？

曹 是的呀！我想這衛先生說的話，實在是不错的，我這次一定要出去，你幫我將前天賣布的二十塊洋錢，拿給我，我的衣裳和行李，你幫我收拾收拾好，我今天就要動身了！

曹妻 你既是決志要出去，我也不好擋住你，但是你自己要好好珍重些，切不可和那些忘八羔子的斤八太爺成羣結黨的爲非作惡，要緊要緊。

曹 我曉得了，快些替我收拾行李去。

曹妻 (應聲下)

曹 (與其子頑耍，而現一種可憐的樣子) 兒呀！同媽媽在家裏，不要叫媽媽生氣，不要胡鬧。(其子倚於其身旁，很可愛的樣兒，曹妻自內上。)

曹妻 (提了一箇行李，手上拿了一件長衫，同一包洋錢，行至曹前，將行李

放下，一手拿了一包洋錢給曹。) 這裏邊是二十塊錢，你收好了。(曹放於衣袋內) 這是一件長衫，我幫你穿了吧！(取衣衣之)

曹 你拿條毛竹扁擔來。

曹妻 (應聲取來)

曹 (挑了行李作欲出狀) 家中一切事情，都拜託你啊！(說畢淚下)

曹妻 (淚下，連話都說不出來的樣子) 我……曉得了！

曹子 媽媽——你哭什麼？爸爸到那裏去？我也跟爸爸去。

曹妻 兒呀！你爸爸上鎮買果果去，你放

乖些，我同你到後面吃東西去。（妻及子自右門下，曹先自左門下。）

幕落

### 戀愛的變遷

紹興管墅  
啓林學校

胡劍吟

劇中人：

李子華 二十餘之青年。

張麗芬 子華之戀愛者。

徐碧厓 子華友·富家子。

徐秀文 碧厓妹。

### 第一幕

幕開，現一咖啡館·室內子華和麗芬，對坐談心。

劇本 戀愛的變遷

子華 麗妹！我們倆的愛情，可以算得最

深的了·海可枯；石可爛；我們的愛情，休想搖動。

麗芬 華哥說得不差·我們的愛情，是高尚的·再也不會變易。

（碧厓與妹秀文自門前過）

碧厓 呀！那不是密斯忒李麼？

子華 原來是密斯忒徐，請裏面坐！

（碧厓偕秀文入室坐下，同時子華注視秀文，麗芬注視碧厓的衣飾，作羨慕狀。）

子華 這位是誰？

碧厓 這是舍妹秀文·這位女士是誰？

子華 是敝友張麗芬女士。

(四人相向鞠躬)

碧厓 二位咖啡用過了麼？我現在新買了一口鋼琴，何妨同到舍下去彈彈。

子華 麗芬(同聲)很好。

(子華會賬·四人同下。)

(幕閉)

### 第二幕

幕開，另現一咖啡室。子華和秀文對坐談心。

子華 秀妹！我們好像有夙因似的。初次會而後，到現在你的影子，永遠在我腦中環繞着。我很愛你，不知你

肯接受我的愛麼？

秀文 不敢當。我聽人說，張女士才是你的愛人呢！

子華 呸！冤枉極了。她一箇貧苦的女子，我怎會去愛她呢？我敢說除掉你什麼人我都不愛。

秀文 這才不錯。

(幕閉)

### 第二幕

幕開，現一富家書室。麗芬和碧厓對面坐着。

碧厓 我聽人說：『子華君和你很好，將要訂婚。』不知這話確不確？



麗芬 沒這事。我和子華不過友誼的關係

·若說要好的人，惟有……

(視碧厓微笑)

碧厓 (連吻麗芬之手)

(幕閉)

## 幕

奉天東邊  
商科中學 栗鈺鉉

登場人物：

陵媽——吳素霄女士的女僕，年五十餘

歲。

夫役——街道清潔夫，年三十餘歲。

地點：

愛德華路盡頭，吳女士別墅，聚石仙

劇本 畫

館的門前。

佈景：

門緊閉着，館前的藤花從短牆蔓延到路邊的老槐和鄰家籬笆上。

幕啓 夫役拉着垃圾車來到門口，按着

門鈴，陵媽捧着一畚箕的廢物出來，

夫役接過畚箕來就倒入車裏。

夫役 陵媽，爲什麼今天的廢紙格外多？

又有人寄東西送你姑娘嗎？

陵媽 那裏？這些紙不過早晨來的一封信

：（回頭看看後邊。）我姑娘的脾

氣非常奇怪，看這封信的光景，恐

怕要鬧出人命來。

夫役 怎麼？（注視車中廢紙，用手撥了幾撥）這裏沒有什麼，你且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陵媽 在我們姑娘的朋友中，我真沒見過有一位比陳先生好的。我以前不是說過他的事情嗎？

夫役 是，你說過他的才情，相貌，舉止都不像平常人，許是你姑娘羨慕他，喜歡他，他不願意？

陵媽 那裏？你說的正相反哪，有一天，陳先生寄一封信和一顆很大的金剛石來，她還沒有看信，就把那寶貝從窗外擲出去，……

夫役 那不太可惜嗎？

陵媽 自然是很可惜，那金剛石現在還沈在池的污泥中呢！

夫役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們爲何不把他淘起來？

陵媽 獸子，你說得太容易了；那麼大的池，望那裏淘去，況且是姑娘故意擲下去的，誰敢犯她。

夫役 那麼信裏說的是什麼？

陵媽 那封信她沒看就搓了，交給我拿去燒毀，我私把信攤起來看，可惜我認得的字不多，只能半猜半認的念，我看見那信，教我好幾天坐臥不

寧。

夫役 你且說下去。

陵媽 陳先生在信裏說，金剛石是他父親  
留下來給他的，他除了這寶貝以外  
沒有別的財產，因為羨慕我們姑娘  
的緣故，願意取出，送給她佩帶。

夫役 陳先生豈呀！

陵媽 誰能這樣說？我只怪我們的姑娘：

（回頭望望）又有一次，陳先生送  
一幅畫來，畫後面貼着一張條子，  
說那是他生平最得意的畫兒，曾在  
什麼會裏得過什麼金牌的，因為羨  
慕她，所以要用自己最寶重的東西

翻本 畫

奉送。誰知我們姑娘哼了一聲，把  
畫兒撕得稀爛！

夫役 你們姑娘連金剛石都不要了，一幅  
畫兒值得什麼？他豈不是輕看你們  
姑娘嗎？若然我是你們姑娘，也要  
生氣的，你說陳先生聰明，他到底  
比我笨，他應當拿些比金剛石更貴  
的東西來孝敬你們姑娘。

陵媽 不，不然，你還不……

夫役 我說陳先生何苦要這樣做？若是要  
娶妻子，將金剛石換錢，一百箇也  
娶得來，何必定要你們姑娘！

陵媽 陳先生始終沒說要我們姑娘；他只

說羨慕我們姑娘。

夫役 那麼，以後怎樣呢？

陵媽 寄畫兒不過是前十幾天的事，最後來的就是這封信。

夫役 哦，這封信，（把車裏紙檢起來，揚了一揚，翻着看）這純是白紙，沒有字呀！

陵媽 可不是，這封信奇怪極了，早晨來的時候；我就看信而寫着『若是尊貴我，就請廢神拆開這信，否則請用火燒掉。』我們姑娘還是不看，教我拿去燒掉，我終是要看裏頭到底是什麼，就把信拆開了，我拆來

拆去，全是一張張的白紙。我不耐煩就想拿去投入火裏，回頭一想，又捨不得，於是一直拆下去，到末了是他自己畫的一張小照。（順手伸入車裏把那小照翻出來，指給夫役看。）你看，多麼俊美的男子！這臉上黑一塊白一塊的有什麼俊美？

陵媽 你真不懂得；……你看旁邊的字……

夫役 我不認得字，還是你說給我聽吧。

陵媽 （用指頭指着念）尊貴的女友：我所有都給你了，我所給你的，都被你拒絕了，現在我只剩下這一條命

，可以給你，作為我最後的禮物。

……

誰問他要命呢？你說他聰明，他簡直是糊塗蟲！

陵媽！陵媽！姑娘叫你呢！（這聲音從幕後噴出來，把他們偶語沖破

。）

（把小照放入車內）我得進去……

這人命的事，你得對姑娘說。

誰敢？你速速推走罷，待一會，她知道了就不方便。（忽忽忙忙把門關上，夫役引垃圾車子往別家去了

。）

幕落



# 國學常識

十册 三元

研究中國文學之初步入門書

自來研究國學者每苦於書錄浩繁未易卒讀即近今各家所出整理國故之書亦皆局於一部不足以彙集衆長備初學常識之用本局特請名人編纂國學常識一書分小學一音韻一詩學一經學一詞學一理學一說部一十種皆能以淺近文辭詳具原委扼其大要並述研究方初學皆能於國學之根柢已具由是變化以施諸新文學更覺頭頭是道其獲益真非淺鮮也

小學常識

音韻常識

經學常識

理學常識

史學常識

子學常識

文學常識

詩學常識

詞學常識

說部常識



# 音 樂

C 調

暮 春

$\frac{4}{4}$

東 臺 甲 種 師 範

王 怡 親

$\dot{1}$   $\underline{\dot{1}\dot{2}}$  6 5 | 4  $\underline{56}$  4 — | 2 .1  $\underline{2\cdot1}$   $\underline{2\cdot4}$  |  $\underline{5\cdot6}$   $\underline{4542}$  1 — |

東 皇 欲 別 夕 陽 墮 點 點 楊 花 綠 翠 苦

$\dot{1}$   $\underline{\dot{1}\dot{4}}$   $\underline{\dot{2}\dot{1}}$   $\underline{6\dot{1}}$  | 5  $\underline{42}$  5 — |  $\underline{44}$  5  $\underline{2124}$   $\underline{5\cdot6}$  |  $\underline{4\cdot5}$   $\underline{4\cdot2}$  1 — ||

杜 宇 聲 聲 空 訴 恨 可 憐 喚 不 住 春 回







## 琴

材料 梧桐木板，魚膠，細絲絃，竹子板，鋼絲，小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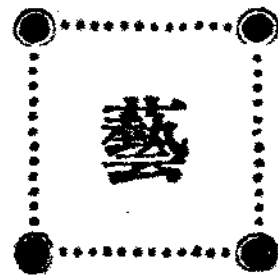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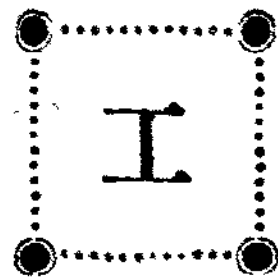
用具 手工刀，密達尺，沙紙，元規，小鋸。

製法 把梧桐木板，截成長三十五寸，寬八寸，A B 兩塊，如夕圖。再截成長三十五寸，寬四寸，C D 兩塊，如夕圖。再截成長七寸四分，寬四寸，E F 兩塊，如口圖。厚皆三分。用沙紙擦光，把膠煮好，將 A B C D E F 板，黏住成一匣狀，如口圖。

把竹子用刀削成三角形之長條，甲面厚二分，乙面厚四分，丙面厚一分。然後截為十二段，如夕圖。（每段一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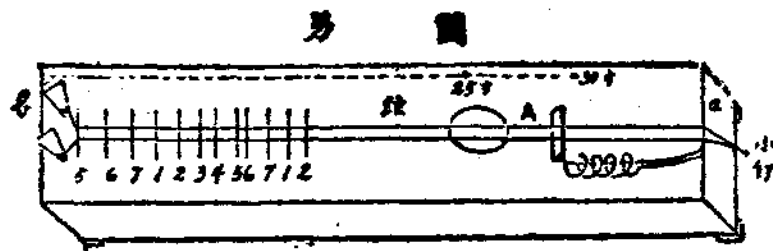
次將鋼絲變成螺旋狀，如夕圖。

工藝



直隸寧晉 李瑞雲





再削三角形一竹條，甲面厚二分，乙面厚五分，丙面厚一分，截為兩段，皆長二寸。I段甲面須刻為半月形，II丙面均刻距離約四分許各二槽，如左圖。

再用木或竹子，刻兩棒，甲頭扁平，乙頭圓，如左圖。用圓規在木匣A端，畫一弧，徑三寸，（須在A端三十寸之內，二十五寸之外）用刀刻透。把螺旋鋼絲固定在匣內A端，然後把三角竹子，黏在B端，距離須按音階排列，黏妥後把絲絃上好，便算製造成功了，如左圖。（尺寸長短隨意）

玩法||用筆管擊A端之絃，左手按絃，無論歌曲小調，皆能發極切和的音，也很可悅耳。

## 西瓜燈

與胡錢叔熊

無論什麼人，都知道西瓜是可以喫的，而且都是喫牠的肉，將牠的肉喫完，牠的皮必定拋棄的。西瓜果然可以喫，難道西瓜皮是沒有用處嗎？唉！西瓜皮很有用處呢！並且很可以玩的。待在下寫出來，請諸君試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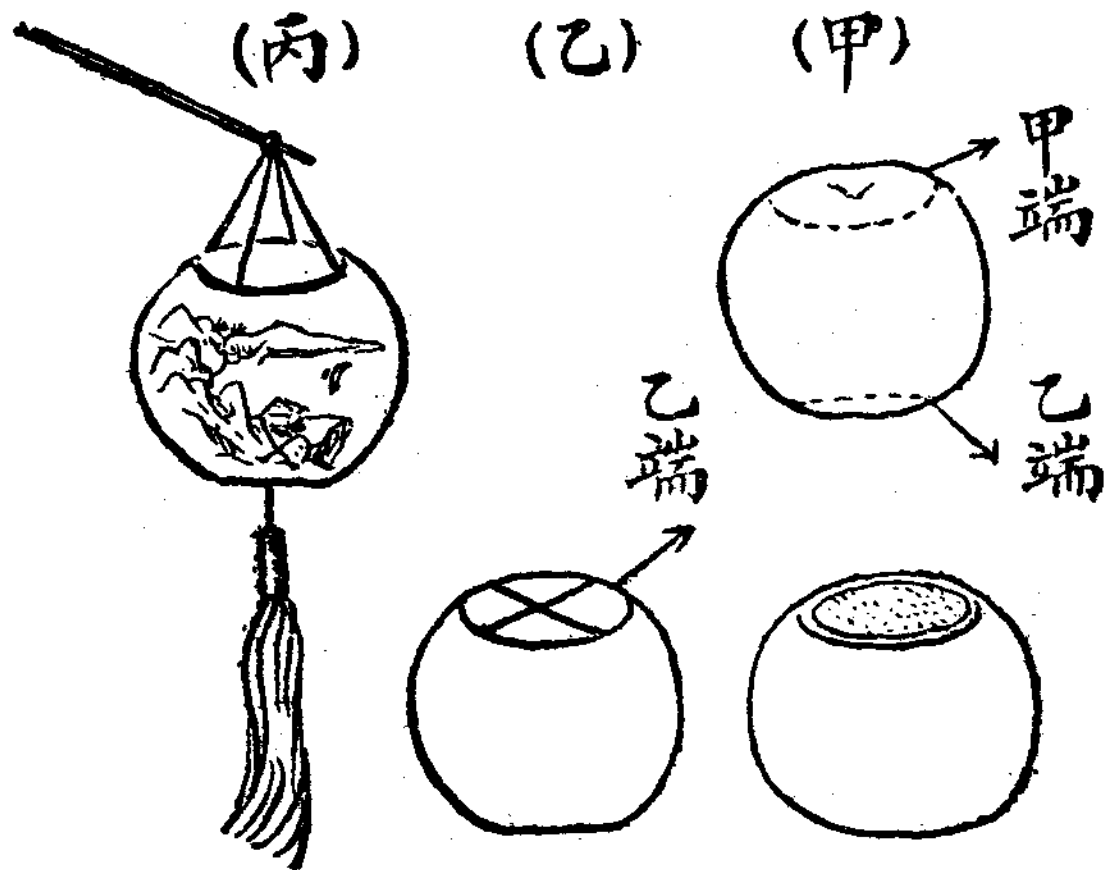
用具 菜刀，刻字刀，銅匙。

材料 西瓜，五色絲線，竹籤，竹竿，鐵絲，燭，五色鬚頭。

製法 西瓜一箇，用菜刀將西瓜甲乙端，各削去一塊，如圖（甲）。

用銅匙將瓜肉慢慢括去，括至離皮約二分爲度，括好後，用刻字刀將西瓜的四圍刻字，或刻花，並將西瓜的甲乙端，各雕小孔四箇，其孔的距離，須要相等，用竹籤二支，插入乙端的小孔內，成十字形，如圖（乙）。

其竹籤中央相交的地方，用鐵絲紮緊，留一端向上，預備插燭，用五色鬚頭一箇，繫在紮鐵絲的地方，再用五色絲線二根，長約二尺許，線的



各端穿入西瓜甲端小孔內，將結打好，再用竹竿一支，其細頭將中段的絲線紮好，如圖（丙）。

玩法 到晚上將燭燃着，插在鐵絲上，豈不是一盞很美觀很可

玩的西瓜燈嗎？

竹蛇

高淳縣 石有楨 立初中

材料……竹子，鐵絲，彩色，細鐵絲，細銅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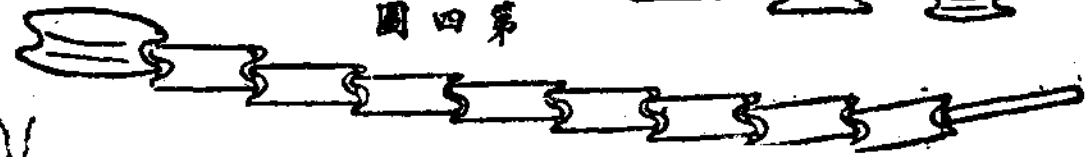
用具……手工刀，鋸錐。

製法……取比手指粗些的竹子一根，鋸成八段，每段約一寸五分長，須逐漸細小，最粗的一段，做蛇頭，用手工刀削成如第一圖，其餘各段，削成如第二圖，惟末後一段，削成如第三圖，乃在頭段末端錐二孔，二至七段，前後兩端，各錐二孔，末段上一端，亦錐二孔，逐段以細鐵絲，長約一寸，插入各孔內，連成如四圖，另於蛇頭上顎錐二孔，用細銅絲繞成小環，紮在二孔上，作蛇的舌頭，再以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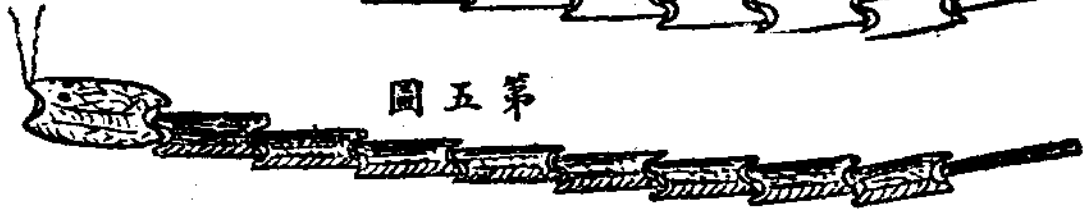
第一圖 第二圖 第三圖



第四圖



第五圖



第六圖



色在竹上畫成蛇紋，如五圖，六圖，工作便算成功了。

玩法……用手執蛇的尾，輕輕的搖擺，蛇能左右轉動，真像活的一般。

### □ 洋菜的製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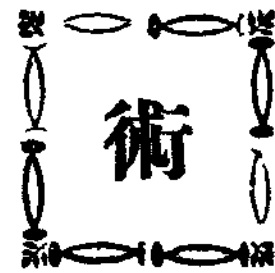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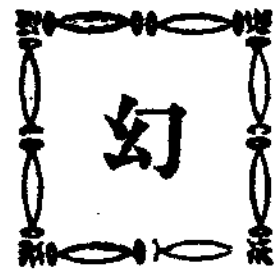
江蘇  
三中 黃克良

原料 石花菜十兩，（市上有售）清水一鍋。

器具 鐵火鍋一具，長木盤一箇，（高約五分）稻草若干。

製法 先用石花菜和水置空鍋中，加熱煎成濃液。

再用盤內置稻草，須排列整齊，不可亂堆，乃將濃液灌於其上，使液和稻草平，毋過多，約一日始乾，置烈日中晒之，於是將稻草一一撕開，即成。



### 書中字畫

三  
江  
蘇  
黃克良

準備||日記簿一冊，(大小厚薄均可隨意)自首至尾，每隔四頁，寫以楷字，各貼細長厚紙，用為標識。再自首至尾，每隔三頁，畫以彩畫，亦各貼細長厚紙，用為標識。(餘做此)又每頁宜留空白半張。

演時||以左手持書，以右手拇指，懸於第一列之厚紙上，迅速揭之，則見書中處處皆有楷字，再以拇指懸第二列之厚紙上，迅速揭之，則見書中處處皆有彩畫。及至最後，將書倒轉，復行上述之手法，此時視之，無論何處，均係白紙。

# 分類學生習字範本

|          |         |         |        |         |         |        |        |        |           |
|----------|---------|---------|--------|---------|---------|--------|--------|--------|-----------|
| 楷中       | 楷大      | 楷大      | 楷中     | 楷大      | 楷中      | 楷中     | 楷大     | 楷中     | 楷大        |
| 何紹基前後赤壁賦 | 趙文敏福神觀記 | 趙文敏大成殿記 | 褚遂良聖教序 | 蘇東坡醉翁亭記 | 歐陽詢皇甫君碑 | 歐陽詢九成宮 | 柳公權玄秘塔 | 顏魯公多寶塔 | 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 |

七分 七分 七分 七分 七分 七分 七分 七分 七分 七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雜俎

## □ 本刊二卷十集投稿諸君

### 姓名對

安徽六安  
第一高小

方實甫

盛仲柏 余嘉鉞 吳夏伯 戴輔國 林仲達

何伯棠 王慶釗 盧冬官 汪裕民 王叔蘇

## □ 本刊三卷一集投稿諸君

### 姓名對

方實甫

蔣造夏 張菊隱 姜公畏 劉自烈 霍鴻藻

盛澄華 胡劍吟 婁子匡 方人清 劉鳳梧

## □ 時人名對與投稿人名對

常熟  
虞東陶醉菊

湯玉麟 徐東海 劉鎮華 連桂芬 王怡親

吳金彪 岳西峰 蔣鋤歐 郭蘭馨 鞠孝友

## □ 文字遊戲

武昌佛  
學院 江蔭軒

|        |                  |        |        |        |                  |             |        |        |                  |        |        |                  |             |        |
|--------|------------------|--------|--------|--------|------------------|-------------|--------|--------|------------------|--------|--------|------------------|-------------|--------|
| 翻<br>番 | 翀<br>公<br>羽<br>卒 | 翠<br>中 | 翁<br>中 | 仇<br>人 | 鳩<br>穴<br>九<br>ム | 公<br>九<br>ム | 究<br>鳥 | 紅<br>系 | 功<br>人<br>工<br>水 | 全<br>力 | 休<br>人 | 梅<br>木<br>示      | 柰<br>木<br>示 | 槩<br>每 |
| 駟<br>馬 | 映<br>知<br>日<br>辰 | 晨<br>央 | 智<br>央 | 堵<br>土 | 觀<br>日<br>者<br>火 | 暑<br>見      | 暑<br>見 | 秋<br>禾 | 炳<br>林<br>火<br>火 | 焚<br>丙 | 知<br>矢 | 呻<br>不<br>口<br>貝 | 否<br>申      | 否<br>申 |
| 漉<br>? | 麒<br>林<br>鹿<br>米 | 麋<br>其 | 麓<br>其 | 馮<br>? | 馳<br>奴<br>馬<br>中 | 駟<br>也      | 駟<br>也 | 洋<br>? | 羯<br>君<br>羊<br>次 | 羣<br>曷 | 壯<br>? | 坊<br>保<br>土<br>土 | 堡<br>方      | 堡<br>方 |
| 性<br>十 | 甥<br>日<br>生<br>目 | 管<br>男 | 星<br>男 | 細<br>系 | 吠<br>余<br>田<br>力 | 畚<br>犬      | 畚<br>犬 | 拍<br>? | 皎<br>羽<br>白<br>七 | 習<br>交 | 訕<br>言 | 峒<br>分<br>山<br>今 | 岔<br>同      | 岔<br>同 |

|   |   |   |   |
|---|---|---|---|
| 鯨 | 魯 | 鯨 | 鯨 |
| 此 | 此 | 此 | 此 |
| 魚 | 魚 | 魚 | 魚 |
| 日 | 日 | 日 | 日 |
| 嘿 | 嘿 | 嘿 | 嘿 |
| 口 | 口 | 口 | 口 |
| 蚋 | 蚋 | 蚋 | 蚋 |
| 虫 | 虫 | 虫 | 虫 |
| 脰 | 脰 | 脰 | 脰 |
| 月 | 月 | 月 | 月 |

### 辛亥改革以前吾鄉之童

謠

東下良選

藏（讀音如抗）兵兒，藏馬兒，馬兒不喫回頭草，不復江山算不了，分箇你，分箇他，別要教朝南老兒曉得喇？（歌時且有一種相當的游戲）

余幼時亦嘗歌之，歌時頗覺敏捷而爽快，但不知其何意，今偶回憶，細解其詞：「藏兵藏馬」以係運動革命之意，「分箇你分箇他」似係分給黨證之意，「別要教朝南老兒曉得喇」似係瞞着官廳之意，鄙解如斯，未

識然否，用錄之，以質諸高明。

### 記友之皮鞋

上海民章 昇

憶於正月初四日，友人張君以事外出，而家人亦赴戚家春宴。當室中闕然無人之際，乃竊賊惠臨，掘洞而入，被竊時鐘一，雨衣一，皮鞋一，損失甚微。時鐘被竊，有手表以代用，雨衣既失，有紙傘以禦雨，惟皮鞋失而尚無代用品也。於是赴市購買，以價昂貨劣，無當意者。旋於北浙江路某押當店，得一價廉物美者，黃其色，長其統，鞋雖不新，尚可耐用，價僅一元六角耳。人皆以為張君之新購皮鞋，陋劣異常，殊不美觀。匿笑之。張君曰：着皮鞋之目的，在乎雨時可行走，貴實用，不尚外觀之美麗。今世之人，往往慕虛榮。

競奢華。甚至一皮鞋之微。莫不講究絕倫。我民安得不窮哉。予聞張君之言。感歎無已。爰泚筆記之。以實本刊。

### 板橋軼事

南湯鵬魂

鄭板橋先生。是清朝的一箇大文學家。他的名聲曉得的人。很不少。但是他的軼事也很多。在他少年時候。有一次。他赴某郡考試。偶然迷着路途。認不得回自己所寓的地方了。他就跑到一箇賣缸的店門口。問好去走。誰知不曾走得半里多路。越跑越錯。他只才曉得。缸店主人所指點他的路。是戲弄自己的了。於是他復行回頭。又跑到缸店門口。裝作土頭土腦的樣子。指了一箇大缸。問道。「你這箇缸有多少斤重麼。

「那缸店裏的主人。見他買缸問斤重。很笑他不懂事理。就把那缸用秤秤好。高索了他的價錢。他又裝作羞澀的樣子說道。「我此刻忘記了沒有帶錢出來。你若肯賣給我。你就派兩箇人。擡了同我到寓裏去拿錢吧。」那缸店主人聽了。因為這箇缸可以賺雙倍的錢。也就允許派兩箇人擡着同他去了。

他和那擡缸的人。不曾走得一半路的時候。他忽然向那擡缸的人說道。「我現在足力很疲。你們能讓我立在缸裏。擡到我的寓裏。我必定多給你的酒錢。」那擡缸的聽了。有酒錢。也就允許他立在缸裏。及至到了他所寓的地方。他先跑了裏面。把這事告訴了他同來的許多的

朋友他的朋友聽了。一箇箇都很發怒的出來。對那擡缸的說道。「你們店裏賣缸還論斤重。不是明明欺人麼。我們不買缸。快快替我擡回去吧。」那擡缸的人見勢不敵。擡了缸就跑。而他還大聲說道。「你們回去告訴你們的主人。假是下次有人問路。萬不可戲弄人。人就不戲弄你們了。」

### 巧對

湯鵬魂

昔時有某太守。一日行經某處。見五六童子正在嬉戲。內有一童子狡猾異常。太守謂之曰。汝如此之狡猾。吾將有以懲之。汝若能對句。卽貸汝。童子曰。請老先生速出上聯可也。太守卽曰。童子五六人。無與汝狡。童子知爲太守。急對曰。

太守二千石。莫如公言至此忽不語。太守曰。尙有一字。因何不言。童子曰。公欲吾言。請賜我賞。太守賞之。童子方繼續言曰。莫如公廉。太守笑問曰。吾如無賞。汝對何字。童子曰。莫如公貪。太守聞之。讚歎不已而去。

### 一知半解

(續) 南京星光文藝研究會 蔣畏三

(九) 雷行於地面。每秒鐘可循環五週。

(十) 電初閃光時。其光明若煤油燈二百

五十三盞之亮積。

(十一) 獸類體積最大者爲象。最小者爲鼠。

鳥類聲最高者爲鴟鴞。蟲類最低者

爲螢蟲。

(十二) 近世動物中聽覺最靈敏者爲貓頭

鷹

(十三) 植物最美者為牡丹。最不美者為青

豆草。最香者為白竹蘭。最臭者為野

紅蘭。

(十四) 日本綠竹。其莖最高者。約達一百十

餘尺。

(十五) 動物中之道德最高尚者。當推蜂與

蟻。

(十六) 昆蟲最古者。為三葉蟲。

(十七) 蚊於一小時中。可產卵五萬三千六

百餘粒。

(十八) 燕子之飛翔力最強。一秒鐘可行三

千五百餘丈。

(十九) 蟬之知覺。系在兩翼之中央。蠅之知

覺。系在兩翼之後側。

(二十) 香蕉之汁。可染糞黑色。其光奪目。

### 我之醒世談

鹽城梁塚 私立高小 王聯元

以人之陰事告我者。必以我之陰事告人。

寡慾清心。為人生第一聖藥。

色界是危途。不可視為趣途。

無堅忍之性者。不能成事。

自由兩字。害煞多少青年。

鴉雀鴿之害人。甚於洪水猛獸。

日本之強。由於講倫理。

戰陣無勇。非孝。此一言。尤中國今日無價殊珍。

有當面譽我之人。不如無背後毀我之人。

散財以救。人不若著書以救世。

### 桐館漫筆

安徽六安 第一高小 方實甫

名士美人。乃天下至不祥之物。以故名士多青衫落拓。美人多紅粉飄零。

僧道募緣。是變相之乞丐。官僚鑽進。是變相之倡優。可恥亦復可憐。

富家兒能無驕人態。便是佳子弟。貧家兒能無乞人相。亦便是佳子弟。

愛讀武俠小說者。其人必多血性。愛讀言情小說者。其人必有淫行。

宇宙昇平。英雄無用武之地。多槁死於蓬蒿之下。時局騷動。英雄有可乘之隙。多崛起於草澤之中。以故治世英雄少。而亂世英雄多。

### 懷冰室癡語

廣東 順德 連寶麟

最足以惹起才人之文思，吟客之詩思，愁人之悲思，旅客之鄉思，情人之相思者，其惟夜月。三五團圓，皓魄當空，銀光滿地，此是得意人之樂境，卻是失意者之愁境。

天下事愈舍不得，卻偏偏要舍得，造物無情，正無奈伊何，此所以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居其八九也。

金錢萬能，金錢萬惡，社會上不為阿堵物所役者能有幾人。

天下事要是認真起來，則事事皆難滿意，要是能夠達觀，則處處皆是樂境。

孔以入世救人，佛以出世救人，取道雖各有不

同，其用心則一也。

昔人云，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的是英雄豪語。

草木以剪伐而失其自然，人類以禮教而喪其  
天真。所愛者舉動皆覺可愛，所惡者舉動皆覺  
可惡，人之常情，往往如是。孔氏曰：好而知其惡，  
惡而知其美者，鮮，信然。

### 春暖堂聯話

江蘇第二  
代用師範 李懷清

如臯南鄉朱梓彬先生。服務本縣教育機關有  
年。實事求是。成績卓著。民十二年。猝染疾卒。後  
邑人借縣立通俗館。開會追悼。挽詞雲集。美不  
勝記。茲選錄其佳構。投諸叢刊。以餉同好。（一）  
周縣長療挽「聞聲在入境問俗之初。垂死

趨公猶一見。立志以同流。合污爲恥。捐軀徇校  
足千秋。」（二）本校附小校輓「社會竟變  
成豺狼舞臺。沒血性。沒廉恥。圖箇人榮名。演出  
些怪怪奇奇鬼祟祟的劇本。先生真犧牲健  
者。不愛錢。不顧命。爲地方服務。操持住磊磊落  
落堂堂正正之心機。」（三）縣視學何景平  
輓「舉辦學校教育兼社會教育多年。瘁不言  
病。生不辭勞。遇事着先鞭。都爲地方謀幸福。爭  
化私有營業爲公有營業一案。此志未成。此身  
已死。問誰其後盾。全憑公理在人心。」（四）  
黃文濬先生輓「謀教育闔邑傾心。蓬蓬勃勃。  
碌碌勞勞。病軀願犧牲。死到臨頭猶奮鬪。擔講  
演四方託足。暖暖寒寒。風風雨雨。辛苦造幸福。

名稱沒世有公評。」(五)沙教育局長輓「是何菌毒殖君身。日午聚談宵深渣別。夙有芳徽留學界。生時齊頌沒後同悲。」(六)城區教委周世勳輓「教育掾亡有責匹夫拚一死。友朋悃切那堪元伯已千秋。」(七)本縣款產處副主任郭仲達輓「勇於自謀者胡不遑死。苟有繼志焉君則猶生。」(八)本校職員公輓「貧而好義。末世所難。十年來遇事力爭。實爲地方宏教育。公爾忘私。當今有幾。一霎時染疴遽逝。長令閭里繫哀思。」(九)馬君極良輓「熱心教育。熱心演講。身死心不死。著名鄉里。著名報章。人亡名不亡。」(十)趙君四聰輓「做事耐勞。因勞成疾。因公而死。雖死猶生。」

「縱觀以上諸聯。沈著痛快。淋漓盡致。而工穩猶其餘事也。」

輓詞一道。最忌浮泛不切。或矯揉造作。祇求措詞得體。運用得當斯可矣。所謂文章本天成。偶於妙手得之也。今觀以下三聯。殆得作聯之橐鑰與。(一)繆君楚佩(如皋人)輓周某幼科醫生「幼科國手。醫界明星。肉白骨而生死人。必昌厥後。此老歸真。彼蒼太忍。駐朱顏以壽仁者。徒託空談。」(二)某塾師輓高母閔氏「母出孝哉。門四真淑身。人言無所間。兒生柴也後。三年泣血。君子以爲難。」(三)吉君達輓本四同學盧張二君聯云「共硯同門。鄭康成方懷廬植。素車白馬。范巨卿又哭張劭。」信



手拈來。巧不可階。

本校本四同學張君國乾。於去秋溘逝。後假大禮堂開追悼會。彼時輓詞雖繁。而佳構實夥。蓋張冠李戴之習見語。識者非之久矣。然十步之內。亦有芳草。茲選得三聯。悽楚動人。雖未謀面者讀之。恐亦欲灑一掬同情之淚矣。(一)康視珩等輓「何所爲而來。何所爲而去。命也如斯。欲問蒼昊。有如是等因。有如是等果。子今溘逝。可悟輪迴。」(二)顧邦慶等輓「兄別弟。弟哭兄。誰曰不宜。最堪悲。慈母六秩。弱妹十齡。鬢稚齊呼。割去心頭一塊肉。君辭我。我悼君。夫復何憾。所自媿立身廿載。游學數年。涓埃無補。空煩腕底十年功。」(三)盧受康輓「我在

一月前。舟中悼亡弟。細雨裏。撫手撫足。撫胸。淚灑寒流。蕭瑟。君家二年中。堂上悲寡母。孤燈下。哭姑哭女。哭兒。聲淒楓葉落紛紛。」以上三人均與死者同級。

南通七中學生仲堯文君。如皋北鄉人。體格魁梧。不幸竟染疾卒。後究其原委。實爲庸醫誤死。校中開會追悼。後復彙輓歌爲紀念冊。前年曾向友人張君借來一閱。琳瑯滿目。佳構成林。茲擇其尤者錄之。(一)項君本澤輓「十載栽培。勞乃祖。一生事業誤庸醫。」(二)繆君金源輓「讀莊周齊物論。壽夭雖殊同夢幻。披墨翟非命篇。死生難測豈天時。」(三)陳君寶書輓「庸醫又懸壺。君若有靈當索命。故人永

捐館。我今無計爲招魂。」（四）沈君貫鵠輓  
「死苟勝於生。胡必哭吾友。命固不可挽。奚必  
責庸醫。」（五）亡者從兄某輓「三帖醫方。  
頓使英雄氣短。兩年硯席。空餘兄弟情長。」（  
六）二年級海門同鄉公輓「天獨何心。奪我  
球場健將。人皆有死。誤君塵世庸醫。」（七）  
該校教務主任石又新先生輓（現任本校教  
職）「死固苦。天死更苦。以中學校生徒而中  
途死最苦。況女係客死暴死。實妄爲庸醫誤死。  
惜哉惜哉。女今日死膺諸苦。才本難。英才益難。  
具軍國民之有用才尤難。奈天獨忌才賊才。不  
容於亂世儲才。已矣已矣。天地間才果大難。」  
該紀念冊約有輓聯二百餘副。外此猶有佳構。

待日後另行錄投。俾好之者共同賞鑑云。



### □ 陳君伯符通信

某某我哥：

自從在八高認識了你，知道你本非凡輩所能比肩；你不以我之鄙陋，願作知己，這實在是我的幸遇呀！後來被畢業的魔力，把我們吹到天南地北，這是如何的可恨？

你考取雒水中學，我就學梁溪師範，隔開幾百里的我們，還保持固有的交情，賴着管城子的力量，時常有魚雁來往，鄙陋的我，時常得着金石之言，以匡不逮，實在感謝。暑假前得着你一封信，教我在假期內，時常和

你通信，我本來是很願意的，無奈天氣太熱，——熱得什麼事都不願做，加以家務繁雜，時疫流行，更不能顧及信札了。還要請你原諒。

現在我有一件事要和你談，——久已要和你談，談及此事，我固然不安，就是你讀了下文，也該悔不當初了。

我在大東書局定了一部學生文藝叢刊，內容到也不差。我的同學，時常勸我投稿，我因為學問很淺，雖有些清通的文字，終不敢發表出來。第三卷第三集叢刊裏，看見你的「諾

貝爾謂世界公民之產當公諸世界不宜私諸  
家族試申其說」一篇大作看了過後，似乎我  
在小學校時，也做過的。把我的和你的一對照，  
竟一字未易，我心裏急得如火一般。自己想：難  
道是我抄襲你的嗎？何以改筆也和你一樣？三  
番的細想，才敢說不是我抄襲你的，是你抄襲  
我的。一時氣急，也管不到老交不老交，提起筆  
來，就寫了此信，投入文藝叢刊通訊欄內。

我因為學淺的原故，所以很不敢把文字發  
表出來。你現在竟把我從前的作品，冒名發表，  
爲着小小的利益，把自己人格掃盡，這是何苦  
呢？我不知道你怎樣做得出的？你是我的朋友，  
不得不忠告一句：『文須己出』這句話，還要

請你牢牢的記着。

我寫了這封信，你看了見氣嗎？假使不見氣，  
庶幾乎不愧爲『有過能改』而我也不愧爲  
『有過相規』的朋友了！

□ 戚君維翰來函

編輯先生：

近讀第四五二集文藝通訊，知道顧鮑二君  
對於我在第一集中所發表之信，尙有懷疑  
之處，肯加以批評指教，真十二分的感激。  
細玩顧鮑的意思，一則謂文言白話當並重；  
一則且謂文言當重於白話。這等主張，和我  
五年前的腦筋，亦很相符。老實說，五年前的  
我，亦很愛讀「之乎者也」的書，很喜作「

今夫「且夫」的文——尤其是駢體。現在，我覺得這等眼光，完全是走入歧途了。何以呢？我以為做文學家者，對於社會，國家，世界的一切，都應負改造的責任，建設的義務，促進的使命。文學家的職責既這般地重大，那末自然要運用文學的利器去衝鋒陷陣，打破一切；鉤心鬪角，建設一切；盡情竭力，促進一切。可是要做這重大的工作，非有很鋒利的，無堅不入的器具，是難以見效的。文言和白話雖同是發表思想，同是衝鋒陷陣的器具；但以他的入人之深，感人之心，使一班平民都能欣賞的，則文言究不如白話，可以斷言。比如文言小說的燕山外史，內容盡

是「駢四儷六」，真可說是「夏鼎商彝」了。白話小說的紅樓夢，內容統是「方言土語」，真箇是「布帛粟菽」了。然同是言情之作，而其入人之深，則卻成反比。此何以故？因「夏鼎商彝」雖為稀世之珍，而欣賞者，除貴族式的老古董以外，恐是絕無僅有了。「布帛粟菽」雖是平常之物，而大多的平民，卻都愛染指而嘗；且亦易感受其中滋味的。即以實理言之，「夏鼎商彝」究非日用之品；而「布帛粟菽」卻為人生必需之物。兩兩相比，孰貴孰輕，想誰也知之。況且中國的教育，尙未普及，國民之程度，究未高深，正需

要民衆文學，以喚醒國民的迷夢。故我以為中國文學之需要，正是日常必需的「布帛粟菽」而非供古董先生賞玩的「夏鼎商彝」。

所以我希望有志文學的青年，把眼光放的遠大一點，志願存的宏偉一些，努力去做些有益於民衆的文學作品，勿要專爲貴族們製造玩賞品，古董貨吧！

至於國粹不國粹，我以為也不能從文言白話而分；文言原是中國固有的，白話又何常是舶來品？古時原有文言，但也何常沒有白話？要論這箇問題，請將古書仔細研究一下再說吧！

此刻我正忙於治裝進京覆試，不能暢所欲言，以後有暇，當專文論之。

我對顧鮑二君的指教，祇有感激而無怨懟之心，不過就文論文，也是對同志應盡之責，千希勿事誤會！

威維翰於八月廿八日

# 本社社員及選登稿件諸君通信一覽表

社員以入社先後為序 投稿者以登載稿件先後為序

| 姓名  | 字 | 別號 | 通訊地址           |
|-----|---|----|----------------|
| 羅家模 |   |    | 雲南城德中學校        |
| 王蓉川 |   |    | 直隸天津法租界北洋書局轉交  |
| 王蓉卿 |   |    | 浙江蘭谿北門外塘灣巷     |
| 丘慕中 |   |    | 廣東汕頭蕉嶺路亭郵櫃     |
| 朱亮  |   |    | 湖北漢口日租界東小路十五號  |
| 張晉華 |   |    | 安徽當塗省立第十中學     |
| 俞箴  |   |    | 江蘇南通第一代用師範學校   |
| 霍鴻藻 |   |    | 直隸大名縣城東張鐵集蘭泉酒店 |
| 龍海超 |   |    | 湖南長沙瀏陽門外文藝書院   |
| 汪文笙 |   |    | 江蘇清江浦都天廟街汪寓    |
| 周同軒 |   |    | 江蘇鎮江省立第九師範學校   |
| 繆鴻鈞 |   |    | 安徽臨淮關郵局轉交      |
| 鄒開順 |   |    | 安徽當塗省立第十中學朱昌齋轉 |
| 丁振英 |   |    | 山東青州第四師範學校     |
| 劉承安 |   |    | 湖南辰谿中正街劉家巷三號   |
| 莫祖紳 |   |    | 北京朝陽大學         |
| 劉象九 |   |    | 安徽霍邱縣立第一高小學校   |
| 汪儒烈 |   |    | 湖南慈利模範國民學校     |

|     |  |               |
|-----|--|---------------|
| 羅忻喜 |  | 安徽休寧萬安第二師範學校  |
| 范大成 |  | 江蘇寶山吳淞順興號     |
| 李相斐 |  | 安徽桐城中學        |
| 瞿衡甫 |  | 安徽桐城中學        |
| 崔澤素 |  | 山西平陽浮山縣响水鎮同春堂 |
| 楊允觀 |  | 山西汾省立第六師範學校   |
| 呂萊喜 |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 范森  |  | 江蘇東臺十里師範學校    |
| 楊慕漣 |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 王常和 |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 林拔  |  | 浙江黃巖私立扶雅中學    |
| 石有楨 |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 崔壽山 |  | 奉天洮南縣立第一高小學校  |
| 陳蔚繁 |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 芮春臺 |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 陳起森 |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 劉應昌 |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 金賢宋 |  | 上海民立中學        |
| 趙運通 |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 蔡子理 |  | 江蘇無錫華墅鄉立第七學校  |
| 邢心銘 |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 徐錫恩 |  | 江蘇東臺甲種師範講習所   |
| 陳希平 |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 汗儒鈺 |  | 湖南慈利模範國民學校    |



|     |               |     |                |
|-----|---------------|-----|----------------|
| 邢承懿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張逸民 | 吉林阿城省立第三師範學校   |
| 程文士 | 江蘇泰縣稅務橋程宅     | 羅國棟 | 吉林阿城省立第三師範學校   |
| 楊克森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翟耀榮 | 吉林阿城省立第三師範學校   |
| 楊明楨 | 江蘇高淳縣立初級中學    | 姜虞臣 | 吉林阿城省立第三師範學校   |
| 鄭師矩 | 湖北黃梅縣北門聶啓盛號轉交 | 蔡炳修 | 上海閔行浦海銀行       |
| 宋隆激 | 浙江嚴州省立第九中學師範部 | 郭武  | 吉林阿城省立第三師範學校   |
| 蔣良  | 浙江紹興城內清道橋旭光學社 | 沈天保 | 浙江金華第七中學校      |
| 項學行 | 浙江嚴州省立第九中學師範部 | 李保貴 | 吉林阿城省立第三師範學校   |
| 陳彬良 | 浙江杭州皮市巷宗文中學校  | 潘玉成 | 江蘇阜寧小蘭溪南首潘宅    |
| 王大恕 | 山東青州第四師範學校    | 賴尙論 | 福建廈門德化崇正學      |
| 張國瑞 | 江蘇寶山吳淞塘坊弄紅葉社  | 王裕三 | 河南輝縣城內西大街萬慶堂   |
| 黃河浚 | 江蘇南通第一代用師範學校  | 李文治 | 直隸保定城內第二師範附屬小學 |

|     |                |     |                   |
|-----|----------------|-----|-------------------|
| 楊超羣 | 直隸保定城內第二師範附屬小學 | 張燮堂 | 江蘇揚州省立第五師範學校      |
| 傅拱辰 | 直隸保定城內第二師範附屬小學 | 程景山 | 江蘇常熟大步道巷縣立初級中學    |
| 楊樹林 | 直隸保定城內第二師範附屬小學 | 卜式夷 | 江蘇江北界首太平街卜宅       |
| 龔代樑 | 湖北天門南關黎氏實學館    | 沈鴻慶 | 江蘇常熟西山塘           |
| 周飲雪 | 江蘇清江浦河北大路巷     | 李詩確 | 江蘇常熟大步道巷縣立初級中學    |
| 劉武炎 | 湖北天門南關黎氏實學館    | 何秀實 | 廣東廣州教忠師範學校        |
| 胡德鈺 | 湖北天門南關黎氏實學館    | 顧笑吾 | 江蘇東洞庭山葉巷村         |
| 陳翰興 | 廣東省城西關興寧大街一號   | 高鴻慈 | 江蘇東臺甲種師範學校        |
| 盧繼祖 | 湖北天門南關黎氏實學館    | 董信方 | 浙江寧波江東新河鎮開泰號董親來君轉 |
| 葛梁  | 江蘇清江浦第六師範學校    | 周雅齋 | 奉天高橋第四師範學校        |
| 郭聖傑 | 湖北天門南關黎氏實學館    | 余錫侯 | 安徽黟縣轉休北小溪雲路第三學校   |
| 鄭肇基 | 江蘇常熟東張市轉許家宅基   | 吳亞屏 | 湖北武昌楚材中學          |